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二十期

民國廿三年五月廿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商務印書館

景印各省通志

發售預約

二十三年先出

湖南通志　浙江通志　廣東通志
畿輔通志　湖北通志　山東通志
六種

方志爲國史要删，非僅一州一邑文獻之所寄；民之榮瘁，國之汙隆，亦於茲繫焉。敝館附設之東方圖書館，搜求本國方志，垂三十年，庋藏之富，幾甲全國。正擬擇尤景印，餉遺國人；不謂滬上一二八之役，變生倉猝，所藏方志與其他善本同付一炬。敝館復業以後，並努力於東方圖書館之復興，而方志之搜求，亦即復興工作之一種。

敝館最近景印嘉慶重修一統志出版以來，風行遐邇。茲特將搜求所得之各省通志，分期景印出書，俾與重修一統志並行，藉收相得益彰之效，而爲研究史地者之一助。所印各志，版本求其近今，格式求其輕便，定價有僅及原書十分之一者，尤極低廉。學者得此，既可免搜求之勞，復可享購藏之便，寧非藝林快事？又因各書內容豐富，爰用王雲五氏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製索引，附諸各志之後，藉便檢查。二十三年先出下列六種。茲已開始景印，特訂廉價，先售預約，以便各界之購求。

▼印備樣本　索閱請附郵票三分

各志均就原書用金屬版景印，布面精裝，每冊約一千二百頁。
版式：高市尺五寸七分，闊三寸九分。上等道林紙精印。

書名	冊數 定價	預約價	國內各行省郵費	預約截止期	出書期
湖南通志	五厚冊 十三元	九元	一元四角	六月底	七月內
浙江通志	四厚冊 十一元	七元半	一元一角二分	七月底	八月內
廣東通志	五厚冊 十三元	九元	一元四角	八月底	九月內
畿輔通志	八厚冊 廿二元	十五元	二元二角四分	九月底	十月內
湖北通志	三厚冊 十元	七元	八角四分	九月底	十一月內
山東通志	五厚冊 十三元	九元	一元四角	九月底	十二月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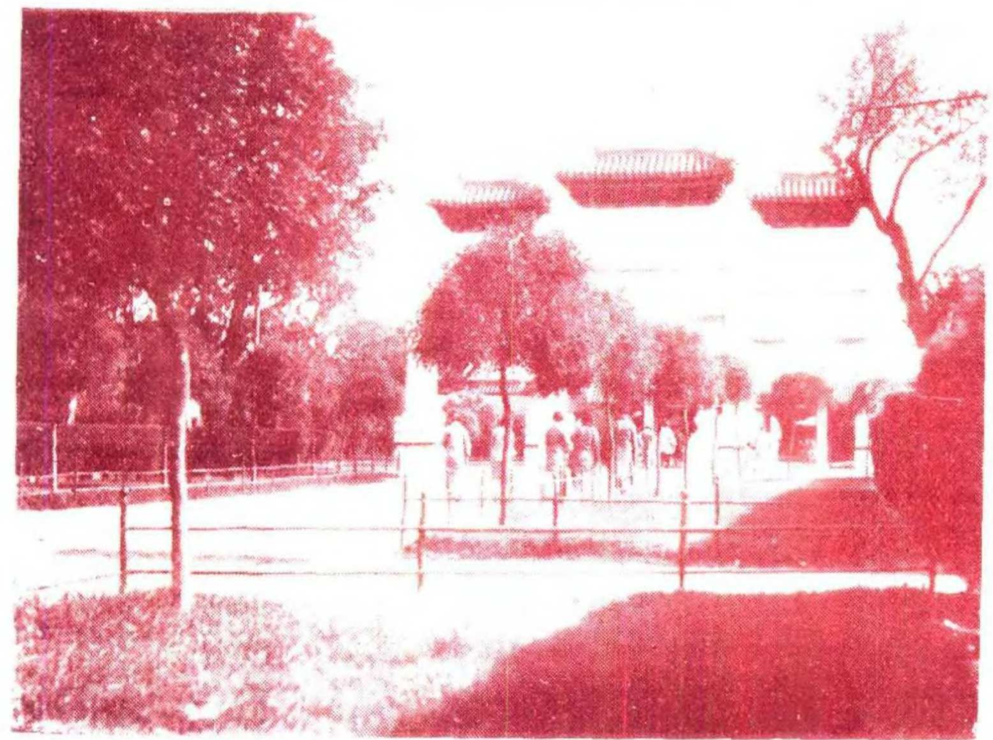
同時合購兩種者，得照規定價目九五折計算。

同時合購三種以上者，得照規定價目九折計算。

合購各書中有預約已截止者，照定價計折，其未截止者，仍照預約價計折。郵費包紮費概無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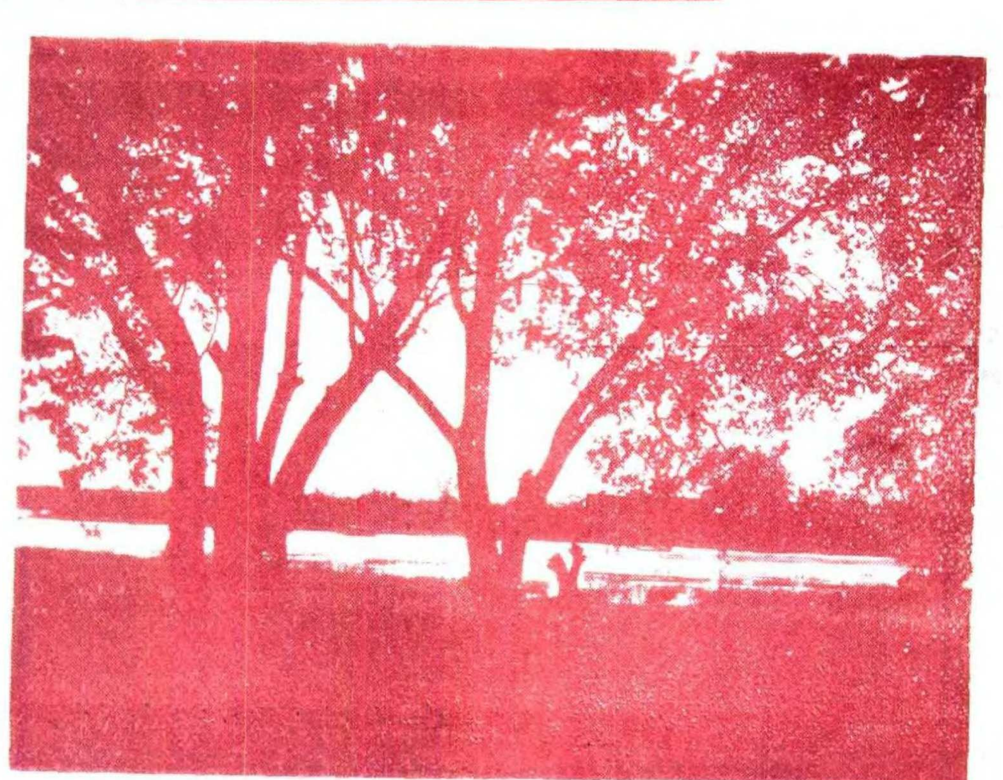
初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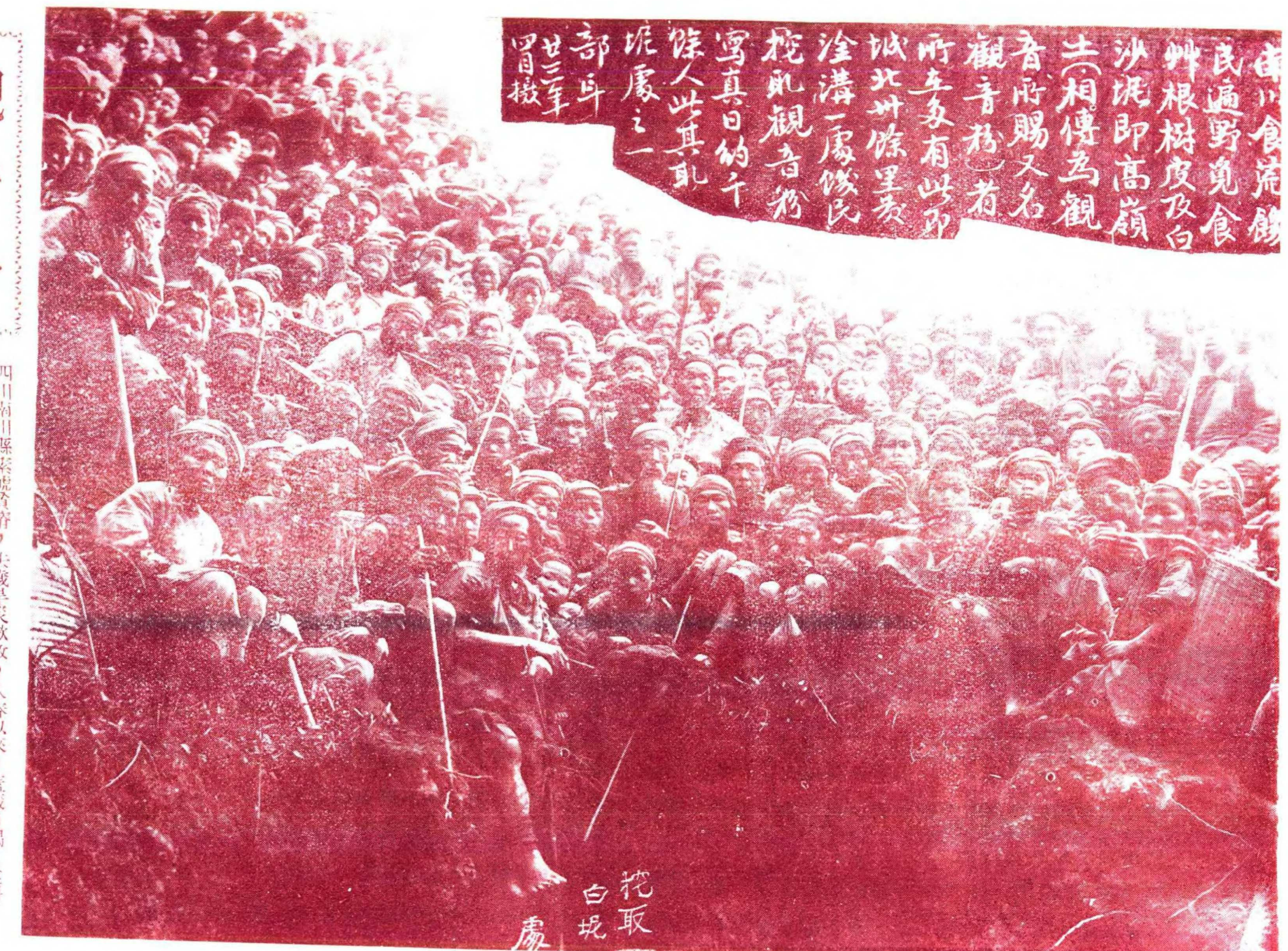
（上）青島海濱

（中）北平中山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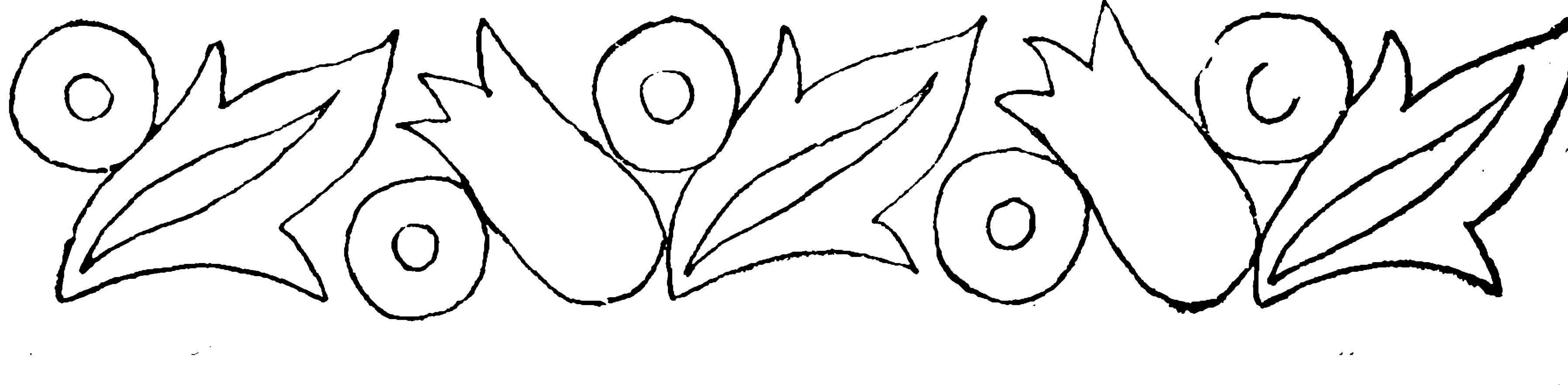


（下）玄武湖暮色

觀音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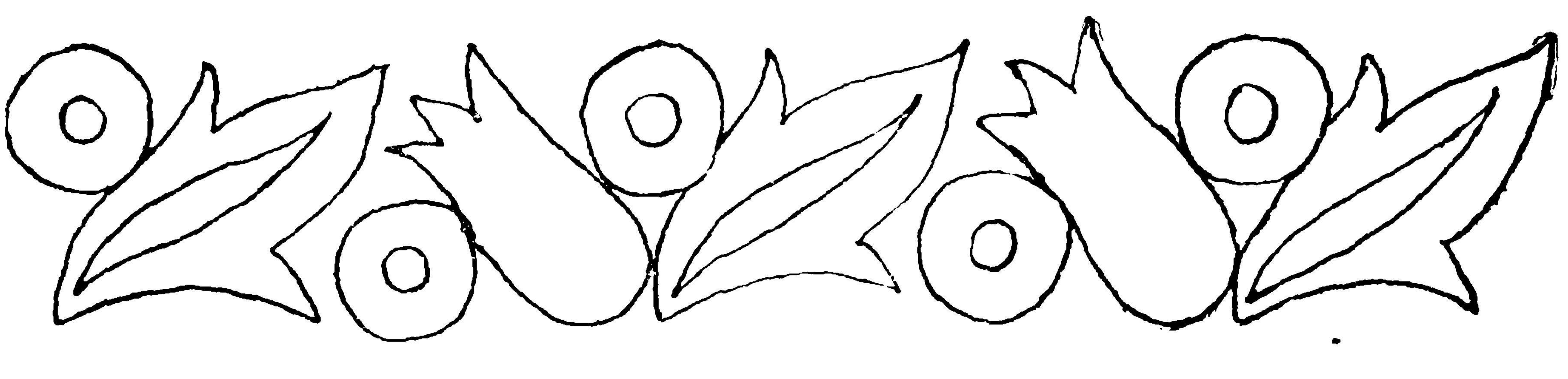


四川南川縣素號貧瘠，去歲旱災歉收，入春以來，蓄藏日竭，食料困難，飢民多掘取白沙泥名（觀音粉）充饑。本期文藝欄有「觀音土」一篇小說，即是這種背景下的悲劇。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二十期目錄
民國廿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一周簡評

國聯開會

本週國聯行政院開會，在本會議上沒有什麼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但是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和技術合作委員會，却都與中國有關。十四日顧問委員會開會，涉及偽國通郵問題，決定在不背離不承認偽國的範圍之內，容許通常的郵務關係之存在。

本來事實上的承認與不承認，界限很難劃分。各國對於所謂『滿洲國』，原是誰也不會承認過；但是各國僑民，依然在東三省經營貿易。各國官商，隨時在東三省交通往來。要講相互間絕對不發生接觸，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祇要不承認是事實上的『承認』，在法律上便不能構成承認偽國的意思表示。我們根據這種解釋，認為國聯的見地是正當的。

剿匪進展

東路軍已於本月十六日古領閩北建寧縣城，這是閩贛剿匪的又一進步。

建甯和廣昌是一條平行線，廣昌既得，建寧當然不能久支；但是廣昌無險而建寧難攻，所以建寧克復，國軍不免於相當的犧牲。

東路剿匪軍，本從閩北閩南兩路進取，閩北既得建寧，與贛北國軍，可以打成一片，閩南則連城已下，不久可克長汀。如果南路軍再能速下會昌，便可以合力以攻瑞金，一方面北路軍從永豐進略寧都興國者，業已越過龍岡，行將直指寧興，包圍赤色偽都，這眞是浮屠合尖的時機到了，所以今後的勦匪進展，更值得人們的重視。（冷觀）

遠東運動會之進行

遠東運動會方在馬尼拉進行中，俟正確紀錄到津，本報將撰專篇以紀其事。該會於本月十二日開幕，截至本期周報齊稿時爲止所得大會進行的情形，關於中國的大概如下。球類：足球優勝之局已定；籃球會兩勝日本，尚餘對菲兩戰，最低可獲第二；排球網球棒球均慘敗。足球優勝的紀錄甚高，這種發揮團體合作精神的運動，中國保持優勝，洵爲國家光榮。籃球，上屆遠東中國曾敗於日本，這次對日兩戰兩勝，足徵進步。排球，中國本以爲有把握，而竟慘敗，退步可恥。游泳失敗，是意中事，惟女子表演楊秀瓊等造成美績，尚可解嘲。至於田徑賽，中國無優勝希望，惟望有分。上屆大會，司徒光曾以三級跳遠得唯一之一分。本屆吳必顯已以跳高獲得一分，若再得一二分，便算是有進步了。綜觀這次遠東會進行中的情形，中國方面大體說來實有相當進步，但他國的進步亦正驚人，這是我們應該更加努力的。不進則退，像排球的不能保持優勝，便是我們的一個嚴重警告。怎樣獎勵與培養有希望的運動員，實是社會公衆應該注意的一個問題。（芸生）

徒費唇舌的裁軍談判

裁軍總委會定本月二十九日重開。本週發生韓德森辭去裁軍會主席以及會議决定延期等等的傳說，已經當局方面否認。但是由此可見裁軍問題形勢險惡的一斑。

本來裁軍會就好比第三期的肺癆病者，多纏綿床榻一天，要多捱延一天的苦痛，毋寧還是直截痛快地，早早壽終正寢爲妙。講到裁軍問題，已往列强發表的計劃和備忘錄，數量眞是够多的，但是却叫人越看了越糊塗。其中主幹的方案，自然要推今年一月份英政府發表的計劃，其中包括五大要點：(一)德國部分的重新整軍，(二)列强部分的裁軍，(三)施行管理制度，(四)遇違約時列强舉行協商討論，(五)德國重新加入國聯，但是這計劃經過幾個月的非正式的接洽，現在已經證明是失敗了。英國目前的主張，就是更退一步，想由西方列强，訂立一個關於空軍的局部協定。這次日內瓦的討論，大半將以此爲主點。但是它的成功的希望，是不問而知的，這種苟延殘喘的局面，也眞大可以不必了。還有人以爲裁軍談判，倘使完全失敗，不免要拉倒國聯，其實國聯是久已坍台的了，裁軍問題那能代它撐腰？

匈猶界爭

墨索里尼的中歐政策總算是勝利了。義奧匈經濟協定已於十四日在羅馬簽字，但是情形複雜的中歐問題，却並不因此較見樂觀。果然，匈猶界爭問題在羅馬協定簽字的時候，已經提出國聯。查匈牙利受和約賜予，喪失了百分之七十二的土地，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匈人對於修約的心願，時刻未嘗忘懷。但是一向在法國卵翼下的小協約集團——捷，猶，羅——近來團結很固，匈方如果想借界爭提起修約問題，那豈非是與虎謀皮？法義暗鬭的情勢，豈非因此更要深刻化嗎？再說這次棕衫的希忒拉，見屈於黑衫的墨索里尼，心中當然十分不服，據最近的路透電，德國要人高林有訪猶京的消息，目的在對抗義利大的中歐政策。希忒拉氏在一次失敗以後，又想去進行別的門路，他也得小心惹起法國的打擊！

加拉罕去職

近來蘇俄對遠東的態度很混沌。據日方的情報，蘇俄現擬對歐美刷新外交，對遠東則謀外交的强化，究竟這强化的意義如何，現在還無由明瞭。新近蘇俄外交人民副委員長兩名更調的事，很可惹人注意。加拉罕在中國頗爲有名，但是他的爲人，本不爲斯丹林所喜，李維諾夫又和他做對，早一晌已經左遷，不問遠東的事務了。據蘇俄貝司杜夫斯基所著「一個蘇俄外交家的披露」書中所述，加氏的才力很平常，並且缺少飽滿的精神，有人稱他做傻瓜，拉達克又叫他「一頭有古典美的驢」，加氏的品評，可見一斑了。又據貝氏講，新去位的外交副委員長蘇柯爾尼科夫在充任卜雷斯特里多夫斯克會議代表的時候，對那不名譽條約的簽字，在德國軍官的筵席上，曾經揚揚得意地慶祝，當時引起了越飛的抗議，那末這人的骨氣，也就可以想見了。新任管理遠東事項的第二外交人民副委員長斯托莫尼亞可夫，是一位在國外不十分知名的人物，他的外交手腕如何，倒很可以注意。(歷樵)

娜拉與洛斯墨(Rosmer)

楊振聲

Henry Rose在他研究易卜生的一本書上 Henrik Ibsen: Poet, Mystic and Moralist ，感覺娜拉的問題沒有解決。他于是想在易卜生其餘的戲劇中替他找出適當的答案。找來找去，他找到了 Rosmersholm，他說這一齣戲正是「傀儡的家庭」恰好的答案。在這一齣戲中Rosmer爲追逐自己的理想，發現了他那位盡職的太太 Beata 是他達到理想的障碍。自然他是在不自覺中又愛上了另一個女子 Rebecca，他與她自認爲是走在一條理想的路線上。他那位可憐的太太在發現了自己是他們快樂的障礙時，便投河自盡了。這在他們是可以達到他們的理想了，可是良心上的不安與譴責，根本上削奪了他們人生的快樂，打落了他們理想的高尚，終至驅逐着他們倆也投河自盡了。

在這裏，Rose先生似乎找到了良心清白是人生快樂的基礎。他認爲人類要忠誠相處，遵守契約——特別是神聖的婚姻契約。于是娜拉可以不走，洛斯墨——他認爲與娜拉是同型的人物——可以相安，也就天下太平了！

這位Rose先生在思想上兜圈子，不但誤解了 Rosmersholm ，更嚴重的誤解了「傀儡的家庭」！我取「娜拉與洛斯墨」作題，並不是贊成這位Rose先生的牽强附會，只是用娜拉代表不滿意丈夫的女子，洛斯墨同時又是不滿意太太的丈夫。

「傀儡的家庭」確是一般家庭的炸彈。在一八七九投出去的時間，每一個作丈夫的都驚了一大跳。我們若不忘記那還是一八七九的社會狀況，便不必驚奇那時一般社會的反應。那齣戲在德國與英國出演的時候， 都曾把原戲的結尾改變了，娜拉還是留在家庭裏。導演與觀衆的頑固，至于使易卜生不得不爲那戲另寫了一個尾巴，他使娜拉留在家庭裏，看那三個孩子的面上。他在信札中似乎這樣說過，如其讓旁人改作，不如他自己來改作。

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在近幾期的國聞週報裏討論到娜拉問題時，有的主張娜拉忍下去，實在反映着許多人的心理。

所以使人有如此心理者，在那時思想與習慣的惰性雖是重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還在易卜生只能給家庭製造問題，

並未能替女子解決問題。易卜生的婦女，只有三種結局，而並無一條出路。一種是自殺，如 Hedda Gabler ，一種是留下，如 Lady from the Sea，一種是逃出，如娜拉之不知所之。這難怪他，他只是個理想家，並不是個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況在那時，婦女從家庭逃出，公然向社會宣布她的立場，要求社會承認她的理由，還是生民以來的第一次！易卜生之爲功首罪魁，也全在這一點上。

但社會總是向前的，它的進化，全靠「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的精神。「傀儡的家庭」的另一尾巴，終至摔掉於無何有之鄉，而至一九一〇出現了 James Barrie的The Twelve-Pound Look(中文譯本爲十二磅金錢的模樣或秦公使的身價)我們可以想像娜拉現在變了愷弟 (Katherine) ，手裏提着打字機，面上現出滿足與安恬 ，婷婷然又出現了。一種職業上的獨立給她的滿足與安恬，至使她的替死鬼塞姆斯夫人羨慕的說，「這眞是一種快樂，能彀作點事，又作的那樣好。」兩戲的距離三十一年，社會的進步與婦女運動的成績，終至爲一般娜拉確定了一條結結實實的大道，那就是婦女經濟的獨立與職業的平等。所以在塞姆斯夫人怦然心動，想追蹤愷弟的時候，她先問打字機貴不貴。

W. L. Phelps在他的近代戲劇家論文中，承認這兩齣戲的關係，至於說假使易卜生沒寫過「傀儡的家庭，」Barrie之寫「十二磅金錢的模樣」或爲不可能。後一戲在起幕之前，愷弟已悄然離開家庭多年了(十四年)，她在這幾年中的掙扎與繼續她作太太的之忍受摧殘，通成爲「傀儡的家庭」之續幕。他又稱贊後一戲的技術之進步，在一齣短短的獨幕戲中寫出了一部婚姻史，又只那樣從從容容的寫出，不像易卜生那種赤牙瞪眼的樣子。

我以爲後一戲不獨是前一戲的續幕，而又就前一戲所引起的問題，給了一個惟一可能與正當的答案。眞的，眼前放着這條大路不走，婉轉的躲藏在理想後面作些繁花的美夢，實在太缺乏勇敢了——堅苦卓絕的去打條出路的勇敢！

提起洛斯墨先生，又引起問題的另一方面。他要個理想的太太，自然他承認他自己先是個理想的丈夫！這裏讓蕭伯納先生說幾句話。他說，「……這一點都不足怪，這個社會在男子的主宰之下，漸至看女子不是同男子一樣的有她本身的使命，單只是滿足男子性慾的一種工具。一個理想的太太是那樣，她作一切她那理想的丈夫喜歡她作的事，此外她就無事可作。看，拿旁人當一種工具來替代其本身的使命，那便是削奪人的生命權。同時爲削奪自己生命權的人去作他滿足性慾的工具，不是人類所能忍受的。」

得，這話也許說的太過火。不過，在男女問題還是以家庭爲解決辦法時，我承認，除了夫妻在共同生活的長途上必須互相體恤外，李長之先生賢妻美妾的理想，似乎又在另一方面過了火。中國的女子太好說話了，陳衡哲女士在「關于現代婚姻問題的又一解」中，居然答應了兼差的要求。我相信陳女士是這樣善意的爲女子增了身分。但事情會有危險，女子無條件的縱容了男子的理想，超出一般女子所能作到的程度時，也足造成「婚姻問題之實際上的癥結」。

男女作詩的時候，是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時期。到了，「鐘鼓樂之」以後，詩就完了。以後是住家過日子，我們得老實承認這是散文。若在此時還想作詩，那就很危險。男子於賢妻之外「求」美妾，女子也可於丈夫之外「求」情人。這又何嘗不是婚姻問題的癥結？危險是在本無詩意的婚姻制度之下硬要作詩！

老實說，我們承認了現代的婚姻制度，同時也得承認女子的治家理財，教養子女是値得男子尊敬的職業。在完盡她受尊敬的職業時，她沒有再給男子作「小鳥」或「松鼠」的義務，男子也不應當這樣要求。除了使奴喚婢的家庭外，女子放下廚房的鍋鏟，一臉灰又得去替孩子換尿墊子。丈夫回家吃飯，她慌忙一手提着尿墊子擦擦嘴唇，一手摟住丈夫的脖子接吻道，「哎呀，親愛的，你可想死我了！」這不免有點肉麻罷？

男女各應當在自己的職務上得到對方的尊敬，旣屬同居，也就應當彼此有些體貼。家庭之間，如此而已。碰到格外要好的，也只能算作少數的例外。

女子出嫁後，三年二載的生了孩子，她的母性也就替代了女性。男子結婚後，移其追逐女子的生勁兒去追逐學問或事業。普通是如此的，家庭也就因以相安。

若是碰到個混蛋的丈夫，女子便應當跟着娜拉跑出去；碰到個一身賤骨頭，光配作妾，如李先生所指陳的，男子便應當提出離婚，法律上更不應當有賠償。因爲娜拉不能走，與離婚沒有錢，在一種苟合的勉强情形之下，才有種種的糾紛與痛苦。而所以不能走與不能離，並非心理問題，是一個經濟問題。其解決方法，也還是先前的一個！女子職業的獨立。

在這裏使我們不能不想到幾種更根本的問題。一是教育上並未能養成女子職業的技能。她們跟着男子入了學校，出了學校，算畢業了。又跟着男子出了家庭，入了家庭，也算職業了！她們不能得到經濟的獨立，反養成奢侈的習慣；倚賴的需要越大，自由的可能越小，男子的不滿也越多。如

此而言自由平等，在男子是欺人，在女子是自欺，她必在教育上養成職業的技能，（家庭的也一樣）在作人上才有獨立的地位。她要離開丈夫，可以作愷弟，丈夫要離開她，她也不必要贍養費，頂多是幾個月預備找事。贍養費，這是一個如何的不平等而侮辱女子的名詞！

二是社會上應當有尊重女子職業的心理，而更重要的還是女子能自己尊重其職業以奪取社會的尊重。一方面我們知道許多女子正感尋求職業的彷徨與在職業上所受的侮辱，很值得我們的同情；另一方面我們也聽說女子並無專門技能。與在職業上寫意的態度。我相信女子若能先在教育上養成技能，又能在職業上忠實作事，社會的輕視自會消滅。況且許多的機關是歡迎女職員的。女子作到經濟的獨立，在社會由農業演化到工商業的過程中，如我佛先生所說的「伴侶婚姻」，也會有一部份的替代了以前唯一的家庭的方式。

至於抽象的所謂男女「心理問題」，因為是抽象的，所以沒法解決。我還疑心那種心理問題，在男子還是中國的老話說的清楚，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倡，倡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手」。這樣的男子，頂好讓聊齋的恒娘去對付他。在女子有一篇蘇俄的新文學來形容，那就是P. Romanov的Without Cherry Blossom。她在蘇俄的自由空氣裏，下課後到他的房間裏。出來後生理滿足了，還感覺心理的不滿足。她有她的道理。

關於有些男女，我們能殼且有義務替他們解決心理問題嗎？我們只同情那一般找不到職業的女子，應當幫她們養成職業的技能與作事的機會。同時她們也須知道惟自助的才能得到旁人的幫助。至於不找職業而找心理滿足的男女們，頂好由他們去罷，我們沒有義務替他們解決問題！

有所見

陳昌裕

——調寄減字木蘭花——

街頭初見，剛識姓字嬌羞面。

恨無消息，寸心忒小愁百集。

可是去也，空望朱門花樹下。

欲待相忘，一雙鞋兒也斷腸。

最近美國貨幣政策之趨勢

張茲闓

自從羅斯福總統去年三月裏就任，美國發生銀行停業的恐慌，接着國會通過了廢止金本位案，政府採取國內外購金的計劃，金融復興公司按日宣佈的購金的價格一直往上高抬，其間經過十個月，可算是美國完全採取美圓貶價的方式，以達到所謂貨幣膨脹的目的。一直到了今年一月底，美國政府纔暫時規定金融復興公司購金，每盎斯按美圓叁拾伍圓收購，折合美圓價值約合原來平價五角九分左右。同時聯合準備銀行的存金，完全歸爲國有，由財政部換發金券，所有美金元重新評價的利潤，應撥出美金元二十萬萬元，充平準基金。所謂一九三四年金準備案是也。

當時美元平價，既已暫歸穩定。又經財政部宣佈，外國中央銀行如向美國聯合準備銀行請求運金，可以照辦。所以這種結果，是等於變樣的回復金本位了。至於英鎊一向因倫敦有金子的自由市場，由每日的金價，可以算得出英鎊的金價值。英鎊和黃金的關係，總是藕斷絲連似的依然存在。法郎雖因美金元暫時穩定，有人紛紛調欵至紐約，因而法蘭西銀行的金貨外流，曾稍有恐慌；主張貨幣膨脹的呼聲，也漸漸抬頭。但自在二月八日法蘭西銀行抬高貼現率至三厘，來保護他的金準備嗣後在三月中旬，又得安斯脫敦(荷蘭)的孟德桑銀公司 (Mendelssohn & Co.)借給法國政府一萬萬基爾德的鉅款，法郎的地位也漸趨穩固。法國政府維持金法郎本位的决心，也可從此看得出來。所謂列强「貨幣戰」的可能性，也似乎減低了許多。

平心而論，貶價的貨幣所能增進一國的國際貿易地位的優勢，其重要性常常被人過分宣傳了。大戰後的法國，本來經過了長時間的預算不平衡，以致法郎貶價。到一九二八年正式穩定的時候，社會內部的經濟秩序，業已自謀適應，所以趁此時機採取了比較低落的平價。以後所占的便宜，的確是有的。然而最初法郎跌價的時候，並不是以取得國外貿易優勢爲目的。以後英國發覺了英鎊的平價太高，感覺了許多困難，最後不得不放棄金本位，使英鎊的外滙價格，順着自然的趨勢，達到他的眞正平價。却不曾故意把英鎊的平價減

低，來取得國際貿易的優勢。而且英國貨幣政策的成功，是因爲國內並不採膨脹的策略，國內物價平準不曾發生變動之故。與美國的情形逈乎不同。

美國所採貨幣膨脹政策的宗旨，始終不是從國際貿易的地位着想。他們的唯一目的，可以從羅斯福屢次的宣言看出來，是提高國內物價　。藉此便可使西部農民所負債務的重担，可以減輕。同時採取促進復興運動的業規，使工作人數增加；於是一般的購買力，隨之增加。這種理論，完全基於極端的貨幣數量學說。　替他們做學理的解釋的人，　有費希爾，華倫，和最近來華的羅傑斯諸教授。但是從歷史上看起來，是一個極大胆的嘗試。若是把這種策略，看成美國對列强「貨幣戰」的挑釁，恐怕與事實不全相符。就是羅斯福在世界經濟會議拒絕穩定貨幣的主張，也全是怕國內提高物價的運動，受了打擊。並不是一種貨幣戰挑釁的行爲。

照近來美國政府的措施來看，羅斯福對於華倫教授等人的主張，似乎發生了失望和厭倦，頗有心迴意轉，傾向正統的貨幣觀念的趨勢。但是政治上的變化，往往不由當局的人自主。今年是國會議員任滿改選的年頭，一般議員要想得選民的擁戴，不得不想法來討大家歡喜。於是白銀派的議員遂花樣翻新，極力鼓吹種種提高銀價的議案。最初傳說羅斯福極力反對這種方案的；但最近報告，將要與白銀派議員成立妥協了。其中妥協的條件，最重要是收買的銀價問題，羅斯福聲明不應使投機的藏銀主，得過當的不勞而獲的利潤。但是無論如何，美國政府如果有收買白銀的舉動，一定是有貨幣膨脹的趨勢。

這種提高銀價的理想效果，自然是很可懷疑的。當天天傳佈白銀重作貨幣主張最力的柯夫林牧師，在國會傳問的時候，被上議員柯爾（Gore）問了一句：『在銀價上漲，使中國發生貨幣緊縮的時候，何以中國會得着利益？』柯夫爾牧師只好吞吐其辭的回答說：『他（中國）所受損失是很少的』。同時我們要知道，據紐約的『前鋒論壇報』(Herald Tribune)所載，美國的金屬鑛產，銀子只占千分之五。在產銀各州內，人民之靠銀鑛爲生的，只佔百分之二。據這種情形，是很難看得出銀價高漲，何以能使農民受着利益。雖然是當貨幣的購買力下落的時候，農民在從前的抵押借欵，容易償還；但是當農民用他們的收入來買其他貨物的時候，旁的貨物也漲價了。從提高銀價運動的情形看起來，柯夫林牧師每星期的無線電廣播演講，和他所印行的小冊子，及莫里教授所主編『今日』雜誌內的議論所主張，都與立法方面的議論相呼應。這種大規模宣傳的費用，一定可觀，可見背後

自有主持的人。羅斯福怎樣來應付他們，是我們應該繼續注意的。

除白銀運動之外，最近又有使美金元穩定計劃大受影響的事件，就是三月底國會駁還羅斯福總統對於恢復已減政府職員的薪金和退伍軍人年金一案的否決通知。該議案於三月二十六日兩院通過恢復一九三三年政府緊縮案內已減政府職員薪金百分之十(原減百分之十五)，及恢復退伍軍人年金等於未減前原額百分之二十五。翌日羅斯福將否決通知送至國會。而國會當日竟得兩院三分之二通過議決駁還。此為羅斯福所否決議案被國會駁還之第一次。該案既經駁回後，即經成立。從此明年政府支出勢必超過預算約二萬二千八百萬元。一個不平衡的預算，自然要使貨幣的穩定性，發生問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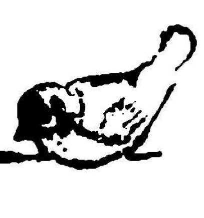
其實除却將來可以成立的白銀法案，固然有擴大貨幣膨脹的趨勢，即在從前已成立的法案內，尚有未經實行的貨幣膨脹種種規定。就作者所知，即有下列數項：

(甲)『湯姆士修正條』內所規定(一九三三年五月通過農業救濟律內)，大總統得有將美金元成分減低至百分之五十的全權。現時美金元約合原價百分之五十九。所以尚有再減百分之九的可能。

(乙)同上項法案規定，政府得商由聯合準備銀行添購政府債券三十萬萬元。如不得該銀行等同意照辦，財政部長得請大總統核准，發行政府紙幣以為償還到期政府債券之用。

(丙)一九三四年金準備案所規定，二十萬萬元之平準基金，至今尚未經運用。

以上(乙)項之由聯合準備銀行購買政府債券及(丙)項平準基金之運用，均足以發生『信用膨脹』之效果，所以因已成立法案內的規定，很有繼續膨脹的可能，又加以白銀法案的紛議，和預算之不能平衡，恐怕美金元的穩定計劃，不免要受打擊。如果羅斯福對未來的困難，應付得法，又不運用已成立法案內膨脹方略，或者美金元從此可以穩定。但因目前情勢之不定，美金元對英鎊與法郎的滙價，因此都不免漸趨於弱。至於將來的趨勢，自然要看上述各項情形的變遷了。



無罣礙室隨筆㈡

聊止

中國古時之鉛筆與鋼筆

今學校習西文，多用鉛筆與鋼筆，人咸謂來自外國，實則中國古時，早已有之。自毫筆興，乃日就廢棄耳。關於中國古時用鉛筆之說，章太炎先生言之最精。其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末段云，『又謂改良漢字，惟取點畫直豎右戾四者，以爲交叉鈎乙左戾諸形，一切廢棄，其存者，復爲鈍勢，不見鋒芒，此又無所取義，牽情高下，與兒童語無異，原其用意，殆爲習用鉛筆記耳。蓋漢士嘗用鉛筆矣，揚雄與劉歆書言，以鉛擿次之於槧，緯書記孔子讀易，復有鐵擿三折之文，是鉛鐵並可作筆也。然後生覺其匡刺，而以鹿毫兎毫代之，揚雄書中，已云三寸弱翰，尙觀武王銘筆，亦且云，毫毛茂茂矣。蓋上世惟用鉛鐵，周漢之間，鹿毫始作，猶與鉛筆並用。崔豹古今注曰，蒙恬始作秦筆，以拓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鹿毫，非兎毫竹管也。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兎毫，惟有趙國毫中用，是時兎毫作矣。嶺表錄異曰，番禺地無狐兎，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雞毫爲筆，其用也，亦與兎毫無異，是故雞毛筆者，自南方來，（所引諸書，皆見御覽六百五，）展轉蛻變，毫之製造愈良，而鉛鐵遂廢不用。歐洲則訖今未改，以筆言之，亦見漢土所用爲已進化，而歐洲爲未進化也。彼固以進化爲美談者，曷不曰歐人作書，當改如漢文形態，乃欲使漢字去其鋒芒，抑何其自相攻伐耶？今觀漢土羊兎諸毫，轉移徑便，其紙薄者用竹，厚者用楮，皆輕利勝於歐洲，諸子在巴黎，習用鉛筆，則言鉛筆之善，向若漂流絕域，與赤黑人相處，其不謂蘆薈葉勝於竹紙者幾希。』此節證明漢土曾用鉛筆，殆無疑義矣。

至鋼筆之說，姚茫父先生書適云，『木者刻筆，以金爲之，式猶錐形，故今語筆曰毛錐，則錐固金屬製也。』又云，『是以古筆二式，有枝無枝異焉，二式之中，不知幾變，惟旁支錐首，與四方錐首傳，而四方錐首，已入漆書之世。予見商代遺龜版上，刻文纖顯，猶是刻畫，則漆書之作，必當姬周，醮漆書簡，尤省而速，猶作佉盧右行之書，其筆頭當仿彿可想，不過受筆之地，剛柔異質，其所濡筆，濃淡殊科，中外源流，變遷不同，要是古代遺製，可互證也。』（書適曾刋載梁任公先生所辦之庸言報，）據此，則古時以錐醮漆，書省而速，其筆頭與外國之鋼筆頭，因相仿彿，而醮漆作書，亦與佉盧右行之書，醮墨水爲之者，正復相類矣。（又漆書簡上，編簡以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似古簡之裝訂，亦與今自西國傳來之洋裝書，頗相近似。）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九）

陳振先

（七D）中國人就不會發明日月食週期嗎？

春秋所記之日食，不似是後人用交食週期逆推的，

用平月逆推或順推六七個月前後朔望或日月食，似會差誤至二十四小時以上或轉晝為夜，（此層俟下文「用今時天學眼光看三統曆」一節發表後自然明瞭，屆時並可喚醒多少好談天學曆算者的迷夢）若欲憑此以上推千百年前的朔望或日月食，更不用說了。而春秋所記的日食，除昭十七年一條年月日記載有誤應疑以存疑外，餘無干支差誤一日或實合朔在夜而誤以為日食者。此可為春秋日食乃當時實錄而非由後人逆推之有力證據。

更斷不是用西方的薩羅士交食週期逆推的，

一因薩羅士二百二十三個月交食週期，於古籍上完全無稽。二因魯隱公三年之日食，至紀元前三百年時系統已絕，當時中國已無此系統的日食，無從逆推；莊二十六年襄十四年定五年之日食系統，至紀元前三百年時合朔在日出前，中國不見日食，亦無從推得莊襄定公諸日食；更談不到詩經「十月之交」。

至交食週期的知識，我國漢初時確已有之，惟此乃出自國人之自行發明，且是一百三十五月的交食周期，與西方的薩羅士二百二十三個月交食週期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乃飯島氏因詩經十月篇「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二語及史記天官書引詩語，遽斷定詩經之日食與春秋之日食為以同法推定者，且斷定此等日食之記載，乃紀元前三百年時或其後用西方傳來之薩羅士交食週期逆推而得者云云，凡此種種，上期本文已證明其為誤。夫中國古時有無日月食週期的知識，與此種知識之是否來自外邦，本是截然兩事，並無必然的關係。又詩經春秋所記日食之與日食週期相合，不見得是出自後人逆推，更不見得是用外來的薩羅士週期逆推，此數者間亦無必然的關係。惟自飯島氏觀之，此數者似乎都是一事：即春秋有日食的記載，必是出自逆推；而逆推又必是用薩羅士週期；而此種週期的知識又必是來自西方。換語言之，即中國人必不

會發明日月食週期。而抑知憑吾人所得證據，則春秋日食非出後推，而漢人的日月食週期知識又不假外求也。

然則漢初或前此之人關於日月食週期的知識果何自而來乎？曰：此不外憑恃古時傳下來的日食記載與當時的觀察實驗而發明此種關係耳。關於此層，戰國秦漢時人至少有左列的啓示與證據：

魯僖公十二年三月（應作五月）庚午朔日食，在朱利亞曆爲紀元前六四八年四月六日，其朱利亞積日數爲一四八四八三七，下去文公元年二月（應作三月）癸亥朔之日食，（朱利亞曆爲紀元前六二六年二月三日，朱利亞積日數爲一四九二八一〇）差兩個月便是二十二年，即相距七千九百七十三日，亦即兩倍一百三十五個月也。此外成公十七年十一月丁巳朔之食，（朱利亞積日數爲一五一二〇六四）下距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積日數爲一五二〇〇三七）之食；又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朱利亞積日數爲一五二一〇七一）之食，下去昭公十五年五月丁巳朔（朱利亞積日數 爲一五二九〇四四）之食；又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積日數爲一五三一八二〇）之食，下距定公十二年十月丙寅朔（積日數爲一五三九七九三）之食；皆相隔七千九百七十三日，亦即兩倍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此春秋所記日食四對，後者皆後於前者二十二年而提早兩個月，日之干支則後於前者五十三日，即干進三位支進五位是也。

上列日食四對，每對皆相距二十二年而不足兩個月，爲日七千九百七十三日，爲月二百七十，半之得十一年不足一個月，爲月一百三十五，爲日三千九百八十六日有半强，此即史記天官書與漢書律曆志所言之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也。

因一百三十五個月之後則平朔時刻差半日强之故，前週之合朔在晝者後週或合朔在夜，故春秋之食多相隔兩週。然此亦就平均數言之耳，事實上亦不盡如此；因一百三十五個平月尚差九時弱始足入轉之數，故有時月行盈縮可差至半日之多，而前後週見食仍可時刻約略相同；如民國四年八月十一日之食，與民國十五年七月十日之食，中國東北部均於日出後見日偏食，是其例也。

漢人所能憑以證實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者，除上述春秋四例之外，尚有漢書五行志本紀所記之日食。其在武帝太初以前者，則有：

景帝中六年七月辛亥晦（積日一六六九〇七八）之食，至武帝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積日一六七〇五二二）之食；

武帝元光元年七月癸未（積日一六七二七一〇）之食，至元鼎
五年四月丁丑晦（積日一六八〇六八四）之食；
皆相距兩倍一百三十五個月。
其在西漢太初後者，則有：
成帝河平四年三月癸丑朔（積日一七一二四〇〇）之食，至
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積日一七一六三八六）之食，相距三
千九百八十六日，即一百三十五個月。
其在東漢者，則有：
明帝永平十三年閏七月甲辰晦（一七四六八九一）之食，至
章帝建初六年六月辛未晦（積日一七五〇八七八）之食；
和帝永元十五年四月甲子晦（積日一七五八八五一）之食，
至
安帝元初元年四月辛卯朔（積日一七六二八三八）之食；由
此至
延光四年三月戊午朔（積日一七六六八二五）之食；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積日一七六六六四七）之食，至
順帝陽嘉四年閏八月丁亥朔（積日一七七〇六三四）之食；
桓帝永壽三年閏五月庚辰晦（積日一七七八六〇七）之食，至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積日一七八二五九四）之食；
皆相距一百三十五個月，爲日三千九百八十六或八十七，後
週日食之干支，比前週干進六日或七日，支進二日或三日。
古人一百三十五個月交食週期之發明與證實，想亦遐類此之
記載與當時之實驗也。
總之中國在漢太初以前曾否獨立發見日月食週期，自有史記
天官書及前漢書律曆志爲之作證，經上兩期本文更正誤字闡
發蘊義後，更無可疑之餘地。古人往矣，此事發明歷史，其
詳不可得而聞。然末學如余，亦曾發明於治國學上頗關實用
的日月食週期，以此例彼，安得硬派古時我國人必不會獨立
發明交食週期乎？余所發明之日月食週期非他，即恰經一千
一百五十四年後，則陰陽二曆，朔望節氣，以至日月交食，
又差不多依樣畫葫蘆，復照舊重演一回。比如某年五月朔恰
值夏至，是日又有日食，則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後，五月朔又
遇夏至，（或夏至後一日）又有差不多同樣的日食。（惟同一
地點則因入轉之關係而或見食或不見食，即見食矣，而見食
大小與見食時刻亦前後不同，合朔時刻亦然，）又比如某年
十一月之望恰值冬至，是夜又有月全食，則一千一百五十四
年後，十一月望又遇冬至（或冬至後一日）是夜又遇月全食。
（惟同一地點，則因入轉及其他關係，望或在夜而見食，
望或在翌日之晝而不見食）其餘朔望交食之在春秋二分或其
他節氣者，亦莫不依樣葫蘆，複寫一回。昔賢所夢想而實則

未嘗得到的「會月」，即是懸此理想以爲鵠的，余乃一旦得之，覺前賢未覺之業，其愉快爲何如乎。前漢書律曆志下統母篇云：

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月）。

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月）。以會數（四十七）乘朔望之會，（亦即以二十七乘章月即十九年即二百二十三個月，得五百一十三年）得會月。

漢或以前之天文曆算家以爲經一「會月」即五百一十三年即六千三百四十五個月後，則節氣朔望，日月交食　，一律回頭。而不知一「會月」之後，前所見之日食今已出限而不復見，更何論三倍此數之「統月」，三倍「統月」之「元月」乎？古曆家生於距今二千年前，憑其極有限的觀察與載籍，其所推論，自不能施之於千百年前後而不差忒；吾人於此，毋寧服其精心與勇氣，而思有以光大前人之業耳。吾請以香花酒醴，拜手稽首，敬謹稟告於先儒牌位之前曰：

氣朔交食會期一千一百五十四歲，爲月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三，爲日四十二萬一千四百九十。從日月食起計，經一會期後，日之甲子推後五十位，（朔望交食間或推後五十一位）即干名不改（間或推下一位），支名推進二位（間或三位），則於同一節氣同一月分之朔或望，會有交食。如經一個會期而不見食，再推後一會期，則將於干名不變支名推進四位（或干名進一位，支名進五位）之日而見交食。推節氣朔望之法亦如之。欲往上推，則反其道而行之。

關於此事，國人請看左列之證據：

春秋所載魯隱公三年二月（實是周三月夏正月）己巳朔日食，在倒推之哥勒哥里新曆爲二月十四日，

教皇哥勒哥利改良曆，於西曆一五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起實行，前此無所謂哥曆也。然因朱利亞曆每四百年多閏三日，與陽曆年稍有差遲，且紀元後一五八二年以後又與今曆中間隔斷十日，甚不便於前後節令之比較。故此處與後表特用倒推之哥勒哥里新曆，以資比較，非不知西曆一五八二年以前無哥曆也。

在朱利安積日數爲一四五八四九六日。向後推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即一四二七三月即四二一四九〇日，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即魏世祖太延元年正月己未朔日食，（見宋書五行志及魏書天象志。宋書五行志及北史帝紀均作乙未朔，誤。魏書天象志不誤）在倒推哥勒哥里將曆爲紀元後四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在朱利安積日數爲一八七九九八六日，己未與己巳干名同，而支名比己巳進二位，夏曆正月朔即周曆三月朔，且從

後者之朱利亞積日數一八七九九八六日減去前者之朱利亞積日數一四五八四四九六日，得四二一四九〇日，恰合陽曆年一千一百五十四年之日數，證明六朝時劉宋元嘉十二年正月己未朔之日食上距春秋魯隱公三年三月(夏曆正月)己巳朔之日食，陽曆陰曆均恰隔一千一百五十四年。更由劉宋元嘉十二年正月己未朔之日食，再下至一千一百五十四年而至明神宗萬曆十七年正月己酉朔之日食，(見明史本紀)為年整整一千一百五十四，為月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三，為日四十二萬一千四百九十，故日之干名仍不變，支名再推進二位而得己酉朔，比之魯隱公三年之己巳朔共推進四位矣。此一千一百五十四年之氣朔交食週期，乃余於六七年前所發明者，當時自名之為陳氏週期；今因見飯島氏之論，戲名之為「陳鐸士週期」，以與飯島氏所指之「薩羅士週期」相映成趣。此特一時戲言耳；學術乃世之公器，吾烏得而私之？且吾之知識思想，皆得自中外前賢直接間接之啓示；前述發明，不過會逢其適，且皆有淵源脈絡之可尋，於我何有焉。

「閒話少講，書歸正傳。」請再列舉一千一百五十四年節氣朔望交食週期經史之根據：

魯桓公三年七月(應作八月，即夏曆六月)壬辰朔之食，在倒推哥勒哥利新曆為紀元前七〇九年七月九日，在朱利安積日數為一四六二六五九日，下去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即魏世祖太平眞君七年六月癸未朔之食，(見宋書五行志及魏書天象志，在倒推哥曆為紀元後四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朱利亞士積日數為一八八四一五〇)相隔四二一四九一日，亦合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後者哥曆比前者進二日者，一因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三個平月，實超過一一五四平年約半日，且月行有時又落後，故後週之食間比前週干名進一日；二因前週在新閏日之後，後週在閏日之後二年有奇，論曆可差半日，若前週時在午後，日數便差一日也。)其餘尚有春秋日食十六事，下推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即一四二七三月，或兩倍此數，亦皆恰有日食，此徵之史乘而可見者。茲將春秋所載日食中年月日確無可疑而一千一百五十四年或兩倍此數後史書恰載有日食者，列為連續三週氣朔日食循環一覽表如左。各週相隔一千一百五十四年；因篇幅關係，第三週不能排在第二週之下，而須另欄排列，然讀者仍可以意得之。所列第二週第三週日食，乃分據宋書五行志，魏書天象志，周書帝紀，新唐書天文志，明史本紀，清東華錄等。其表中中空之條，則於史無徵者也。

經史中一千一百五十四年節氣朔望交食週期表

第一週　　第二週

春秋紀年	周曆月日	紀元前	倒推哥曆	朱利亞積日數	史紀年	夏曆月日	紀元後	倒推哥曆	朱利亞積日數
隱公三年	三月己巳	七二〇年	二月十四日	一四五八四九六	宋元嘉十二年 魏太延元年	正月己未	四三五年	二月十五日	一八七九九八六
桓公三年	八月壬辰	七〇九年	七月九日	一四六二六五九	宋元嘉二十三年 魏太平眞君七年	六月癸未	四四六年	七月十一日	一八八四一五〇
桓公十七年	十一月庚午	六九五年	十月三日	一四六七八五七	魏和平元年	九月庚申	四六〇年	十月二日	一八八九三四七
莊公二十六年	十二月癸亥	六六八年	十一月三日	一四七七七五〇					
僖公五年	九月戊申	六五五年	八月十二日	一四八二四一五	魏景明元年	七月己亥	五〇〇年	八月十一日	一九〇三九〇六
文公十五年	六月辛丑	六一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	一四九八〇〇八					
宣公八年	十月甲子	六〇一年	九月十三日	一五〇二一七一					
宣公十七年	五月乙亥	五九二年	四月十一日	一五〇五三〇二	周保定三年	三月乙丑	五六三年	四月十一日	一九二六七九三
成公十七年	十一月丁巳	五七四年	十月十六日	一五一二〇六四					
襄公十五年	七月丁巳	五五八年	五月二十五日	一五一七七六四					
襄公二十七年	十一月乙亥	五四六年	十月七日	一五二二二八二					
昭公十五年	五月丁巳	五二七年	四月十二日	一五二九〇四四	唐貞觀二年	三月戊申	六二八年	四月十三日	一九五〇五三五
昭公二十一年	七月壬午	五二一年	六月四日	一五三一二八九	貞觀八年	五月辛未	六三四年	六月四日	一九五二七七八
昭公二十二年	十二月癸酉	五二〇年	十一月十七日	一五三一八二〇					
昭公二十四年	五月乙未	五一八年	四月三日	一五三二三二二	貞觀十一年	三月丙戌	六三七年	四月四日	一九五三八一三
昭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	五一一年	十一月八日	一五三五〇九八	貞觀十八年	十月辛丑	六四四年	十一月八日	一九五六五八八
定公十五年	八月庚辰	四九五年	七月十七日	一五四〇八二七	顯慶五年	六月庚午	六六〇年	七月十六日	一九六二三一七
哀公十四年	五月庚申	四八一年	四月十四日	一五四五八四七	咸亨五年	三月辛亥	六七四年	四月十五日	一九六七三三八

第三週

史紀年	夏曆月日	紀元後	哥勒哥利曆	朱利亞積日數
明萬曆十七年	正月己酉	一五八九年	二月十五日	二三〇一四七六
明崇禎十四年	十月癸卯	一六四一年	十一月三日	二三二〇七三〇
淸康熙卅六年	閏三月辛巳	一六九七年	四月二十一日	二三四〇九八八
康熙四十七年	八月甲辰	一七〇八年	九月十四日	二三四五一五一
雍正十三年	九月丁酉	一七三五年	十月十六日	二三五五〇四四
乾隆十六年	五月丁酉	一七五一年	五月二十五日	二三六〇七四四
乾隆二十八年	九月乙卯	一七六三年	十月七日	二三六五二六二
乾隆五十三年	五月壬戌	一七八八年	六月四日	二三七四二六九
乾隆五十四年	十月癸丑	一七八九年	十一月十七日	二三七四八〇〇
嘉慶十九年	六月庚申	一八一四年	七月十七日	二三八三八〇七
道光八年	三月庚子	一八二八年	四月十四日	二三八八八二七

茲一言一千一百五十四年節氣朔望交食週期發明之經過。西諺云：「需要者發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一一五四年週期之發見，其原因亦復如是。先是余從Newcomb氏天文學一書初得用十八年零十一日（即薩羅士）週期推交食節令中央之法，其後更擴充其術，將經史所記日食全按此週期排列之，以審察其有無錯誤，並欲憑此上推往古，下測來今。惟不久即察覺史書日食，自起至止，甚少延長過三十週期者，（但亦偶有長至四十週期者，如漢景帝後元年七月乙巳晦之食，在朱利亞曆爲紀元前一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延至周武帝保定元年十月甲戌之食，在朱利曆爲紀元後五六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頭尾共 跨薩羅 士四十週，）普通率不過二十餘週期而止。以此上推遠古，下測將來，每有樓高梯矮綆短汲深之苦；因思求得一力能及遠的日食週期。研究的結果，便是前述之一千一百五十四年節氣朔望交食週期，其證據已如前表所示矣。至薩羅士週期之所以不能經久，而余之所以能補其缺失者，其理可得而言焉：一薩羅士週期爲月二百二十三，平均得六五八五．三二一七七日；（此乃按二十世紀開始時言，前乎此則較長，後乎此則較短）但太陽對黃白道任一交切點東行遠十九週則平均需時六五八五，七八〇五九日，比二百二十三個平月實長〇，四

五九四二日，合十一小時而微强。設某次日食時日月恰會在黃白道北上交，(即交西白道在黃道南，交東白道在黃道北)則陽曆十八年零十日(指期內有五次閏年言)或十一日(指期內有四次閏年言)間或十二日後，日將食在太陽行至白道北上交之前約半日，即食在交西約半度之處，設其時從地心觀之，將見太陰微在太陽之南，自西而東掃過地球面上之月球黑影，亦比前次微向南移，(但因節令與合朔在早午晚之關係，同一經度地方，月影或反比前次北移，同一地點，或見日面被食處反較前迤北)如此每二百二十三個月即陽曆十八年零十日或十一日而日食再見，如此一週一週的食下去，愈往後日月交食將食在北上交之西愈遠，地面見食地帶亦愈偏南，約經二十三週後月球陰影中軸之黑影錐將掃過地球南端之南而不復掃過地面，全食環食期自此終了，以後即地球南部亦但見日偏食而不見全食環食，約再經十二期後日月交會將在北上交之西約十七度而出平均日偏食限，(以上俱指平均數而言；但日月距地有遠近，若遇日月皆極近而視半徑達最大數，則食限較寬而可達交東西十八度半之遠)故若按薩羅士週期言，北上交之食將一週一週的由北向南移而成一南下的系統Series最初時食在北上交之東十七八度處，(間或從交東十八度半處開始)其時但北極圈附近可見甚小之日偏食。由此一週一週的食近地球中部，約經十二週偏食後而開始日全食或日環食。約經全食環食共二十三週後，全環食帶中點將經過地面正向太陽之帶(但此不一定是赤道，例如夏至時節則全環食帶中部將在赤道以北二十餘度也)而向南極推移。再經全食環食共約二十三週後，全環食帶將掃過地球之南而全環食Series終了。此後但有日偏食；再經約十二週(後數週惟南極圈附近得見)後，日月將會在北上交之西十七八度而出日偏食限，月球陰影將全部從地球南端之外掃過而地面不得見食，此一週一週的由北向南挪移的薩羅士週期日食系統由此遂絕，無復有纂其統緒者矣。以薩羅士日食週期遠推往古，遙測來今，其不可行之故在此。惟於此有宜請讀者特別注意者：卽當薩羅士週期向南移(卽食近北上交者)或向北移(卽食近南下交者)的日食系統將絕之時，(其時地面但見小的日偏食)向後再推一個月，則地球彼端又見日偏食，同樣的新日食系統又方開始是也。例如食近北上交的薩羅士週期南移日食系統繼續至系統將絕之時，即惟南極圈附近見日偏食之時，再推後一個月，則北極圈附近又見日偏食。此卽董仲舒所言而後世天文家所認爲不能有之「比月而食」(卽一連兩個月有日食)；惟董氏及後世天文家所宜知者，即食近北上交之南移系統，前月朔食近南極圈

，後月朔食近北極圈，食近南下交之北移系統，前月朔食近北極圈，後月朔食近南極圈，均非同一地點所能前後兼見耳。至薩羅士週期日食系統將絕時，下月朔地球彼端將開始新系統，其理亦不難明。例如以食近北上交之薩羅士日食系統言：此系統將絕時，卽惟南極圈附近得見小偏食時，必是食在北上交之西十五六度近極西限之處。太陽在天逐日東移平均一度弱，而交點則逐日反向西移，下月朔太陰追及太陽而二次交會時，太陽已東行至交東十五六度處，此處尚未出平均極東限，惟此處月在北上交之東而地位偏北，故地球北極圈附近尚可見日偏食，而爲南移日食新系統之先驅。惟新系統如此一週一週的繼續下去，初時愈食愈近北上交，亦愈食愈大而且移近地球中帶，馴至食近交點或恰在交點，後更食在交西而距交漸遠，見食地帶亦逐漸偏南，其後更食近北上交極西限而惟南極圈附近可見小偏食，是爲新系統垂絕之期，下月朔又有更新的南移系統在北極圈附近開始見食，以備拾垂絕之系統而取而代之矣。至食近南下交之薩羅士週期北移系統，則始於近南下交之極東限而食近南極圈，終於近南下交之極西限而食近北極圈，當其北移系統將絕之時，下月朔亦有北移日食新系統在南極圈附近「開張」，以拾垂絕之統緒，其理亦復無殊。余發見此理後，試取六十四個薩羅士週期而再加一個月，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三個月，即平均一千一百五十四年零半日，依理地面應有差不多同樣的日食，同一地點或同一國境或亦前後及見。爲徵驗余說確否起見，乃從經史所載日食中小心求證，果如吾說，於是此項發明遂告成功矣。茲將此一一五四年交食週期之數理條列於左，以淸眉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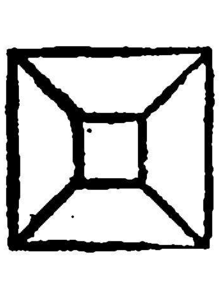
1154陽曆年（拜）＝421489.4974日

14273個平月＝421490.0853日

1216交食年＝421489.9577日

至此一一五四年節氣朔望交食週期在學術上之用處，卽憑經史上所載之日食及近時所知之甚準之日食，可以上推四五千年前之日食而得其大概，再用精密之天算法確定之。又四五千年前之朔旦冬至或其他節氣與月望兩弦等，亦可用幾分鐘的工夫憑史乘所載及今時通行之朔閏中西曆對照表而約略得之，其爲用固極簡而使也。

（未完）



謎語的故事

江寄萍

近讀唐人小說及西湖佳話，見有二節非常有趣味的故事，且與謎語甚有關係。謎語本來是一種很有趣味的東西，若再用謎語攙於故事中，則愈能使這故事生色。謎語可以使小孩增長智慧，也可以使他們感到濃厚的興趣，許多小孩子在夏夜院中乘涼的時候，總是拉着他們白髮的祖母的衣襟，教她給他們說幾個謎猜猜，這便是他們喜歡這種東西的明證。不但兒童，即是成年的人，見到這種謎語的故事，也未嘗不喜歡吧？西洋最早的謎語大概是起於腫足王（希臘神話）的故事。中國謎語的來源一定是很早了（詳細者已有楊汝泉君論過），因為我知道謎語在唐代，已竟很進步了。例如唐朝在那時要試試朝鮮有無人才，如無人才，就要起兵去侵略，於是皇帝使令崔致遠作了一首詩，教使臣拿一個匣子，裏面放了一個鷄卵，送到朝鮮皇帝那裏去教他猜。那詩是：「團團玉函裏，半玉半黃金；夜夜知時鳥，含精未吐音。」後來這謎被他們猜破了，於是中國便不去侵略朝鮮了，在這故事上看來，那時猜謎的風氣一定很盛。

以下這一段故事，牠的主要成分，也是在幾個謎語上。此故事見於太平廣記，名「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値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

其一衣冠長人，即先吟曰：

「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

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

「嘉賓夜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

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

「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

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

「爨新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為勞。」

無有亦不以四人為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台，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為也。

這雖然是子虛烏有的故事，然其主要目的，似在以謎語動人，玄怪猶其次焉者。唐代這類的故事很多，如「東陽夜怪錄」亦與以上之故事相類似。

「西湖佳話」之「三台夢蹟」，其中有論到人的作夢，夢中之故事，亦頗似謎語，然醒後之吉凶，往往事實與夢境相反。若以現在之科學眼光看來，夢之不足信，固無待言，然這事在趣味方面，也未可一概抹煞，今錄二節以見一斑：

「吳杜二友，因婚姻祈夢，吳夢傍人將一圭笏與之，杜夢天降嫦娥與食，醒來，各述所夢，杜心甚悅，而吳不悅。後吳娶妻美而勤，家日豐裕；杜娶妻陋而且長，懶惰好吃，家日窘迫，常時三餐不給。杜一日過吳，見其妻美而勤，嗟歎不已。適吳之妻兄在，坐問及嗟嘆之由，杜告以夢之不靈，吳之舅笑曰：「兄勿怪，弟即解之：天賜嫦娥與食，嫦字乃女之平常者；娥字去女合食乃餓字。想尊兄娶尊嫂後，或有缺乏處，也定不得。」杜聞之悚然。復問：「令親得圭何解？」答曰：「傍人與圭者，圭傍立人乃佳字也，非佳偶而何！」二人歎服不已！……………」

還有一段亦頗能使人發笑：

「王秀才年至四旬不得觀場，齋戒祈夢，夢一人持畫一軸與之曰：「要知前程，須觀此老翁。」王展看時，是半截姜太公圖，醒來自思曰：「吾功名無望了，若到太公之年，必須八十。」悒悒不樂，明年竟中式，因與同年孫友言及前夢。孫笑曰：「此正應年兄今年該中，太公八十始遇，兄夢半截身子，豈非四十乎！」

此上兩段夢的故事中之謎，雖不合謎語之正格，然亦頗有趣味，故不廢而特錄之，此亦可謂謎語之故事乎？

日本海中心時代（下）

松・軒・

3. 敦圖路

(1)測量　敦圖路是九一八事變後在日本軍隊保護下開始建築而在去年（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完成的。但是敦圖路先身的吉會鐵路豫定線，第一次的勘查是遠在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三月至五月更作詳細的勘查，這一次所選定的豫定綫，即是現在的「「京」圖南廻線」此後從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二月間，作第三次敦化至羅津的勘查。敦圖路是從吉敦線的終點敦化起，直達北鮮圖們江岸南陽洞對岸的灰幕洞爲止，其間距離一百八十九公里。

這段路線的實地測量，開始於滿洲事變後的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因在冬季測量並運送建築材料最爲適宜，乃將全線分爲三隊測量，這三隊先後由日軍保護於十二月三日至六日從長春出發，但是中途在甦聲礶子竟突然爲東北義勇軍王德林部迎擊，使測量隊不敢前進，而退回到敦化。過了一月又分三隊赴全線實測，在日軍森嚴的警備保護下，完成了全部測量工作。

電線是從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開始測量，因老頭溝附近駐有義勇軍，曾有一個時候中止，到五月十七日纔測量終了。用地測量着手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到八月底大體調查完了。

這段路線經過地的地形：自敦化渡牡丹江至所謂「間島」及天然境界的哈爾巴嶺，多爲平地和濕地，路線避山地而徐徐繞哈爾巴嶺而敷設。哈爾巴嶺至南溝五公里的大迂廻路上有二道短隧道與大築堤，爲全線中最大的土工工程。

布爾哈通河發源於哈爾巴嶺，經亮兵臺，明月溝而東流。路線沿河流而築，到五虎頂子附近爲止，地面比較單調。五虎頂子到老頭溝間漸次迫近溪谷，其中廻近曲折的地方，共以十一條橋梁和一榆樹川隧道連絡起來。

老頭溝到磨盤山間四十五公里一帶，即所謂「延吉平野」，路線兩側三四公里之間都是已耕地，過銅佛寺朝陽川而至延吉以東，展開了廣大的沃野。

過磨盤山再進大溪谷地帶，中間僅在葦子溝有三公里的平地，此外路線形成許多小曲線而入山腹，貫穿磨盤山，小盤山的丘陵地帶，共以隧道五個，長一千七百零四公尺，與橋梁八處，長一千六百公尺，將山和川彌縫起來，這是最大最難工程的區段。再向東進，過了葦子溝，次站就是最終點圖們了。

出圖們站東行一公里的地方架有連繫日「滿」的國際鐵橋，叫「圖們江橋，」長四二〇公尺，渡橋後就在南陽與朝鮮「圖們線」聯接。

(乙)設計與工程概要　全線測量完了後，測量隊就回到長春，從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起約三週間日夜趕作土工，橋樑，隧道等的設計。

工程進行和測量相同，將全線分爲三段，三段又分爲八工區，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中旬同時興工。先在四月二十日辦完設計預算書，指定各工區的承包者。並積極建築計劃以外的工程，如敦化，明月溝，龍井村及圖們的飛機場，其他各主要地的兵房等。從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人工，工程材料，及建築機器的輸送等準備大體完了。

敦圖路敷設工程，名義上是由滿鐵向「滿洲國」政府承包的，但鐵路用地收買事務，當初由吉長，吉敦鐵路局辦理，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滿洲國」與滿鐵間另訂承包契約後，鐵路用地收買事務，因此也歸滿鐵掌管。用地概數如下：

長度	一九一公里九三九．九四
本線用地	一三．六八〇．〇〇〇平方公尺
站數	一五
車站用地	一〇．八〇〇．〇〇〇平方公尺

全線土工工程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一齊開始，除了義勇軍的襲擊以外，有空前的大雨，驟雨是沒有一天不下的，使敦化附近的濕潤地帶及沿布爾哈通河各工區受了重大障礙。到十二月底，土工纔大體告竣。

本線的橋樑方面，有些因河流長大與地形的關係而日後不易改築的，都築成正式的橋樑；有些地方則僅架木橋，預備日後逐漸改築的。全線六十公尺以上的橋樑如次表：

名稱	位置（車站間）	長度 公里	公尺	橋樑類別
牡丹江	敦化至大橋	一、八八〇	一二〇、〇	鋼鈑桁
大橋	敦化至大橋	一三、七八七	六七、五	木桁
大石頭	大橋至大石頭	二二、七一七	六三、〇	木桁
布爾哈通河第一號	明月溝至茶條溝	六八、五七〇	七四、六	鋼鈑樑木桁

布爾哈通河第二號	茶條溝至榆樹川	八三、一〇〇	八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三號	茶條溝至榆樹川	八三、七四〇	八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四號	茶條溝至榆樹川	八六、九六五	八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五號	榆樹川至老頭溝	八九、〇八〇	八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六號	榆樹川至老頭溝	九〇、七九二	一〇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七號	榆樹川至老頭溝	九一、六〇〇	八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八號	榆樹川至老頭溝	九三、〇八四	一〇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九號	榆樹川至老頭溝	九三、八二〇	一〇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號	榆樹川至老頭溝	九四、八二〇	一〇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一號	榆樹川至老頭溝	九七、七九〇	一〇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二號	老頭溝至銅佛寺	一〇一、五三六	一〇一、〇	鋼鈑桁木桁
細鱗河	銅佛寺至朝陽川	一一〇、一七〇	六七、五	木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三號	延吉至磨盤山	一四三、二〇八	一六一、五	鋼鈑桁木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四號	磨盤山至葦子溝	一五五、二〇〇	二二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五號	磨盤山至葦子溝	一五八、三二〇	一八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六號	磨盤山至葦子溝	一五九、一二八	一八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七號	磨盤山至葦子溝	一六三、八〇〇	二六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八號	葦子溝至圖們	一六七、八〇〇	二〇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十九號	葦子溝至圖們	一七三、二二〇	一八〇、〇	鋼鈑桁
布爾哈通河第二十號	葦子溝至圖們	一七三、七三〇	二〇〇、〇	鋼鈑桁
圖們江	圖們至南陽	一八八、一七〇	四二〇、〇	鐵路公路相同

這段路線的敷設，以最短期間完成為原則，故極力避免長的隧道，僅在小盤嶺有五三〇公尺的隧道外，其餘都很短的。一九三三年一月間全部隧道工程都已完成。隧道工程如左表：

名稱	長度 公尺	着手 年月日	工程竣工 年月日	工程實際日數	一日平均進行 公尺	地質
哈爾巴嶺	二三七	一九三二—七—五	一九三二—一二—三	一四一	一•六八	頁岩
第一南溝	二〇五	一九三二—七—一五	一九三二—一一—七	一三六	一•五一	玄武岩
第二南溝	二六七	一九三二—六—一三	一九三二—一一—七	一三八	一•九三	花崗岩
榆樹川	三一六	一九三二—六—二六	一九三二—一二—一三	一七九	一•七七	花崗岩
第一磨盤山	二一〇	一九三二—六—二六	一九三二—一一—八	一三六	一•五四	硬質花崗岩
第二磨盤山	三九二	一九三二—六—二七	一九三二—一二—一三	一七九	二•一九	硬質花崗岩
依蘭溝	三七二	一九三二—六—一四	一九三二—一二—一三	一八三	二•〇三	硬質花崗岩
小盤溝	五三〇	一九三二—七—一五	一九三三—一—一五	二一〇	二•五二	風化花崗岩
嘎呀河	四〇〇	一九三二—七—七	一九三三—一—一二	一九九	二•〇一	硬質花崗岩

本段路線着手的時候，對於軌道敷設，特別迅速，預定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底完成。等到牡丹江橋樑竣工後，就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積極從敦化敷設軌道，接着土工，隧道，橋樑工程的進行，到十二月就越過哈爾巴嶺，一九三三年二月以後，更傾全力猛進，不顧嚴冬的障礙，而終于不過較預定時間遲了二十天，全線軌道都敷設終了。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在葦子溝站附近舉行開幕禮，於是日本數十年來苦心

積慮地企圖建築實現大陸政策的吉會路，竟如願以償了。

(3)鐵路附屬建築物與建築費　車站建築照當地的繁榮程度與情況，分為一二三四等四級。建築材料都採用本地的土產。又為防備義勇軍的襲擊，各站都設有瞭望塔，並築有槍眼的特種磚牆，站屋的主要窗口都裝置槍眼的甲板，在建築物的外壁也有鎗眼，其設備務使保持屋內安全並能向外射擊。出入口亦裝置最堅固的鐵門，各窗口的地位都很高，可以防止外面的子彈射入屋內。

上述站屋之外，其他關於護路的各種建築物的設備也很完備。

至於該路的承包金額為三二·六二九·〇〇〇日圓，實際所用建築費與此數稍有相差。

(4)臨時營業　軌道完成後，運送工程材料用的建設列車先行通車，並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臨時營業。當時乘客人數極少，貨物運輸幾乎完全沒有；後來臨時營業區間延長，運輸數量始漸漸增加。一九三三年七月才有二，三等車一輛，三等車一輛，三等行李車一輛，三等代用車五輛的混合列車運行。臨時營業的開始年月日及其區間如次：

1、敦化——哈爾巴嶺間　三五·九公里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哈爾巴嶺——明月溝間　三六·六公里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
3、明月溝——老頭溝間　三六·六公里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
4、老頭溝——圖們間　八〇·八公里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

全綫開始臨時營業後，鐵路職員從一〇三名（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以前的人數）增加到二三一名（七月以後的人數，）使用機關車共四輛，各種車輛共二〇一輛。

4，「京」圖路的培養線

「京」圖路已經給日本大陸國策上樹立很好的基礎，但是為要發揮這一幹線的軍事與經濟的作用起見，還有賴於培養線的敷設。「京」圖路是一條大動脈，培養綫便是連絡於大動脈的微血管。

現在日本以「京」圖路為中心而着手敷設的培養線共有六條：

(一)由圖們江岸的灰幕洞貫中東路而達三姓的一線。
(二)由「京」圖路中段的拉法站經五常到哈爾濱的拉濱綫。
(三)由長春到洮南的長洮線。
(四)連接呼海線的海倫與齊克路的克山的一線。
(五)由哈爾濱到黑龍江與松花江的會合點同江的一線。
(六)由齊齊哈爾到大黑河間的齊黑線。

以上第一線可以在寧古塔切斷中東路與蘇聯遠東邊區

的聯絡。第二線可直衝中東路的中心哈爾濱，這條鐵路完成後，由日本新根據地羅津至哈爾濱的距離，較之蘇聯遠東邊疆區的根據地海參潮至哈爾濱爲近；在軍事上，經濟上都極重要。第三線完成後，可縮短由大連至中東路西段的路程。第四線完成後，可保持由呼海線與齊洮線進攻北滿的日軍連絡。第五綫可直擾蘇聯遠東邊疆區的主要根據地伯力。第六線可由大黑河進擾蘇聯的海蘭泡。剪

因近來日蘇間的情勢忽緊張，忽緩和，日本爲先發制人計，上述各路都日夜趕築，拉賓路已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試車。哈爾濱左近松花江的鐵橋，開工不到一月就已完成。又從佳木斯到富錦，從富錦到集賢鎮間，也準備架設輕便鐵路。他如齊黑路，在九一八後日軍進攻馬占山軍時，已敷成了狹軌鐵路，現在正在改築正式廣軌鐵路。

此外「滿洲國」既成鐵路和北鮮諸鐵路的移歸滿鐵經營，以及大同汽車公司的集團汽車在中東路的寧古塔與「京」圖路的敦化間的武裝行駛的開始， 都間接或直接地帮助發揮「京」圖路的魔力。

5.「京」圖路的經濟與交通的價值

「京」圖路五百餘公里的沿線地域，爲日本資本主義最豐富的原料取給地，也是日本最强固靈活的國防線。茲從經濟與交通兩方面來說明「京」圖路的價值。

(1)「京」圖路的胸首部分——吉長路，西端緊接日本在滿洲的鐵道網中心的長春， 東端達吉林的省城， 其形勢的重要可以想見。

沿線如下九台站爲農產與雜貨業的商場，營城子站爲煤糧的集中地，土門嶺產木材最富，九站因而成爲木料的集中地，他如卡倫樺皮廠等站，也是農產集中地：吉長路就在這一帶担任了很重要的運輸的責任。吉敦路沿線所經過的，有奶子山煤礦區與黃松甸的廣大的落葉松特產地，因此增加了該線在經濟上的價值。

「京」圖路的敦圖路沿線，過去差不多沒有足以稱爲都會的地方，除敦化及延吉外，僅有甕聲磖子，老頭溝等二三個地方小市鎮點綴着。因爲這一地帶自來就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人口稀少，農耕地的面積也不大，因此在鐵路未開通以前，農產品的生產是沒有希望增多的。但是沿線地方還有很多未開發的可耕地，約達現有耕地的二倍。因爲沿線都是樹海地帶，最豐富的資源還是木材，千年以來尚未絲毫採伐過的處女森林，約有七千平方公里，二十七億五千萬立方尺的木材蓄積量。在敦化附近的牡丹江的上流，日本很早就有設立造紙廠的計劃。

其次可以稱爲「京」圖路沿線物產的核心地帶的，是吉林的延吉，汪清，琿春諸縣與沿岸的漁海一帶。在這些地方，除出煤炭，金，鐵鑛，以及魚類之外，且有木材及其他實藏。

在雄基——會寧之間及琿春——慶源之間，則被稱爲煤炭實庫。煤質雖不大良好，但會寧的遊仙，雞林，雄基的青鶴，古乾源及其他正在採掘中的，也有不少。每噸約有五圓五角(日金)即可輸入日本內地。金——尤其是砂金。琿春河的砂礫層中藏量極豐；傳說每年約可採得四十貫(日本衡制)。據琿春產業調查會理事石本惠吉的調查報告，含金砂層的含金率，每立方坪(日本地積)是二•一六兩(日本衡制)。

因此正如日本自己宣稱，「滿洲國」並不是可由日本的經濟分離而孤立存在的「滿洲國」；在加强日「滿」經濟同盟政策上，「京」圖路在經濟上所發生的作用極爲重大。

(2)「京」圖路的交通價值

「京」圖路的完成，使日「滿」間政治的交通——即不外東京長春與哈爾濱之間的交通，得到迅速而安全。

在「京」圖路未完成以前，東京長春間的單程要六十八小時以上，今則不滿四十小時就够了，現在把路上所需的時間列表如下：

	交通機關	所需時間
東京——新潟	火車	五
新潟——羅津	輪船	二四
羅津——長春	火車	一〇
共計		三九

這不能不說是可驚的進步。

再與滿鐵相比，試以大阪爲起點，在敦賀乘船到清津或羅津，再經「京」圖路到長春，其距離要比經過大連近七百餘公里，旅客運送時間約縮短二十一小時。貨物自生產地運到消費地自然也因此便利，尤其是滿洲特產物最大銷售地的東京大阪及關東地方，將有極大的利益。

因此「京」圖路西面繫於滿鐵的滿洲腹地，東面在圖們江岸與北鮮鐵路相接，直達日本海岸的呑吐港羅津，不啻完成了滿洲的東部門戶。而日本多年來渴想着的東滿幹線，與松尾以來高唱入雲的「日本海中心」時代，也因「京」圖路的完成而樹立起來了。因此日本在完成敦圖路的最後一個階段後，得意地改稱爲「京」圖路，以統一從前逐段築成的路名了。

自從拉濱線（從拉法到哈爾濱）開通後，從羅津到哈爾濱只有七百餘公里的路程，從美國到哈爾濱去的旅客，只要在橫濱上岸走新潟羅津與「京」圖線。這樣，「京」圖路不僅縮短日「滿」間的距離，而且作成了世界大路的要衝了。

三，大羅津的計劃

1，北鮮終端港問題

日本完成「京」圖路，原以經濟的軍事的大陸政策爲目標的。因此「京」圖路的終端港就應該是一個日「滿」的連絡

港；換言之，就是要把日本的東京和滿洲的長春連成一直線，而把這連絡港放在直線的某一點上。

北鮮的羅津，雄基淸津三港，排列在圖們江口附近，都有坐這終端港交椅的資格。然而這三港之中那一個比較好呢？這是很費日本政府的思索的。

羅津原不過一個人口二三百人的小漁村，然而從地圖上檢視起來，天然形勢却很優良而雄大。港灣長約一萬公尺，最寬的地方約三千五百公尺，最窄的地方約二千五百公尺，灣的全面積約九百五十萬方坪，可有千萬噸的吞吐力。港灣形勢略偏向於東南，大草小草兩島扼守了灣口，使港內風浪穩定。灣的三面又有道開山，石幅山，函洞嶺，寬容嶺，壽處峰等屏立而成環狀，也可以抵禦來自西北方面的風暴。再就軍事上看，港內能碇泊日本聯合艦隊全部艦艇而有餘，遠非淸津雄基所能及。日俄戰爭前帝俄艦隊曾一度以此爲根據地，一九一八年西伯利亞事件時，日本大艦隊四十七隻曾在此處投錨三月之久。又一八九九年英國東洋艦隊的戰艦十二隻，亦曾駛入此港，足證早爲各國海軍所注目。當時英國艦隊的水雷艇，曾觸大草島下的暗礁而沉沒，因此負責自殺的艦長遺墓，現在還屹立於小草島的草叢中，這是羅津港的一段軼史。

原來要求敷設吉會路之始，日本政府即已秘密派員前赴三港實地勘查，勘查後亦認定羅津較淸津，雄基爲優良。後來九一八事件發生，敦圖路加緊趕工，多年猶豫未定的終端港，遂於一九三二年五月選定羅津了。

但是此項消息傳出後，雄基淸津居民羣起爭此終端港的地位。雄基距羅津僅三里，且爲既成港，一九二六年開港至今，人口已達三萬左右，貿易額亦達五七〇萬圓，發展得很迅速。位置雖略偏在朝鮮北部，但距離滿洲最近。港之入口有琵琶頂島，由此入港約長五千公尺，與灣底細流會合而成的龍水湖，直接貫通港中。湖的周圍有約八百萬坪的平野。貫注於湖的三江河，水量足供三十三萬人口之用。如此良港，即許多港灣研究家也很稱讚。至於淸津方面所持的理由則更充分。就淸津的位置講，因爲朝鮮最適當的終端港，即爲滿洲的終端港，亦只須把天圖路的單軌改設雙軌即能連絡；且有自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開港的悠久歷史。朝鮮總督府曾爲該港用去設備費七百萬圓，久已成爲「間島」及北鮮的吞吐港，一九三一年的貿易額達一千三百萬圓，人口三萬三千餘，有各銀行及大商店的分行，實爲北鮮第一商埠。居民也以終端港的地位自居，現在一旦喪失其資格，自然於心未甘。

總之，兩處都有既成的繁榮，而羅津只不過一荒村，但以此種「後天的」既成繁榮爲理由而參與爭取終端港地位的論戰，自不難爲羅津「先天的」更强的理由所壓倒。如淸津致命的缺點，便是港內碼頭區面積過於狹窄，不易發展。市街在雙燕天馬兩山麓。在山脚開拓道路，既費巨款；而埋塡新地，僅可得九萬五千平方公尺，尚不敷敷設軌道和倉庫的應

用。就其港灣本身言，一般航海家亦感不滿。高秣半島吹來的荒浪和寒流，使由西口駛入的船隻極感困難。如把港面闊大，則更易受風浪的冲擊，船隻更不易出入了。雄基亦是如此：其港向東南直開，不足以禦風浪。如在灣的中段建築塘堤，並濬疏龍水湖以為內港，則冬季又恐有凍結之虞，且兩面高山迫近於海，難望成為大規模的海港。

誠然，清津雖不能取得終端港的位置，但有輸城平野與輸城河可為工業都市的基本條件。輸城河口可建設大漁港，並可實現為水產物集散市場的大計劃。雄基除可廣設大船塢外，且吉敦沿線所採伐的木材，可利用龍水湖為貯木場，以輸入日本。並可在此處設立製木材工場和製紙纖維工場。此外，雄基與羅津相距僅三里，兩港的關係猶如唇齒，對於雄基之未來是有利無害的。

雄基清津各有廣漠之平野，與優良的食用水源，當選定終端港不久之前，各方面關係者都以為羅津缺乏此等條件。但後來經佐藤建設局長，西川計劃課長，桑原羅津建設事務所長等實地視察後，竟發現意外的相當地積；依他們測量所得：二十公尺以下的面積約七百萬坪，足容二十五萬人口。且其山坡斜度紓緩，不覺險峻，如像神戶市那樣利用高地至七八十公尺之地，則可建設能容四十萬人口的都市。

至於食用水源，往往天然良港都有這種缺憾。如大連港亦為此項工程費去巨欵。羅津可以由後山的北鐵柱洞引導從雄基流下的河水，距離既近，水質亦好，所以關於此點實不足憂慮的。

由上看來，羅津的幾項缺點，由日本過去經營大連港的經驗，當不難一一解決。那末以下就來說一說這在滿鐵經營中的大羅津港的計劃吧。

(二)大羅津的計劃

連絡「京」圖線的北鮮終端港問題，是具有極重大的意義，所以滿鐵以極慎重的態度去進行調查。依滿鐵所發表的結果，大體集散於終端港貨物的數量，一九三七年度(昭和十二年)約三四〇萬公噸，以後可遞加至七〇〇萬公噸，一，〇〇〇萬公噸。以此預定數量為基礎，除去清津雄基兩港以既成設備所吸收的吞吐能力約一百萬公噸，今後將建設的港灣設備為第一期三〇〇萬公噸，第二期六〇〇萬公噸，第三期九〇〇萬公噸。由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清津背後鐵路距離頗遠，且輸送能力有限。

二、雄基風浪甚烈，其築港設計上最大吞吐能力亦不出五——六〇〇萬公噸。

三、羅津不但港灣的素質優良鐵路距離也很短，經營上最為合算。

四、羅津較清津雄基水陸面積大，風浪又不致侵入，且工程費預算最少。

根據以上結論，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日本拓務部遂選定以羅津為終端港，並着手建築工程。其築港與敷路工程在一九三二年設計終了，一九三三年初興工，預定到一九三七

年度末造成三〇〇萬公噸的吞吐能力。

第一期工程計劃概要如下：

繫船岸壁長　二•五四〇公尺　水深八—九•五公尺
繫船能力　八•〇〇〇噸級汽船四隻
七•〇〇〇噸級汽船八隻
四•〇〇〇噸級汽船四隻
起貨塢長　八二〇公尺　水深二—四公尺
埠頭臨時防波堤　五〇〇公尺
臨時防波堤　四五〇公尺　水深九—九，五公尺
（利用第二期岸壁）
護岸長　一•四九五公尺
砂土塡埋體積　四•〇五八•〇〇〇立方公尺
同上面積　六〇六•九九三平方公尺
海岸濬疏　一〇六•六〇〇立方公尺
同上面積　七八•八〇〇平方公尺

羅津的全部計劃概要，亦經滿鐵發表如下：

1，塢所　咸鏡北道慶興羣新安面喻峴洞及明湖洞。

2，塡埋面積
第一期　六〇六•九九三平方公尺
第二期　五七九•七九三
第三期　八三六•七二六

3濬疏面積
第一期　七八•八〇〇平方公尺
第二期　五四•〇〇〇
第三期　一一二•三〇〇

如上所述第一期工程完了後，具有每年三〇〇萬公噸的吞吐能力，第二期六〇〇萬公噸，第三期九〇〇萬公噸。至碇舶能力，預擬第一期爲八千噸級四隻，七千噸級八隻；第二期八千噸級十隻，七千噸級十六隻，四千噸級八隻；第三期八千噸級十二隻，七千噸級廿四隻，四千噸級二十四隻。

1.工程完竣期間（埋塡，濬疏合計）
第一期　興工日起五年內
第二期　同　上十年內
第三期　同　上十四年內

2.工程費
第一期　一一，二〇六，三四〇圓
第二期　一一，一三九，四六〇
第三期　一一，四八七，八九〇
合計　三六，八三三，六九〇

四　結論

從上面看來，我們對於未來日本海的怒潮，可作如下的分析：

第一，羅津開港之後，「京」圖路沿線地帶亦卽羅津外殼地帶乃至全部北滿的富源必着着進行開發，經過日本海向日本源源輸送，日本方面的工業品亦改由日本海源源輸入滿

洲，同時在日本海上的旅客亦必數倍於今日。

第二，日「滿」鮮緊密地打成一片，尤其使占領滿洲的基礎鞏固，在經濟上，軍事上排除蘇聯勢力的東漸。

第三，大連港對南滿日本兩部，以及對中國海的吞吐關係，雖仍有其存在的價值，而必爲羅津至少奪去三分之一的貿易。

第四，海參威在經濟上，軍事上都將感受威脅。

第五，裏日本各港必日亦興旺，尤其新瀉將恢復往日裏日本各港的重心的地位。

自德川幕府以來，被遺忘了的日本海僅自九一八以後的三年間竟變成怒潮澎湃的日本海了，正確的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海已是名實相符的日本海了。此後的日本海眞將瀨戶內海化了。

因日本海的重大性，所以日本的新聞雜誌之類，對於日本海——正確的說，就是日鮮「滿」打成一片——都有討論。

日本深信以日本海形成了整個的日「滿」統制經濟之後，就會以羅津爲基點而達到突飛猛進的經濟上的繁榮，黑暗後裏日本就會變成黃金燦爛的裏日本。

× × × × ×

雖然世界經濟恐慌不斷的襲擊着日本；但是日本爲了要應付牠進入資本主義後的國策，感受了重工業原料的缺乏，而傾全力來爭奪滿洲的資源，和獨占滿洲的市場，把滿洲作爲她生命線的殖民地。

因此，「京」圖路的開通及與此相關聯的羅津終端港的完成，在「日本海中心」所起的交通上和經濟上的作用非常重大，同時可以反映出軍事上的重大的作用。日本必然地把經濟上與交通上的價值移歸到完成軍事目的的任務的。在解決日本國策的條件上，「日本海中心」之樹立，無疑地成爲日本國策的樂觀面，也就是所謂「日本海中心」的喜劇。

然而「滿洲國」並不是可由日本的經濟分離而孤立存在的「滿洲國」，正如日本自己所說，日「滿」的經濟統制也並不是可與世界經濟完全分離的，雖然日「滿」實施經濟統制，還是離不開世界經濟的一環。而過剩生產的世界經濟恐慌能否克服，世界市場能否擴張，日本經濟恐慌能否克服，日「滿」經濟的矛盾能否不致發生，又加以滿洲的新興產業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上能否建立起來……這一切嚴重而客觀的經濟條件，竟爲多數日本的「統治滿洲論」者所忽略。

世界對於滿洲特產品的需要，如果沒有增加，則特產品的海外輸出額，便同樣地沒有增加；羅津港繁榮到什麽程度，大連港就要冷落到什麽程度；裏日本光明起來，外日本就要黑暗下去。北鮮的青魚要是繁榮，則早已在衰落中的北海青魚，更非衰落不可了。日「滿」經濟的悲慘的矛盾，已經如鐵一般的事實了。因此「日本海中心」之樹立，也成爲日本國策上的悲觀面。也就是所謂「日本海中心」的悲劇。

（完）

國聯技術合作代表拉西曼報告書（一）

我國自與國際聯合會，訂定技術合作辦法後，即由該會派遣衛生組組長拉西曼博士，為駐華技術合作代表，拉君於去年十月來華，近以國聯行政院及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定於本月十四日在日內瓦開會，關於與吾國技術合作一節，亦將討論，拉君乃於本月十日離華返歐，出席報告，臨行時就其在華工作，編成英文報告，備遞國聯，而以副本送全國經濟委員會備查，內容共分十一章，除導言外，第一章為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歷史，第二章農業，第三章棉業，第四章絲，第五章水利，第六章公路，第七章衛生，第八章教育，第九章為第二章至第八章撮要，第十章汪院長所述政府建設事業之概要，第十一章結論，（對於國聯技術合作辦法之建議）全文凡五萬餘言，現經該會依照原報告譯就中文，中英文報告書於十日在南京日內瓦兩地同時發表，玆錄譯文如次：

導言

一、查中國為辦理經濟建設與國聯技術合作一事，前經中國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照會國聯行政院，內稱：

敝國政府前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電致貴聯合會，略謂，敝國政府決定設置全國經濟委員會，以為計畫全國經濟建設事宜之機關，並請與貴聯合會技術機關合作進行，當由貴院于同年五月常會中將此電提出討論在案，敝國政府為使合作有效起見，同時並提出辦法數項如下：

（一）在初步設計及籌備組織時期中，國聯可參照前派專員來華襄辦衛生事務之辦法，派員來華，對于建設計畫及國聯如何協助辦理之方法貢獻其意見，該員留華之期限則視事實之需要，及中國政府之便利而定之。

（二）關于特種計畫之實施，國聯經中國政府之請求，可派遣或舉薦職員，或代表，或專門人員來華襄助，此項人員除必須具有其專門技能外，並須能與日內瓦有關連之各技術機關隨時接洽。

（三）在特種適當情形之下，國聯經中國政府之請求，可指定原有之委員會或特設之委員會襄助中國政府擬訂或改進特種設計。

（四）中國為將來擴充事業起見，現有造就人材之必要，國聯可用適當方法以協助中國政府，訓練成材，如衛生一項，國聯已能設法使中國人員在他國實習專科工作，有時並酌量津貼之。

（五）此外國聯可協助中國政府物色顧問，襄助中國改進教育制度，並便利中外文化中心機關之互相溝通。

上列各辦法，業經貴院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九日開會時議決接受，而貴聯合會秘書長所提關于實施合作之方法，亦經同時核定，對于第一項辦法之決議如下：

依照第一項辦法派赴中國之職員，應深悉國聯技術機關工作情形，並能將如何可以利用各該機關之方法告知中國政府，又依照秘書長意見，派遣上述技術機關之長官一人，駐在中國。

至于敝國政府提議之二三四各項，貴院之決

議如下：

關于中國政府所提各項辦法，應由秘書長通知各該管技術機關辦理，仍照章候行院核准。

自貴院決議後，迄今已越兩年，其間敝國政府于經濟建設上頗得貴聯合會技術機關所派專家之助，並得貴聯合會秘書處重要職員二人為敝國與貴聯合會各技術機關之連絡員，此二人者，當其在敝國服務之數閱月間，履行職務，顯著成效，而貴聯合會秘書長更重薦技術人員若干，以備敝國政府之任用，凡此皆敝國政府應向貴聯合會秘書長及貴院深誌其謝忱者也。

今敝國政府所有初步調查工作業已辦理，現在決定依據財力所及，先就若干省份開始實施經濟建設工作，以為起點，而資全國其餘各區域之模範。

此項經濟建設工作，必須預其事者皆繼續努力，並須將所有應辦事業配置適宜，方克奏功，自無待言，貴院在現時狀況之下，所取方法，凡足使貴聯合會與敝國政府關於經濟建設之合作可以繼續進行者，均為敝國政府所深願，而推舉技術人員一人，派至敝國，為貴聯合會與敝國政府及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技術合作代表一節，尤所盼企。

上述各節，倘荷從速提出討論，俾凡所議決，得早日實行，是所至盼。

二、國聯行政院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開會時，決議指定國際聯合會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審核中國政府上項照會應由國聯如何辦理，此委員會遂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在巴黎召集會議，其決議於同日經國聯行政院核准，內容如下：

國聯行政院應依照中國政府之請求，委派技術合作代表一人，其任務純屬技術性質，絕不涉及政治，循此原則，技術合作代表即為國聯與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技術連絡員，辦理中國與國聯各該管機關技術上之合作事務。

技術合作代表之任期應為一年，其薪水旅費及生活費用，由中國政府供給之。

技術合作代表之職務如左：

(一)供給中國關於國聯各技術機關工作情形之報告，並為使中國經濟建設事業得與國際合作起見，貢獻中國政府如何可以利用各該機關之方法。

(二)技術合作代表接到中國政府關於技術合作之請求，應即轉送國聯秘書長，分轉國聯該管各機關。

(三)中國政府關於經濟建設工作，如願延用外籍技術專家時，技術合作代表應予以協助。

(四)技術合作代表應輔助全國經濟委員會，將國聯駐華各技術專家之職務，就地妥為分配。

技術合作代表應將工作情形，隨時向國聯行政院陳報，每三個月至少詳細報告一次，所有國聯各技術機關，會應中國政府請求合作者，並應由國聯秘書長將此項報告轉達知照技術合作代表，關於履行上述職務，遇有應向各技術組及技術機關諮詢事件，意在取得其協助者，應向國聯秘書長聲請之。

技術合作代表，不論何時，如向國聯遞呈記事錄或工作報告，同時應將副本呈送全國經濟委員會。

國際聯合會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任命秘書處衛生組組長拉西曼為國聯駐華技術合作代表，其職務規定已如上述。

國際聯合會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將決議知照行政院時，聲明本委員會自後仍願繼續聽行政院之指揮，以便(一)考慮中國政府對于經濟建設事業向國聯行政院提出之技術合作問題，(二)審查技術合作代表之陳報及報告，暨討論或審核關于該代表履行職務之一切問題。

三、余遵奉國聯行政院之訓令，依照與中國政府商定之辦法，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到華任職。

四、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國國民政府公布修正全國經濟委員會組織條例，特派行政院汪院長精衛，立法院孫院長科，財政部宋部長子文，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並均指定為常務委員，十月四日，汪孫宋三常務委員就職。

五，既而宋部長子文辭財政部長之職，一面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名額又由三人擴充至五人，中國國民政府乃加派新任財政部孔部長祥熙，及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中正，為常務委員，孔蔣兩常務委員于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七日，先後就職。

六、各常務委員陸續就職之後，遂將一九三四年度應行舉辦或應補助經費之各項事業，詳密討論，而對于正在繼續辦理之各項經濟建設工作，亦加以審核。

七、全國經濟委員會于初步研究告畢後，當將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程序提出與余討論，此項程序，余已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送致國聯秘書長。

余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送致國聯秘書長之函中，在說明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提議大旨以前，曾向秘書長建議，凡擬派專家赴華服務，其人數務以少爲宜，而此項專家之遴選，又以曾經服務于數國，對工作上富有經驗者爲主，否則亦應準備在華勾留稍久，俾能熟諳當地情形，同時余又曾聲明，國聯衛生，交通，運輸，及經濟各機關與中國政府之合作事業已展期至一九三四年，而去華之政制顧問二人亦正在繼續從事研究也。

全國經濟委員會所擬一九三四年份之主要事業，爲交通之改良，水利之修治，及在若干區域施行廣大之農村建設。

全國經濟委員會以爲公路建築已達相當程度，須有曾在與中國情形相似之國家服務，而富有經驗之工程師，與之研討，俾得改進，至所須研討之問題，以左列四端爲要。

(一)在指定區域內之公路，應採用何種路面爲最適宜。

(二)運用公路之方法。

(三)當地可以供給之燃料。

(四)最適宜之車輛及發動機式樣。

因此，曾請國聯運輸交通組延聘專家赴華，以備諮詢，至關於水利問題，亦請延致富有國際經驗之工程師一員，以備中國關於廣施水利政策之顧問。

余曾建議，此次派遣專家，備充顧問人數以二人爲限，各專家並須才識卓越，偕同國聯運輸交通組長官赴華。

教育部曾請國聯派遣教育專家赴華，討論二年前文化合作會派赴中國之國際教育考察團，及一九三二年中國赴歐教育考察團，所提各項建議應如何實施，該部並希望國聯遴選之人員，可以充任中國與國聯文化合作會間之常任駐歐連絡員，該連絡員之職務應爲：

(一)爲赴歐考察之教育家預事準備各項專門研究資料。

(二)依照中國政府之請求，物色專家，以備中國關於改革特種教育事宜之顧問。

(三)指導中國留學生之學業。

當時國聯行政院建議，擬即遴選一人，以富有經驗，能以教育政策配合於普遍廣大之實業建設政策者充任之。

全國經濟委員會對於特賴貢尼教授在華時之農業調查，甚爲重視，並盼望其早日重來，倘特賴貢尼教授不能應聘去華，則請國聯羅致對於戰後歐洲各農業國家實行土地改革富有經驗之專家，以備就中選擇學識卓越者代之，而於歐美及蘇俄經濟委員會之工作及方法富有經驗者，尤宜羅致數人。

此外，又曾詢及巴利加教授能否在北平地質調查所擔任工作，查巴氏前由國聯指派，曾在南京中央大學任職兩年者也。

瑪利博士自一九三二年以來，經國聯經濟委員會應中國政府之請求，委任爲中國改良蠶業專家，該氏自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被聘爲全國經濟委員會之專員，中國政府擬更請國聯舉薦具有法國蠶業經驗之專家一人，以充任同類之職務，此兩蠶業專家薪水之一部分由國聯負擔之。

八、當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國聯行政院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開會之時，因關於技術合作之實施計劃仍在考慮，余曾請國聯行政院之准許，容俟日後再派詳細報告，遂於同月四日先呈一簽凡短文，陳述進行經過，內稱：

查國聯行政院促進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之議案，深得中國政府領袖贊同，中國各重要團體，對之亦多認爲滿意，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現爲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財政部部長，立法院院長，以及重要政治家宋子文氏，各機關咸樂與合作，預料其結果必佳，該會事業費，將由美國棉麥借款項下撥充，辦法盼不久可以決定，其建設新計畫，正在通盤研究，關於公路，水利，農村建設，教育及公共衛生等原有建設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其一九三四年，上項工作與國聯之合作計畫，前已連同意見送秘書長備交各技術組研究，詳細報告，請准緩送，待中外各專家從事經濟調查，得有結論，中國政府確定具體計畫後，當再詳細陳報，此後關於各項工作，自當仍循舊例，分報各技術組，並將進行狀況按期陳報秘書長核奪。

九、全國經濟委員會現仍繼續辦理衛生，築路及水利工程，至新定之工作，亦正由中外職員及專家按照程序分別實地調查，詳爲研究計畫，郭樂遜及司丹巴二氏，于此項調查研究等工作，分別參與，但詳下文。

十、全國經濟委員會一九三四年之事業進行

計畫，經該會常務委員會議核定，復于本年三月二十六日，經該會全體委員會議之通過。

十六、對于現在繼辦各部分事業，及一九三四年度擬辦各項事業，應如何得國聯各技術機關之合作各節，余與國聯行政院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秘書迭次書牘往還，多所論及，此項書牘，所關非細也。

第一章　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歷史

一、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國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其時適當國內大亂敉平，華中華北西南東北各省，咸秉中央政令，而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固尚未受其影響，是以和平發展，頗多希望，中國政府切盼國聯與中國之技術合作，能早日實行，當國際文化合作會派遣赴華之考察團尚在途中，其他技術人員，亦將東行之際，不意長江流域，（註一）忽遭空前未有之水災，於是國聯遂依照中國政府之請求，指派國聯最有經驗之專家，赴華擔任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副委員長之職。（註二）

一九三一年秋，西方工業領袖諸國之經濟危機，益見迫切，如英國放棄金本位，即彰明較著之表示也。

是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侵佔瀋陽，於是中國政府，正在辦理之長江流域急賑工作，及正在組織尚待成立之中央發展經濟機關，均遭頓挫。

二、然在此內憂外患交迫之中，全國經濟委員會，仍能於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該會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於開會時致詞詳述設置該會之目的，略謂：

就民國二十年六月六日及九月二十六日所公布之本會組織條例暨委員人選觀之，可知國民政府設立本會之目的，乃在設置一個顧問機關，使得政府各部分可與各界密切聯絡，協助政府計劃及施行一個急要的建設程序，至於政府所以遴選各界人士為委員，並非因其現在政治上之地位關係，實以其個人之才能信譽，卓著於社會，為各界各業領袖之故，所以由大體觀察，本會確是一個顧問機關，但有時各部會長以其為本會委員之資格，接受本會建議以後，能立使見諸事實，則本會又似一個含有執行性質的顧問機關。現在政府各機關，對於主管事項之計劃與建議甚多，本會第一件重要工作，即是將各種計畫審查整理，擇其最為切要有相互關係，分別先後，於最短期間製成一個可自民國二十一年起三年之內實行的整個計畫。由此觀之，本會責任，非常繁重，本會組織條例第三條明白規定，凡國家一切經濟建設，或發展計劃，其經費由國庫負擔或補助者，應經本會審定，呈請　國民政府核准。

三、全國經濟委員會之事業，原可望早日為有系統之發展，乃以東北事變擴大，中原水災聯綿，政府迫不獲已，移其心力財力，貫注於彼，而該會之發展遂遭頓挫，延至一九三二年初，國都西遷洛陽，遠在內地，政府工作，除最急要者外，多歸停頓，凡此異常之事變，以及因事變所致之商業凋敝，稅收減落，既已影響於國庫之收入，而世界經濟衰落之象，中國前以種種原因，未遭波及者，至是亦不能或免矣。

然而全國經濟委員會慘淡經營，仍努力於建設事業，如賡續水災委員會未竟之工作，增修黃河長江，以及中國中部為患最烈之漢水暨江淮河等處堤岸，輔助江北之水利工程，均其較著者也。

至於公路交通方面，全國經濟委員會已實施兩項築路計畫，第一項施行於江蘇安徽浙江三省，此三省處長江之東端，而密邇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者也，第二項則將第一項計劃擴展至湖北江西湖南河南等四省，其築路所需經費，由全國經濟委員會於路線確定後，就築路基金項下，借撥應需經費百分之四十，交各該管省政府施工，此項辦法，迄今猶在賡續進行，而業經完成之公路，已達一萬二千公里。

全國經濟委員會接辦舊有衛生事業，並依照原訂發展衛生事業之三年計畫，以為建設農村之工具，又在南京設立中央指導技術機關，並組織鄉村實驗區，而二者所包含之廣大計劃，均已完成，且中央醫院及中央衛生實驗處亦均成立，不但擔任指導醫藥及公衆衛生事業，抑且常應省市政府之請求，兼從事整理地方衛生工作。

全國經濟委員會對於農業一般情形，亦經調查，又在若干省份詳細研究蠶絲業及社會狀況。

至于教育方面，全國經濟委員會對於教育部之國內外研究工作，亦會予以協助。

四、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最初二年中，世界經

（註一）參考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報告第四章

（註二）前印度政務官辛博森爵士

濟益趨衰落，東南及華北區域且曾與日軍發生戰事，西南及中部又常苦共匪竄擾，環境雖惡，工作則繼續不輟，同時與國聯各技術機關之合作，亦賡續進行。

沙格來勃衛生學院主任鮑謙熙博士，自一九三〇年七月起，被任爲國聯衛生機關駐華代表，凡種種災害所需要之醫藥及衛生急救工作，無不參與。

一九三一年十月國聯教育考察團去華，團員中有前普魯士教育部長裴克博士，法蘭西學院教授郎之文氏，前任波蘭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長華爾司基君，及倫敦大學教授唐納君，此考察團係由國際文化合作會所派，即由該會會長亨利平納君及國聯秘書長代表華爾德君伴同赴華，在華研究中國教育制度，於一九三三年七月編呈報告，對於改革教育，頗有建議。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國聯秘書處衛生組組員裘格致教授，及黃子方博士，奉派去華，辦理關於水災救濟之緊急預防，及醫藥工作，裘教授任期三個月，就長江流域調查瘧疾情形，黃博士任期六個月，主辦漢口醫藥救濟事務，同時國聯衛生委員會委員司丹巴博士，參加此項防疫工作，亦歷時數月。

十二月初，又有日內瓦大學地質學教授巴利加君，維也納大學維司門博士，及諸丁漢大學漢文講師台維君等三人，經中國教育部長之延聘，得國聯之資助，去華擔任南京中央大學講師，歷時兩年。

一九三二年一月，國聯復派波蘭華騷工務部顧問敖京基君爲國聯運輸交通組代表，並派水利專家浦得利君，同至全國經濟委員會工作，迄今猶在繼續工作中。

同月國聯運輸交通組，又應中國政府之請求，委派倫敦土木工程師會會員高得君，巴黎道路橋樑總視察員潘利爾君，及漢堡港務局主任西維京君，去華研究導淮，及上海港務，華北水利諸問題，其建議意見另詳載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水利工程報告。

是年十月，前羅馬國際農學會秘書長特賴貢尼教授，經國聯經濟委員會之舉薦，應中國政府之聘，擔任研究中國農業情形，其任期爲六個月，所編報告，已于一九三三年送呈全國經濟委員會。

同月義大利蠶桑協會會長瑪利博士，經國聯經濟委員會之指派，應中國政府之聘，去華研究中國蠶絲事業，講求補救之道，以謀中國蠶絲業之復興，自一九三四年一月起，被聘爲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職員。

自一九三三年三月起，國聯經濟及財政組之夏龍氏，應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之請，在華勾留六星期，討論世界經濟會議問題，並調節國聯在華各專家之工作。

自一九三三年五月，漢堡熱帶病研究院教授兼國聯瘧疾委員會委員諾倫司博士，赴華擔任研究瘧疾時發之原因，并建議應行採用預防方法。

同年之後數月間，前倍爾格拉特社會救濟及公衆衛生司司長司丹巴博士，經國聯衛生組之派遣，農業協會秘書克勞遜君，經國聯經濟及財政組之派遣，相繼赴華，此皆由于是年七月十八日國聯行政院決議之合作新計劃而來者也。

又國聯秘書處衛生組 主任及交通 運輸組主任，自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至十二月廿六日，及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八月先後充任技術連絡員。

五，一九三三年春，世界經濟會議集會於倫敦，世界人士 ，咸以爲全世界之經濟及財政危機，或可藉國際之協商與措施，早獲解決，中國政府於四月間，應美國總統之招，特派行政院宋副院長子文，（兼財政部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副委員長）赴美與美政府先事磋商，並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倫敦會議，即於仝年五月，與美國金融復興公司，訂立棉麥借欵辦法，旋復與出席世界經濟會議之各代表團，及各國實業界領袖，幾度會商，研討對經濟發展上合作之前途，中國政府遂於此時與國聯行政院，訂立技術合作辦法，其內容已詳上文。

六，中國政府因全國經濟委員會爲計劃並實施全國經濟建設之機關，故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立法院院長，財政部部長，及前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君爲常務委員，又以內政鐵道交通實業教育等各部部長及智識界實業界以及其他各界之領袖爲委員，俾各界咸得參與。

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職掌爲：

（一）關於國家經濟建設或發展計畫之設計及審定事項。

（二）關於國家經濟建設或發展計畫應需經費之核定事項。

（三）關於國家經濟建設或發展計畫之監督指導事項。

（四）關於特定經濟建設或發展計畫之直接實施事項。

上列各項，至爲廣大，實規定該會應有之職掌，非謂在目下創辦時期，即能一一實行也，至於各項事業之計劃督察及實施，則分由各處各專門委員會以及統制委員會改良委員會分別辦理。

統制委員會或改良委員會，均以其業務與該委員會有關連之業務代表組織之，而另以其業務與委員會不相關連之社會領袖爲之長，此項委員會之計劃，一經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採納，該委員會即負實施之責，而於實施之際，並可藉全國經濟委員會以獲得政治上及經濟上之贊助焉。

至於全國經濟委員會之組織方面，則公路水利衛生教育及農村建設諸事，各設有專門委員會爲之討論規劃，俟計劃實施時，則設專處主持辦理。

現在已設之處，計有（一）秘書處，該處職員除行政人員外，尚有辦理技術事務之技正八人，及外籍專員六人，（二）公路處，（三）衛生實驗處，（四）水利處，（五）農業處。

全國經濟委員會爲進行其經濟建設工作，有舉行經濟調查之必要，然爲避免與已有各機關之工作重複起見，並不專設機關，而以屬之審議委員會，該會以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爲主任委員，本會秘書長地質調查所所長等爲委員，凡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技術計劃及工作，均交該會審議之，凡應辦之經濟調查事項，亦由該會分交各機關或指定之專家辦理之。

全國經濟委員會，對于組織負實施責任之委員會一節，決定審愼進行，現已成立者，僅棉業統制委員會，及蠶絲改良委員會而已。

七，全國經濟委員會所用之事業費，自一九三一年起，至一九三三年九月止，共計四百五十五萬元，均取給於政府者也。

八，全國經濟委員會在籌備期內，已完成之工作，及一九三四年起之進行事業，將於後列各章中詳述之。

第二章 農業

一、中國政府自與美國金融復興公司成立借欵，決定利用此欵，辦理國家建設事業後，多數省政府暨中央政府各部會與關心實業發展之公私團體，均紛紛請求補助及借撥此欵爲其建設事業之用，總計請求補助之數，已超過四萬萬元，其中半數以上，係關於改良農業者（已包括水利灌溉工事）他如建築鐵路，與辦工廠，發展漁業，改良鑛業，郵政，電報，電話，及推廣農村初級教育等，多數請求補助之省政府均擬有提案，及詳細預算書，前來呈請覈核。

二、各項計畫書，均經詳細審核，所述計畫，有已在進行者（註一）有已充分準備而尚未實行者，有僅屬理想，雖多具有豐富之意義，但未成爲精確具體之計畫，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經審愼考慮以後，決議對於各省政府所訂計畫之切實可施行者，予以補助及技術指導，至全國經濟委員會在各省已與辦之公路建設及公衆衛生業務，則仍繼續進行，且限於西北及江西兩區域，輔助大規模之地方建設工作。

三、西北（雖未開發）及江北皆爲農業區域，而決定集中力量於此二處者，蓋因此二處農業狀況已極感危迫也，夫挽救農業之衰落，已引起全國之注意，故政府各委員會，社會各公團及私人等，多作極有價值之調查，凡最近完成之重要調查，以及正在進行中之調查目錄，可於農工業主要問題之調查目錄見之，特賴資尼教授于一九三三年所作成之報告書，呈全國經濟委員會者，包含中國多種農業問題之調查，（見全國經濟委員會叢刊第四種）至江西浙江二省之調查，則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月及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全國經濟委員會贊助之下進行，藉能明瞭其現狀，至調查辦法，江西方面，由全國經濟委員會之中西技術人員，會同國際聯合會郭樂誠，司丹巴二代表擔任研究，郭樂誠君擔任農業，司丹巴君擔任衛生及農村建設，浙江方面，則在沙爾德主任指導之下，進行調查，沙君調查團中並有天津南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何廉教授，與前任普魯士財長，現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村經濟問題研究專員克利伯君參加工作，（見特賴資尼報告及江西浙江調查報告書）

此外瑪利博士另有數種報告，除專門調查之事項外，對於其他普通農村經濟問題，亦有闡明之處。

四、各項研究，均認中國農業産額低微，高利借貸，賦稅過重，尤以附加稅爲然，及國內大部份所通行苛刻而不經濟之佃租制度，爲造成農業危機之基本原因。

關於浙江報告書所示，該省雖居優越之農業區域，然其常年所産糧食，不敷需求，必須仰賴外省及外洋輸入之米穀以補不足，推厥原因，實

（註一）例如甘肅陝西二省呈請撥欵辦理灌溉事業，即爲已在進行者。

由于其人口之過于繁密，非獨每人平均生產量，即土地絕對生產量，亦在水平線以下，則爲中國確立之事實也。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一年農產物每公畝平均產量如下：（見特賴貢尼致授報告書，即以每公畝能產若干公斤爲單位）

國別	作物類別 小麥	稻	玉蜀黍	棉
德國	二一．〇			
丹麥	二九．二			
法國	一四．二			
匈牙利	一三．八			
意國	一五．五	四六．四	一六	
波蘭	一二．八			
俄國	七．六			
加拿大	一〇．九			
美國	九．九	二三．二	一五．五	一．八
日本	一六．〇	三四．二		
印度	七．一	一四．九		
埃及	一七．七	三〇．一	二三．六	四．五
中國	七．五	六．九	九．七	一．九

五，此種生產量之低微，一部份固由於技術之不精，一部份或亦受社會經濟情形之影響，中國技術人員方面之意見，對于特賴貢尼報告，所述甚表贊同，如種子之最宜於中國風土者尙未普遍應用，人造肥料亦未充分施用，輪作法仍墨守成規，獸病蟲害之科學防治法，不知採用，畜牧事業，未可改善農人生活，而在揚子江之南部，則毫無所知，農人所用舊式農具，過勞人體，亟應改良，現在國立或省立各農業實驗場正在試驗改良主要作物之育種，此種設法改良農業技術，雖屬可能，然在合作事業未臻發達之時，恐不易使農民注意此項改良方法，及勸導其採用。

六，佃租制度，或爲經濟社會紊亂之原因，中國對於是項問題，已由國民政府設置特種委員會，中國地政學會，國立私立之各大學及各團體，以及全國經濟委員會之技術人員，詳加研究，似僅有少數地主擁有甚大之面積與歐美數國相等，然在黃河南部，佃制似屬普遍，在黃河流域及其北部，（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及河南，）自耕農估百分之六十九，半自耕農，估百分之十八，佃農估百分之十三，其在長江流域及其南部，人口估全國總數百分之六一，佃租爲最平常之租地法，佃農估百分之四十，半自耕農估百分之二十八，自耕農僅估百分之三十二，（註二）其中有幾省佃農成數，尙高逾于此，例如在福建佃農估百分之六十九，自耕農僅估百分之九，佃農之數，日見增加，則以自耕農近受農業衰落之影響，被迫變賣或典出其地產，而變爲佃農，大概新業主多爲商人或官吏，並不親在農村料理農作，而屬於不在地主。

中國十二省地權分配表（見中國省地改良論，載土地改良年鑑第十九卷第四號，）

省名	自耕農之百分數	半自耕農之百分數	佃農之百分數
江蘇	三八	三〇	三二
安徽	二八	一七	五五
湖北	二二	二七	五一
四川	二二	二一	五七
雲南	四六	二六	二八
貴州	四六	一九	三五
湖南	三四	三二	三四
江西	二七	三四	三九
浙江	二七	三一	四二
福建	九	二二	六九
廣東	三〇	二四	四六
廣西	三四	一五	三一
平均	三二	二五	四三

此種佃租情況，足使情勢更形緊張，蓋其租地方式，甚形繁雜，在多數區域中，大都通用穀租制或分租制，納錢租者極不多覯，從前地主有供給種子者，並有時亦供給耕畜及農具者，現在國內有若干處，仍行此法，因此種制度之複雜，故對於租率高度，欲下一正確結論，殊屬困難。（註三）

江西浙江二省之報告，再加以特賴貢尼教授之研究，似覺租率之高，至足驚人，其有最顯著

（註二）以上數字係由南開大學何廉教授根據立法院統計處報告所編製

（註三）何廉教授爲一精愼經濟學家，於一九二八年曾爲社會科學研究所調查浙江，（事後租率劇增）其估計之數，農人須納交其產品百分之四十五於地主，習慣上有數省僅按照所產之主要產物交租，但亦有計算所有主要產物及副產分租者，故此項數字，應稍增加，因佃農所付之押金尙不在內，（此欵多不得退還）尙有送禮於地主，及代付輸送租穀至地主田場或收買人處之運費之習慣，（此項運費時或達租金百分之八）

苛虐之處，已詳江西調査報告書中，茲引其特殊者如下：

有佃農某爲合作社社員，經詳詢後答稱，渠所耕地穫穀十七担，須以十一担繳納與地主，據某佃農云，雖收穫不豐，亦須照付額定之地租，換納現金，另有一位有經驗之中國視察員云，渠會週遊江西全省，據其所知，佃農當歸還地主種子之數量，有時爲十倍於借與種子之數量，（見江西調査報告書）

現在四省之中，已有三省施行減租，尤其在浙江省，業經法定有手續施行減租辦法，（或制止租率增高）關於浙江省經濟情況報告，茲爲引述如下：

浙江爲首先施行强迫減租法之省份，其法以于最大產量百分之五十內行百分之二十五之減租標準，（有幾處例外）即法定最高租爲百分之三十七，恰當佃農收穫量三分之一强，地主完糧納稅之費則出其中。

此法刻已施行至若何程度，殊難決處，聞尙有多處並未實行採用，（租率有高至百分之六十甚至百分之六十以上）司法機關，調停爭議，厲行法律未能澈底，而地主因受減租法之制裁，乃另用其他方法取償于佃農，以補其損失，減租法之利益，亦往往爲農民協會所利用（此種組織原爲厲行減租法而成立，現已變成新式勒索之工具，）故佃農本身獲益甚微，不過在中國爲改良佃農之地位計，此法尙稱最滿意而最易成功之試驗，倘政府機關，能雷厲風行，佃農所受過分之勒索，得以救濟，三分之一農產爲最高租率，似可令人滿意也。

耕地面積過小，亦與佃租問題有密切關係，蓋大多數地主既不依農場制度自行耕作，又不以大塊耕地租給佃農。（註四）就技術方面言，此類狹小農田單位，勢必日見增加，因耕地之一部份（有幾縣竟多至百分之八）爲坟墓所佔，農人之田地，遂分成細塊而不集中，有礙耕作，此種制度使農民耕種距離間隔，以及形狀不一之零星田塊，實不合於經濟法也。

何廉教授稱浙省情形如下：

農田面積之畝數	農田之百分數
五畝以下	三八・五
六畝至十畝	三三
十一畝至二十五畝	二一
二十六畝至五十畝	七
五十一畝至百畝	〇・二
共計	九九・七

七、除佃租制度外，農業復受田賦之重累，此項賦稅之徵收，係根據于二百餘年之估定，雖屬不合時宜，然尙不重，但最近數年中，許多省份帶徵附加稅，遂使田賦增加數倍，依法律而言，地主應納田賦，但在佃租盛行地方，佃戶反繳納田賦及附加之全部或一部，列如甘肅佃戶認繳田賦附加百分之六十，中國全部所受此項賦稅之害，現尙不能以數字表明之，因各省情形不同，無法統計也，現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從事研究各省政府征收田賦之方法，與繳納田賦之數目以及政府實收之數，結果具見於報告書之序言中。

此項舊式田賦，無論有無弊病，若依法徵收，不增附加及額外剝削，或尙不致病民，但田賦促成農業衰落之原因：爲（一）附加稅，（二）各處負擔不均，（三）征收制度不良，因有消耗與勒索之弊也。

浙江田賦附加稅，大致起自一九二七年，爲輓近創舉，其附加額，自百分之二十九起，至百分之三十止，且附加稅之分配，極不平均，貧瘠地方，其負擔反較富庶地方爲重，例如在較爲富庶之五縣份中，附加稅平均超過正稅百分之二十五，而在較爲貧瘠之五縣份中，附加平均超過正稅三倍又半。

前五縣之總共田賦，在一處只爲每畝六角五分，後五縣平均爲每畝一元，甚有一縣多至二元八角者。

在此極不平均情形之下，不能定一大概平均數目，若勉强爲之，反起誤會。

此種不平均徵收，與各地過份附加，爲農民繳納之總數，雖屬不公，猶可差强人意，惜乎賦稅征收制度不良，使人民受額外之需索，富豪者設法逃稅，致政府稅收，大受影響，（反而言之，失去減低稅率之機會，）至征收田賦之關鍵人物，並非官吏，乃書吏，（非正式之田賦登記者）其所持之魚鱗册，由其祖宗傳下，凡納稅之人及田主，均以此爲唯一之根據，吾人不能計算此種制度所包含之逃稅與勒索，就所有證據觀之，大致二者均屬重大，在許多地方小地主爲合法與非法之重重賦稅所混淆，農夫受害尤烈，因負擔重而得益甚少也，茲將附加稅種類略述如下：（一）公安，軍費對於農人無顯著之利益，（二）教育，教育經費來自田間，但用於杭州及其他大城市，

（註四）特賴頁尼教授謂農田面積平均在五英畝之下（特賴頁尼教授報告書）

(三)建設，多爲鐵路受益者，限於少數地方，所築之公路，與農民無大關係，因彼等甚少利用，反覺土地充公與賦稅增加之苦也。

凡與中國經濟情形相同之國，其省政府之稅收，自以田賦爲大宗，浙江田賦雖重，然如能平均徵收，提高行政效率，杜絕逃稅，禁止勒索，平衡分配，亦不致目爲苛政 ，但應改良徵收制度，俾稅率減低，同時維持稅收現狀，或竟能增加稅收也。

惟此種改革，言之非難，行之維艱，且在最初時間，費用殊鉅，蓋言改革非澈底改組行政機關，清丈田畝，確定產權不可，即土地買賣，亦須登記，如此推行，需時久，費用多，非經若干年不爲功，故此種田地制度之澈底改良，乃一長時期之工作也，若以改良迫不及待，第一要件爲簡單化，平均化，與減低田賦，並須將估價之最不合理處，完全掃除，如不可能 ，亦應稍予改革。

八，地租與田賦，是否合宜，大致以農民負擔能力爲準，中國農民在從事工作外，並未享得利息低廉之信用借欵，或有利益運銷其農產品，以及購買日用必須物品等事之便利，鄉村借貸利率，難得數字表明，（註五）至解決辦法，許多國家，咸認組織合作社爲最良方法 但中國之合作運動，雖經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之提倡，政府之贊助，在某數省，業經舉辦，然仍在發軔時期，例如江西省有二千七百五十六萬二千人，加入合作社爲社員者，僅有一萬人，且此一萬人之中，又恐多非熱心贊助之社員 ，特賴貢尼教授報告書，以下表說明中國合作社之數目：

第一表　合作社成立時期統計

	信用	消費	生產	運銷	購買	其他	總數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	〇•三	一•七	—	三•三	—	—	〇•三
一九二八年	三•七	四•三	〇•九	—	—	—	三•三
一九二九年	二六•四	八•六	九•九	一〇•〇	一•九	—	一三•三
一九三〇年	二五•七	二二•二	一四•九	二〇•〇	一七•三	五七•一	二四•九
一九三一年	三一•二	五三•〇	五九•九	四三•四	五七•七	二八•六	三五•三
一九三二年（一部份）	一二•八	一〇•二	一四•四	二三•三	二三•一	一四•三	二二•九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第二表　合作社社員人數統計

社員人數	信用	消費	生產	利用	運銷	購買	其他	總數
一至二十五	六九•五	三三•七	四三•六	六六•二	三一•二	六九•三	一四•三	六四•五
二十六至五十	二三•五	一七•二	三三•三	二六•三	三一•九	一五•四	—	二三•九
五十一至七十五	三•六	〇•九	一〇•三	四•五	一五•六	一二•五	七一•四	四•〇
七十六至一百	一•五	九•九	六•三	〇•七	六•三	—	—	二•四
一百以上	一•〇	三二•六	五•四	二•三	一二•九	三•八	一四•三	三•五
未知數	〇•九	五•七	一•一	—	三•一	—	—	〇•七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現有信用合作社之管理與組織，尚未達到效率最高地步。

運銷及購買合作社，不及信用合作社之多，但其需要與信用合作社等，農民與商人交易，頗估不利之論價地位，去年在江西調査之報告，單提出此點，茲引此一段：

江西農民之經濟痛苦，除繳納田賦地租以及遭遇農產品價格之下落外，更須受居間人之剝削，以江西省各地農產物之本地售價與各通商口岸之售價較，相差懸殊，據該省建設廳調查。

江西農民所得農產物之售價，與上海消費者購買市價，其相差至少爲一與二之比，此即居間人之輾轉剝削有以致之也，中間人漁利問題，對于農村建設關係綦重。

現在各省已設濟農業倉庫，江蘇尤爲顯著，俾農民得以穀糧抵押借欵，儲藏若干時以待善價而沽，如此辦法，或可爲解決此問題之一途徑。

九、交通制度之缺乏 ，亦爲農村經濟之障礙，近年陝西賑災，運麥救濟，運費之昂，超過

（註五）特賴貢尼 教授謂 平均爲 百分之三十五，且在許多地方，增至百分之一百。

（註六）見特賴貢尼教授報告書。

（註七）細節見江西與浙江報告書。

鐵路運費至四十倍之多，故政府深知便利交通，亦屬救濟農業必要之圖。

十、全國經濟委員會於接受各種農業報告之後，決定從財政與技術方面，協助江西陝西與甘肅三省政府，實現其復興農村之詳密計畫。

十一、江西連年受共匪之蹂躪，創巨痛深，善後救濟，不容刻緩，故中央政府，除於此省集中其政治軍事力量以戡亂外，並選擇此省爲全國經濟委員會實驗區域，雖實際政策，尙待商定，而調查團所擬議之動作，似不無可採取之處，如下述之土地佃租與賦稅，合作社，及社會服務與救濟三項。

（一）土地佃租與賦稅

農民所受經濟之痛苦，以及由痛苦而發生之失望與憤恨，實影響于江西省生活之各方面，而爲江西現況之重要因素。

故所有建議必按所產生之困難情況而行，澈底改革之方法，非特必要，且屬適宜也，建議案中包含改變佃農爲自耕農，有完全享受所耕田地之財產權，本省人民最需要自耕農之農村社會，耕種及管理其中小農場，其家屬常協助耕種，至必要時，僱用少數之雇工，以補助田間之工作，凡需多數雇工工作之農田或須分田與人耕種者，全行廢棄，此後佃租當視爲例外舉動，非家庭發生特別事故，或土地具有特殊情形者，不得採用。

報告書建議普遍解放佃農，但所採之程序，須暫時承認與業佃雙方有益之少數佃種條件，同時給予佃農以表面上之所有權，凡自耕農自己未能全行耕種或管理之土地，須證明其僅能繼續爲小自耕農，此報告表明企圖土地改革之原則。

田賦制度雖爲農村痛苦問題之中心，然非整個制度，（連徵收方法在內）改革以後，難于救濟，是以各專家于短期調查之後，對于與此種複雜問題，不能貢獻具體建議，但言亟宜從速研究，早實行耳。

田賦附加累進稅之採用，與前所建議之田賦改革，均視省政府舉辦之土地登記能否實行爲定。

江西省政府既已舉辦此項工作，報告書建議應予以協款及人才之輔助，土地登記問題，既爲國家大政，以上所言輔助，不惟對于江西，即對於全國亦有莫大之利益。

（二）合作社

農人需要借款及借款之條件，幾與所納賦稅及佃租，同一重要。

因缺乏特別扶助與組織，故農民雖在由播種至收穫變賣之短期間內，取得借款，仍感困難，偶一得之，利息亦奇重，是以江西應設立三百個信用合作社，此項合作運動之發展，由于二總機關之提倡與指導，一爲省政府所屬之江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一爲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之江西事務所，斯二者雖同署辦公，第以各行其是，工作難免重複，人員難免冗多，同時合作社社員僅有一萬人，（除少數例外）事業範圍又祇限於辦理信用借款，未免過狹，倘能合作購買農具，售賣農產品，則農人可享莫大之利益，故全國經濟委員會專家主張增加合作社之數目，並擴大其工作之範圍，若更能在全省設一中央合作機關，以供給資本，設備農業倉庫，俾農人得以善價售其產品，則得益尤多多矣，其建議如下：

甲、合併此二中央機關，設立中央合作委員會，以提倡指導合作運動，並建設小規模之工廠。

乙、推廣現已成立之合作社。

丙、組織購買及販賣合作社。

（三）社會服務與救濟

此外再有各種廣大範圍之社會服務，及救濟工作，凡普通教育，特種教育，農事訓練及衛生事業，皆在範圍之內。

本報告書，提議下列辦法：

甲、設立全省社會服務中心機關於南昌。

此項中心機關，應分成數科，辦理下列各項事宜：

一、民衆教育科，本科應擔任民衆教育與訓練農村服務人員之責任。

二、農業科，本科應注重於灌輸農民以適合需要之實用農業知識。

三、衛生科，本科或稱爲全省衛生中心機關，應設實驗室檢驗組，衛生工程組，及從事模範省立醫院之設立與管理。

四、新式合作辦事處，（此事前已叙明，並提出方案，）應列爲本機關第四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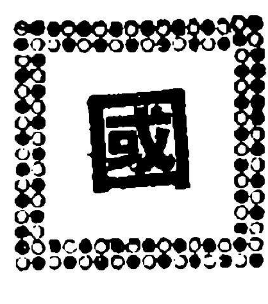
全部事業費計五十六萬元，應作爲創辦費，不作爲普通經常費，其每年所需經常費，可從省款項下支用。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起至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止

（硯農）





國聯開會中之外文空氣

顧問會第一次討論

日內瓦十四日路透電，國聯行政院今晨舉行第十九屆會議，顧維鈞代表中國提出次要報告數件，行政院旋休會至明日。午後國聯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開會，歷時頗短，會切實聲明決不背離不承認「滿洲國」之政策。該會在討論英國關於郵政之說帖後，即稱對滿尋常郵政關係，將予以維持。荷代表莫賴斯哥被舉爲該委員會之主席，並奉令草擬此項問題之報告書，俾在星期三之會議中提出，屆時並討論中國對於「滿洲國」鴉片執照問題之意見。又電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本日午後開會，選舉荷蘭代表莫賴斯哥爲主席，旋討議滿洲郵政問題，各國代表精神上均極緊張，對問題之審議亦極慎重，討論至與「滿洲國」通郵，是否能視作事實上承認「僞國」問題。該委員會考慮之結果，以設立郵務爲一種純粹的行政計劃，因此之故，不能認作事實上承認任何新國家。故郵政問題，絕非放棄不承認僞組織主義，乃就郵務交通之簡單意義上加以審議。大體上將於不涉及承認僞組織之原則下，決議一種便利辦法，殆無可疑云。

決定通郵三項原則

日內瓦十六日哈瓦斯電，關於中國事件之顧問委員會，十四日討論對滿洲郵運以及郵件由滿洲通過問題，並選定荷蘭代表莫賴斯哥爲主席，該委員會頃照莫氏之提議，決定下列三項原則：㈠「滿洲國」交通機關對於該「國」與加入世界郵政同盟各國間之郵政關係，不能援用世界郵政同盟公約所定之各項條款。㈡國聯非常大會曾有不承認「滿洲國」之決議，而中國問題顧問委員會亦會以不承認「滿洲國」之實施辦法通告國聯各會員國及非會員國，但國聯各會員國如有認爲在現狀之下應採取臨時辦法，俾郵件得假道滿洲而寄運者，仍可行之。國聯非常大會之決定以及顧問委員會之通知，不應視爲係阻止此臨時辦法者，惟各會員國採取臨時辦法時，不應以國際郵政公約爲根據，且不得因此而成立任何國際公約，或利用任何由國際郵政公約而設立之機關，有關係之郵政機關認爲相宜時，可參照各國郵政機關一般適用之技術上解決方法，以酌定一種臨時辦法。㈢國聯各會員國之郵政機關因此種臨時辦法而與「滿洲國」之郵政機關發生關係時，則此種關係只能視爲行政機關與行政機關爲維持郵政技術上之良好運用而發生之關係，而不能視爲國家與國家間或政府與政府間之關係。爲使此種純粹技術性質之關係不致引起混淆起見，委員會主張凡遇國聯會員國之郵政機關須行文於「滿洲國」郵局時，其文件須特別載明，此種文件係行政機關之文書，其目的僅在維持郵政技術上之良好運用，既不能視爲政府與政府間之關係，亦不能認爲世界郵政公約之適用云。

技術會聽拉氏報告

日內瓦十七日路透電，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今日午後集議，聆取拉西曼關於其在華使命報告書之口頭說明，聞國聯有資格之某機關將研究此報告書。關於日本威嚇之言論今日午後未曾涉及，因國聯不承認此威嚇也，某國旁聽員亦出席今日午後之會議。

鴉片問題尚待研究

日內瓦十六日路透電，國聯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本日會討論滿洲鴉片問題，決議將中國所陳滿洲鴉片現狀及有違法運銷長城以南中國境內

各節，交鴉片顧問委員會發表意見，並決議商諸鴉片顧問委員會，能否施行修改的管理制，用領署入口證，管理麻醉品輸入滿洲與熱河。又電，關於鴉片問題，中國代表團曾以公函致國聯，謂中國政府對偽滿所發鴉片及其他麻醉品入口執照不能承認。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以便研究能否採用修正監察制，而由滿洲各領事發給入口執照。當經決定，俟查看鴉片顧問委員會討論結果後，再由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主席研究是否應以此項問題提交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審理。

衛生報告認為滿意

日內瓦十四日哈瓦斯電，國聯衛生委員會開會，討論中國與國際合作，從事於衛生設備之報告。中國伍連德博士向委員會陳述南京中央醫院設立公共衛生總機關，並設立醫學試驗學校，頗著成效，又與全國各處衛生機關聯合，設立全國檢疫機關，其事務頗發展云云。委員會對伍氏報告認為滿意。

外部指示顧使方針

南京十三日電，外交當局連日有電致顧維鈞，指示對國聯技術委員會我方應付之方針。大致說明拉西曼來華後所負任務，純在國聯決定之四項職責範圍內，其所提出之報告書，應請各會員切實商榷，以謀國聯與中國合作到底。又十五日電，外部訓令顧使，十七日技術合作委員會開會時，應秉承中央意旨，代表出席，致詳細之演詞，說明中國政府對技術合作之態度及中國之抱負。

黃郛稱病滯留滬上

上海十三日電，黃郛自杭返滬，謝見賓客，十三日未招待報界，據黃郛左右稱：黃鼻病未痊，入京期猶未定，但當不出下週。中日問題，在未晤汪前，無可談述。又訊，黃郛因關於華北財政問題，須與財孔有所接洽，大致俟在滬與孔晤後再北上。黃下午三時，往訪臥病中之唐有壬，商華北外交，四時一刻始辭出。據黃答記者：一，晉京北返期未定。二，北上前或將赴贛謁蔣。三，對打銷辭意及華北通車通郵等問題，現尚談不到。四，晤唐係探望性質。十四日電，日使館秘書有野，武官鈴木，昨訪黃郛。金城總理周作民及陳光甫，丁文江，王伯羣，今晨均往訪黃郛。王除報告華北近情及外交問題外，並代何應欽促黃早返任。十五日電，外次徐謨十五日晨到滬，訪唐有壬，對外交有所商洽，並視唐病。徐曾訪黃郛，黃一時不北上，因鼻部患病等原因暫留滬，如醫生認為須再休養，或將重回莫干山，到平勢將延至半月之後。

有吉即返高唱提携

上海十六日電，日使館息：日使有吉准二十八日由神戶乘輪回滬，三十日可到。將再與黃郛會晤。內田高山，連日在滬高唱中日經濟提携，向我銀行界活動，十六日據中交等行當局稱：我銀行界未與接洽，另息，內田等將俟宋孔來滬後，對此有所商議。又京電，須磨十六日下午四時赴財部晤孔，談一小時。聞須磨此次拜訪，並無特殊任務。至整理中日舊債，須磨雖曾提及。但我迭經表示，如係合法，當設法自動整理，故亦未詳商。

英使分別訪問汪蔣

南京十二日電，英使賈德幹十二日晨抵京，下午五時謁汪。十六日電賈德幹十六日晨乘機飛贛謁蔣，聞係訪問性質，不含其他任務。留二日即仍乘機飛京，然後北歸。英使在京時與晤汪兩次詢問我國對日本四月十七日聲明之態度甚詳悉，未及中英修約事。南昌十六日電，英使賈德幹十六日午乘福特機由京抵此，蔣晚在北壇私邸設宴洗塵，朱家驊楊永泰熊式輝等作陪，十時許散。

羅傑士公畢將返美

中央社南京十四日電，孔祥熙前由京赴贛謁蔣，並視察皖贛鄂湘等省財部各機關，茲以任務終了，十二日夜偕美白銀專家羅傑士等乘海星艦離漢，十四下午二時到京。孔下艦與羅告別，即入城，謁汪報告此行經過。又電羅傑士偕孔返京，羅除會邀京美領貝克至艦談話外，未登岸，仍乘原艦於四時許赴滬，羅在輪談：粵川在商業上，占有重要位置，故月初乘機赴滬轉廣赴港，歷與當地政府人員及銀界會談，白銀問題，亦有詳商。返漢後復飛渝，調查白銀市況。余因華銀問題甚複雜，故不願發表意見。予約週後返美。

孔祥熙談白銀公司

上海十七日電，孔祥熙十七日晨到滬，謂在京時日總領事須磨過訪，未談及整理債務，僅對本人視察各省財政略事探詢。至整理中日債

務，更非須與所能談到，渠亦未談及銀公司事。傳孟訥要求日本加入投資說，孟為一經濟專家，不過為攜攬生意耳。總之，銀公司係私人組織，與國聯無關，其任務為溝通本國及各國欲投資者，只須合乎條件，均所歡迎。蓋宋子文組此公司，乃專為小資本或不明投資之對方信用是否妥善而設。例如一僅儲二十萬元之小有產者，其數固不足單獨投資，然有此公司，則可集多數個人及銀行從事投資，再如投資之對方所辦事業是否妥善，當非盡能明瞭，公司即可派專家調查其實在情形。至日本欲加入投資，公司乃一營業機關，如合乎條件，自無拒絕之理。本人定二十一日返京，主持財政會議，該會議已收到各方提案甚多，未收到者亦不少，預料結果必有可觀云。

英報對報告書批評

倫敦十一日哈瓦斯電，拉西曼之報告書發表後，引起英國輿論熱切之注意，泰晤士報特闢專欄，將報告書摘要刊載，並在社論中加以論評。謂拉西曼自受命擔任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之規定，於執行任務時，確守政治中立之原則，殊無一事足以證明其逾越政治之中立，且日本在日內瓦亦贊同對華技術合作之原則，日本如未退出國聯，則並可任技術合作委員會之一委員。至於中國為遠東一大共和國，欲以何種對於中國最合宜之方法尋求外國之援助，決定之權當在於中國自身。至目前為止，中國並未向國聯要求借款，且中國鐵路行政信用尚未完全確立，借款完全作為原來約定之用途一節未有確實把握時，由外國貸款於中國，亦殊非所宜。總之，中國內部組織日益堅强，則全世界自當刮目相看，是中國日益繁榮，尤為全世界共同之利益，此則固無庸置疑者也云云。反之，工黨機關報每日民聲報評論拉西曼報告書，專就政治問題批評日本對拉西曼報告書所發表之意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作再度之抨擊，並諷勸國聯保護其威信。

榆關會商戰區問題

中日雙方為解決關於戰區一切交涉事宜，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陶尚銘，北寧路局長殷同，日使館武官柴山，日第七師參謀馬淵，偽奉山路局長太田十四日先後到達榆關，會晤日關東軍駐榆關特務機關長儀我。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及日駐承德特務機關長松井，亦於十四日夜由津赴榆。對古北口偽警撤退及馬蘭峪接收問題，有所商討，事畢後，松井即由榆關返承德，馬淵返長春報告。

商定通車變通辦法

據北平關係方面確息，關於北寧鐵路平瀋通車事，中日雙方各關係者，連日已在某處，商得結果。即通車之實行，係將北寧鐵路，恢復原有狀態。但因關外段之管理權，尚不能收回，故通車一事，至不能不採取第三種方式，而求收到實際之便利。聞中日雙方，均主在榆關設一旅行社，辦理售賣「聯絡車票」及運輸等事，而此旅行社之名稱，則擬定為「中日國際旅行社」，蓋避免與偽組織發生關係。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日使館武官柴山兼四郎，前由平赴榆關，與殷同，陶尚銘，山義，松井，太田九作，馬淵等，會商戰區各問題，及某項事件之辦法。十四日晚在榆關開第一次大會，十五日晨又同赴北戴河開第二次會，當日商有結果，山義太田等遂即返榆，陶尚銘返唐山，殷同返津，殷汝耕與日使館武官柴山，亦於十六日下午六時四十分，返抵北平。據殷汝耕昨晚在站對記者談：本人與殷同，陶尚銘等，與日方各人，在榆僅會談一小時，所議者有二：(一)為戰區治安問題，(二)為灤榆區保安隊整理問題。因玉田保安隊，已整理就緒，而劉佐周，趙雷部，尚有問題，故均計畫一整個辦法，此次並未議及平瀋通車問題。又日使館武官柴山兼四郎，在站極力避免與記者談話，某記者詢以薊縣日兵事，及榆關會商等事，據答「報載各節完全不確」。又詢以馬蘭峪接收，及南天門曹家路偽警撤退日期，據答「很快很快」。

日軍突又進據薊縣

薊縣十四日訊，日軍杉原旅團一部士兵二百人，突於十三日下午二時，由興隆開抵薊縣，携有軍需品及給養甚多，當晚即分宿於縣城內各飯舖及各小伙房，似有久駐模樣。該部領兵少佐一員，十四日午十二時，赴薊縣縣政府，有所聲述。日兵紀律尚佳，無顯著動作，惟有日機一架，於十四日下午一時，飛抵薊縣上空，旋繞數週，然後始行飛去。又馬蘭峪地方，於十三日下午五時，有日機二架，在上空洄翔，移時一架飛

去。另一架仍練習飛行戰術，不意該機竟向下投彈二枚，落於曠野。未傷人，我地方當局比向日方詢問，據答係練習性質。續訊由下營開抵薊縣之日兵二百名，迄未撤退，自十四日起，且有增無減。城內居民，因日軍數日不去，大爲恐慌，連日逃出城外者，已達全縣居民之半。縣長吳明浩，向之交涉數次，毫無結果，遂亦束手無策。日軍秩序漸壞，時在城內各商號滋擾，並時赴河北省長途電話局薊縣分局，與馬蘭峪日本兵營通話，馬蘭峪方面尙屬平靜。

殷汝耕訪柴山交涉

據北平十七日消息關於戰區內一切未了事宜，此次中日雙方代表在榆關商洽，業有相當結果，殷汝耕與柴山業於十六日晚返平，殷氏當晚謁何報告一切。十七日晨十時，殷氏赴日使館往訪柴山，續商薊縣日軍撤退問題。據柴山對記者發表談話稱，戰區保安隊之整理問題，新保安隊已編就八千人，一月內即可與舊保安隊交替換防，日方於換防時派儀我前往監視，除大槍外，一切輕重武器均不准携帶。薊縣事件不致擴大，日方定十八日派員前往調査。南天門僞警週內可撤退，馬蘭峪亦可由中國接收，戰區未了事件，統限於一月內辦理完竣云云。保安第二總隊長魏永和，亦爲薊縣事件，來平謁殷請示一切。十七日晨業已晤面，據殷氏對記者談，薊縣事件不致擴大，薊密區專員公署七日派秘書曲世和赴薊縣調査一切。薊縣城內有日軍駐守，聯隊長爲林田大佐，十三日已有一部份退回馬蘭峪。其他本亦定十六日撤退，忽有漢奸向日軍報告，薊縣第一區民團携有重武器，因而未退，並繳去民團機關槍二挺。實民團之重武器，均係流兵散勇所遺留者，流落民間，我方已允許自動搜繳，不必由日方代庖，而再滋誤會云云。又承德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前日已飛返熱河云。

川湘剿共軍事緊張

川匪努力突破圍剿

據重慶九日信云：川北赤匪自退入通江一隅以後，仍東距鎭龍劉坪，南距得勝山，西據平溪貫民關，以圖死守。連日各路軍事，除一五兩路仍多激戰外，餘均寂然。據最近前方將領搜得赤匪作戰計劃，自謂在川失敗之原因有三，㈠未能直撲成都，㈡無法突破兩開，㈢無力抵抗第五路。目前計畫爲攻東守北，如再不能支持，即聲東擊西，擇一弱點突破一方，以謀挽救，在四五日前，鎭龍關劉坪一帶，激戰甚烈，但結果雙方均無甚進展。惟匪在通江以南之得勝山者，似已向東移動。唐總指揮式遵會電請李家鈺楊森兩路協攻，以作牽掣，迄今尚無動靜。一路軍鄧錫侯現擬派兵三旅，進攻平溪貫民關，俟得手後，即由板橋口直趨苦草壩，以扼通江之背。惟此路盡爲羊腸小徑，山高嶺峻，運輸極感困難，能否如願以償，殊難預料也。近日前線探報，赤匪大部漸向通江西北方面移動，屯駐於大溪壩金雞河者約四萬之衆。僞省府現移設德漢城（經匪改爲鐵漢城，距通江一百二十里），張匪國燾亦在該地指揮，徐匪向前現率匪四千餘人到達大河口，調集匪隊，向一路軍伺察，有突破南江，廣元，打通，川，甘路線之企圖。以川中各路官軍觀察，一路當較五路爲弱，如匪果採此方略，殊非西北之福也。

匪陷萬源彭水經過

據萬縣十日航信云，在三四日以前，通江方面之勦匪軍事，因赤匪居高臨下，憑險堅守，進攻雖急，並無若何進展，而匪方因南江巴中被官軍克復，不能不另闢地盤，乃分兵向萬源進攻。萬城守軍爲城萬游擊司令陳厚芟所部，係民團潰軍組合而成，戰鬥力極爲薄弱，故相持不久，即行放棄，刻間萬源又重入匪手矣。至徐向前張國燾兩匪，現集大部於通江西北，準備衝突南江，進窺廣元，以出擾甘肅，但據軍事家觀察，此爲匪方聲東擊西之故技，目前匪勢，未必就有急於離開川境之需要也。據前方消息：前線各軍除少數徘徊趦趄外，餘均大有進展，三四兩路（在通江之南）於八日會同五六兩路（在通江之東）全線向匪總攻。想不日將有捷報到來也。惟川東方面突聞彭水縣城（在下川東與貴州接壤），被賀匪一萬餘人，由來鳳濯河壩竄入，燒殺擄刦，至爲慘酷。詳情尚未得悉，査賀匪圖竄川境，擾亂後方，藉解通江赤匪之困，已非一朝。據本月三日陳萬仞師長電省報告情形，尚稱安謐，今忽有此噩耗，則匪徒之神出鬼沒，眞難測矣。

劉湘再度召集會議

重慶十一日電，賀匪轉竄彭水，於八日進陷縣城後，當經陳萬仞師長督部分三路反攻，於九日申刻已收復，匪向担子岩黃子壩潰退。劉湘以現到勦匪最後期間，協同進擊，極關重要，決再作一度會商，特電令各軍總副指揮，於十四日前到省，五路總指揮職暫由許紹宗代理。十二日電，劉湘再度召集剿匪會議，各路總指揮已先後入省。劉將派潘文華師長統率郭勛祁和彭誠孚三部，協助三四兩路軍進攻通江。十三日劉湘電平報告軍事近況，略謂五路自八日全線總攻，進佔險地元山場巴陵寨後，匪傾全力向右翼移動，以圖一逞，現正圍攻中。萬源縣因守兵單薄，曾一度放棄，旋派大兵進勦，行即收復，餘無異狀，劉湘元(十三日)辰。

瀏陽北鄉被匪洗刼

據漢口九日信云，湘鄂路線羊樓司一帶之匪，為偽第三師高詠生所部，袁芳明係偽指揮官，目前該匪退集忠坊，沙坪，依山負險，以作根據。據瀏陽消息，該縣北鄉沙市街距長沙省垣不及百里，亦於本月一日同時與羊樓司被匪洗刦，且較羊樓司情形慘重。沙市街為通長沙，岳州，平江，瀏陽之要道，商務頗盛，因該鄉年來發生綁票案已屬不少，人民咸具畏心。本月一日上坪洞方面，有搶匪三百餘，駐紮瀏陽縣城之第十九師旅長陶柳據報，比派義勇隊協同軍隊進勦，抵上坪洞與匪戰，互持不下，及天色將晚，軍隊乃折回西湖橋宿營。殊該匪偷過軍隊防線 ，軍隊猶未察知，匪部遂得直驅沙市街，適該處並無重兵防守，致被擄刦一空。幸因市面商人久存畏匪之心，重要貨物及銀錢等，已秘密寄存他處，故此次被匪搶刦，損失不大。該匪搶擄商店之後，復於深夜至距沙市街約一里許之文光書院，該書院建自前清，現改設男女高小及職業補習學校 ，匪破門而入，全校員生從睡夢中驚惶，雜亂奔避，有投井跳池，上屋緣樑及踰墻而逃者，其未逃脫之教員學生，悉被綁走。事後調查，計綁去教員三人，學生五十七人，投井溺斃學生二人，越墻跌傷十餘人，銀錢，穀米，行李，油鹽，亦盡網載而去。瀏陽旅省同鄉會日前召集緊急會議，請省府派兵進勦，並營救被綁肉票。按沙市此次之變，由於軍隊疏忽防務所致，匪部由上坪洞偷過軍隊防線時，軍隊尚未察覺，任其通過，致演成洗刼綁票之重大慘劇也。

漢行營商剿匪善後

漢口十三日電，劉峙偕何成濬於十二日晚八時半抵漢，即赴中行訪孔祥熙，適張學良張羣亦到，即商討剿匪及財政事項。何成濬十三日訪劉峙・馬占山，晚張學良設宴招待何劉 ，並有馬占山莫德惠何豐林米春霖劉尚清王樹翰作陪。據何成濬談：綏署決在樊城設辦事處，調一部人員前往工作，以便就近指揮防堵川匪，本人日內由漢赴樊，調度一切。

湘粵商洽聯合剿共

香港十一日電，粵湘邊殘匪近竄連縣鳳頭嶺，獨三師陳團得訊，即飭屬營往剿，十日在周家岱與匪激戰，匪不支竄天光山，斃匪甚衆。又十二日電，陳濟棠派參議張亞光赴湘，商洽聯絡勦共，定十五日啓程。又十四日電，陳濟棠定十五日召開軍事會議，何鍵代表張沛乾十四日返湘，西北軍代表岳相如定十五日北返。

衛立煌師克復永安

福州十二日電，衛立煌電省報捷：我軍十日晨克永安縣城，盧興邦師首入城，是役計殲匪二百餘名，獲槍四十桿，刻正趕辦地方善後。又電，蔣鼎文電令張鑾基負責勦辦浦城殘匪。又十三日電，南昌行營決派員來閩指導封鎖匪區事宜，即於保安處內另設封鎖事務股，加派陳嵩岩為股長，孫永章王吉人為股員，經費月定四百元。又永安收復後，泰寧方面軍事亦在積極進展中，蔣委員長電衛立煌 ，傳令嘉獎收復永安前線有功將士。又十五日電，永安敗匪向永安以西分兩路竄明溪・連城，我東路前敵總部已派隊分途追勦。第三・第九兩師在小陶迎擊散匪，匪遁往古田，劉和鼎赴沙縣視防，或將赴永安，衛立煌亦將赴沙。樓桐蓀赴漳謁蔣鼎文，商陳要公，兩週內再來省，王敬久今晨赴莆田仙遊一帶視察防務。

閩軍再克復建寧

南昌十六日電，我軍自克永安後 ，即繼續推進，十六日晨十時確實佔領建寧，匪一三五七九軍團連日在城附近雙峯寨駐馬寨一帶築多數堡壘，均被擊碎。我入城者為湯縱隊部，同時周縱隊佔駐馬寨，匪南竄，正追勦中。又據福州十六日電，孫元良王仲廉兩師十三・十四兩日在建寧東境與共匪第一三五各軍團激戰後，斃匪七八百人，傷匪千餘，連克均口・武鎮嶺・合水口各要隘。現前鋒距縣城僅一二里，今明日即可克復，將長

林蔭根已前往辦理善後。

中土友好條約批准

南京十六日電，中土友好條約十五日經行政院通過，呈請政府批准，內容要點㈠兩國人民永敦和好，歷久不渝。㈡雙方同意按照國際法原則，建立外交關係，外交代表在彼此領土內互應享受國際法通常原則所承認之待遇。㈢設領通商及人民居留問題日後再議。㈣此約於三個月內批准，在日內瓦互換。

藏番入寇風聲又緊

劉文輝電京報告

南京十三日電，劉文輝十三日有電到京報告，藏番八日拂曉由白玉（在巴塘以北）一帶偷渡金沙江，向該軍進擊，激戰終日，未得逞。九日大霧，敵於西里·八寶兩渡口猛力攻過，經該軍章鎮中部將過河之敵包圍，繳槍數百，敵始潰走。現守東岸，並未追擊。

蔣盼班禪回藏主持

杭州十一日電，蔣派顧問漢英士來杭晤班禪，盼早日返藏主政，並希望兩點，㈠回藏整理藏政一日千里，㈡擁護中央之誠意一日萬里，班禪表示欣慰，並致謝意。又褚民誼陳璧君十一日下午二時由滬抵杭，即往謁晤班禪。

日俄糾紛一時何多？

偽商船被俄軍射擊

據東京十四日新聯電訊，據本日到達日陸軍省之電報稱，十二日午後三時許，「滿洲國」汽船在黑龍江與松花江合流點附近航行中突遭俄軍由陣地開槍射擊，滿洲人水手死者一名，負傷一名等情。現正就此事調查真相。又「滿洲國」外交部擬俟真相判明後，即向俄方提嚴重抗議。

炸毀軍用貨車之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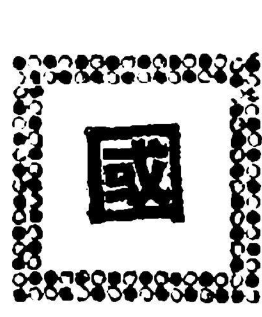
又據哈爾濱十四日新聯電訊，蘇俄共產黨員計畫於十二夜更深時將停在哈爾濱車站之日本軍用貨車炸毀，使日「滿」關係惡化。幸此項陰謀於事前發覺，是日日本軍用貨車滿載軍需品將向某方輸送，停於哈爾濱車站時，俄國共產黨擬將強烈的炸彈隱匿於車內，使該車開行時暴炸。因此項陰謀被該地警察廳特高課偵知，乃急出為活動，陰謀遂不得逞。觀共產黨暴行份子之此種策動尖銳化，日滿官憲亦不眠不休的繼續活動，嚴緝犯人，如犯人捕獲時，預料事件將意外的擴大。

日軍官為俄砲轟擊

東京十五日路透電，朝日新聞今日據齊齊哈爾訪員電稱：日大尉櫻井率兵一小隊，乘滿船赴大黑河，於星期日晨在距松花江黑龍江會流處西四哩突為蘇俄砲兵所轟擊，日軍官一員受重傷，並傷僕役水手各一。日本當局今已向哈爾濱蘇俄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請轉達莫斯科，使注意此事。

由偽國出面抗議

哈爾濱十四日新聯電，此地滿外部特派員公署以「滿洲國」汽船「紀賢號」，十二日在黑龍江與松花江合流點航行，遭蘇俄警備兵開槍射擊事件，對此視為重大。故本日午後五時半，事務官下村與蘇俄總領事史拉烏斯基會見，提出抗議如下，「此次發生之不幸事件，鑑於俄滿間之親善關係，不勝遺憾。又關於此次事件之請求損害賠償及俄政府陳謝暨要求今後之保障等項，擬保留於俟事情判明後再行提出云云」。史氏對此答稱：「並未接到何等報告，本人當即向哈巴羅夫斯克發出照會調查真相云。」





垂死之裁軍振拔難

英德談話意見參商

倫敦十日哈瓦斯電，德政府顧問里賓特羅甫奉命與各國政府商談裁軍問題，今晨由西門及艾頓予以延見，雙方談話歷一小時半。里氏擬再留倫敦數日，但不至再與英國閣員會晤。據里氏語報界謂：予道經倫敦，自應謁見西門及艾頓，以伸其仰慕之忱云云。據一般人推測，此次里氏與西門艾頓談話，歷時甚久，殆因里所提出之見解主張，不爲英國方面所贊同。里氏來訪之動機，在表面上係商討裁軍會議產生結果之可能。但據有人探悉：里於談話開始時，批評法國軍備政策，並稱德國志在和平，與法國相反云。當時西門與艾頓勸謂，彼等對於此種見解，殊難同意，英國不能採取此種立場云。其意若曰：德國重整軍備之政策，不能謂爲志在和平，而對於法國之批評，亦欠公允，因此對於此一問題雙方意見距離甚遠，無法繼續討論，但一般人相信談話時並經涉及天空武器之限制或取締問題，蓋此唯一問題意見尙不至衝突過甚，或有成立諒解之可能。要之，此次里氏之訪問，既經失敗，則此後日內瓦方面所能盡力者，惟能否成立限制天空武器應用公約之一問題而已。蓋亦惟此一問題或尙有成功之希望也。

英法談判形勢轉佳

巴黎十日哈瓦斯電，據公報發表消息：本日韓德森與法外長巴多於午餐時及餐後第一次交換意見，甚爲懇摯，雙方談話，將於明晨繼續舉行云。聞本日談話曾涉及日內瓦裁軍會議之局勢，法國方面今晨國務會議曾完全通過巴多所採取之立場，此項立場具見於四月十七日法國送致英國政府之照會中，即謂德國不顧條約義務，公然重整軍備一事，如欲使其成爲合法行動，則非法國所能接受云。英國內閣對於法國此種態度，現所考慮之解決方法，今日當已由韓德森向巴多有所表示。又倫敦方面以爲如一般裁軍公約不能成立，則不妨訂結一限制天空軍備公約，此種計劃，今晨曾由韓德森切實指陳云。就各種經過事實詳細研索，可見法國未必轉變其四月十七日以來所採取之觀望態度，法國除四月十七日照會所表明之觀點外，未必另有他項建議，且一般人對於英國發起訂結限制天空軍備公約一節，亦未抱多大希望。在此種情勢之下，於五月二十五日召開裁軍總委會會議一事，是否合於時宜，此爲韓德森所當解決之問題。但此一問題決定之樞操之於韓德森，當不因目前談話而受影響。至於法國方面則表示始終主張於五月二十五日開會，蓋此次會議即無成就，在舉行辯論時至少可使因德國重整軍備所引起之局勢，略見明瞭也。

裁軍大會確定召集

巴黎十一日電，裁軍會主席韓德森與法外長巴多在今日會議之後，發出一正式報告云：裁軍大會已確定在五月二十九日召開。此種協定，實突然其來，並出乎公衆之意料。如此裁軍會事務局勢必在五月二十八日開會，以爲次日大會之籌備。韓德森氏在上述通告發出後，立即啓程赴倫敦云。據倫敦電，英報界之意見，言韓德森氏已探悉法政府之意見，渠返同倫敦，至唐寧街報告，外次艾頓與韓氏晤面後，即往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會議。又「每日評論報」載稱：英政府現持一種靜觀政策，德國裁軍專使里賓特羅甫之抵倫敦，甚引起各方注意。又「泰晤士報」言，德裁軍專使里賓特羅甫與艾頓會面，有所協商，其使命爲探明內閣之政策，該報對於德專使此行之任務，盡量加以揣測，但眞正目的何在，刻尙不知。

法國改變態度原因

巴黎十一日哈瓦斯電，據某要人所知裁軍會議主席韓德森此次來法與外長巴多數度會談後，韓德森已獲有一種信念，深知法國政府主張裁軍問題仍當在日內瓦進行談判，並欲使裁軍會議回復其眞實之立場。韓德森不但從法國所取態度之本旨動機加以客觀之考慮後，乃具此信念，且因外長巴多之種種打算，知法國實有挽回裁軍會議之誠意。就法國四月十七日送致英國之裁軍照會觀之，則裁軍會議雖因德國破壞條約，重整軍備，致有失敗之虞，德國難辭其咎。但法國政策在於作種種企圖，以冀挽救裁軍之失敗，則屬顯而易見。將來巴多在裁軍總委員會發表演說時，法國此種企圖當可大白於世，惟一切尚須俟五月二十九日裁軍總委員會開會時方可得悉，蓋在裁軍開會以前，巴多尚須出席行政院會議，辦理薩爾問題也。至在目前則英法義三國政府仍在隨時接洽中，因此巴多於本日午後接

見英駐法大使克勒克，向克勒克告知與韓德森談話之經過情形，並向克氏探詢英國政府之感想云。

突傳破裂 倫敦驚駭

倫敦十六日路透電，此間各報對裁軍會議有破裂之險，表示驚駭。西門今在此聲稱，渠將赴日內瓦竭力設法，成立一種協定，此間對西門聲稱之解釋，以爲裁軍會議雖已無成立概括協定之希望，但英已決意獲得一種基本協定，如廢止化學及微菌戰爭，或由歐洲各國互約廢除空中轟炸，或重大侵略武器等。又日內瓦十六日電，國聯方面對外傳已決定將裁軍會延會之說，加以迅速否認。法外長巴多否認尤力，並稱渠對此尚多希望，惟此間已承認會議或將失敗，裁軍委員即將以經過報告行政院之可能性，此間亦在研究中。有力方面信本月二十九日委員會重開時，當難再維持會議逾二星期，頗有信此事最佳辦法即爲宣布長期休會，以期經濟問題轉佳，而裁軍亦可得解決之望。又據華盛頓電，羅總統將對美政府對裁軍態度加以闡明，由台維斯在日內瓦發表，羅氏並未表示美政策有所更變云。

英法當局 俱已否認

日內瓦十六日路透電，今日午後此間盛傳列強均允將裁軍會議無期延會，今査此說實屬不確。又電，法國方面傳來消息，謂各大國擬將裁軍會議予以結束。頃法外長巴多，義代表阿樂錫與韓德森對此消息已正式否認云。又倫敦十六日路透電，外傳韓德森已辭裁軍會主席，今日韓氏發表一文，否認此說，並稱渠現正從事五月二十九日重開裁軍會之籌備工作云。

對日競爭範圍擴大

日外務省 發表宣言

東京十二日路透電，日外務省今日發表一長達二千字之宣言，陳述日政府對於英日貿易談判之意見，文中略記雙方交涉之來往文件，末稱日政府現正細察英政府經兩國政府談判截止即採行片面行動之性質，並悉心鎮靜研察此種行動將於貿易及其他關係上有何影響，同時考慮應取之必要的對付行動。文中並未說明日政府擬充量保障日本在各種條約下所享之權益云。又電通社電，外務省方面已於昨日下午四時半公布關於英日通商問之交涉經過情形，其末節如下：當帝國政府因鑒於英日當業者會商決裂情形，而擬俟獲英政府提案後，續在東京行公式的交涉之際。英政府竟於五月三日，以日政府之回答，不足以資解決此種問題爲由，而聲言將在英帝國屬領，出於帶有一般的性質之行動。旋復於七日由英商相在議會作此項聲明，因之帝國政府遂以英方不顧兩國政府間之交涉，而片面採取此類措置，乃不得不考慮其及於通商上與他種關係上之影響，而期克充分確保我國在各條約上所應享有之權利利益云。

遠東英屬 亦抵日貨

倫敦十四日哈瓦斯電，下院遠東委員會本日通過決議案，主張英屬馬來半島及新加坡等地，對於日本輸入棉織品當從速實行限制進口數量制度。決議案內容略稱：英國政府若不採用限制進口數量之政策，則英日兩政府間日後進行談判，其結果不見較兩國實業界談判爲有利。遠東問題委會雖極力主張與日本訂立協定，以了結日貨競爭所引起之各種問題，但亦深信目前形勢急不容緩，限制進口數量之政策，目下即當採用，日後談判並不因此而受妨害云。

義公布禁 日絲入口

羅馬十四日路透電，義當局今日將絲三種例入入口禁令，此項決議爲抵抗日本侵佔歐洲市場政策之又一步驟，今日所限制入口之絲，爲(一)單絞絲，(二)雙絞絲，(三)染色絲云。據最近義大利報界，對於日本產絲輸入義國之危險，大聲疾呼，予以揭破，，並極力主張，加以取締。

美亦考慮 日貨競爭

華盛頓十三日合衆社電，今日當局在國務部對輔助智利在加里濱區域與日本作平等商業競爭事，有所商洽，此事係由智利駐美外交事務員前駐古巴智利公使白斐所提出。彼與國務部人員談話時稱，智利去年在古巴售出值九十五萬「比蘇」之豆類，但今年日本豆類已侵入古巴市場，日豆侵入原因，蓋在運費較低。白氏指出自凡爾巴萊蘇至哈瓦那每單位之運費爲十一元五角，自橫濱至哈瓦那之單位運費則爲八元，氏稱，即由天津至哈瓦那較凡爾巴萊蘇至同地每單位之運費，亦省兩元。美方究將以何法輔助智利與日商競爭，尚未確定，但據知對智利代表所提出之幾項辦法，現

正在嚴重考慮中云。

對英提出正式交涉

東京十六日新聯電，日外務省對英直轄殖民地之額定制問題，已決定其態度，故由外相廣田向駐英大使松平發出訓令，令其喚起英政府之注意。訓令內容，即英方實施額定制，不勝遺憾，日政府以為該額定制如能緩和，即希望將其撤廢，日政府就此事有充分與英政府協議之用意。又該額定制之實施，有與現行日英通商條約所規定之最惠國條款相反之嫌，日政府對英方之此種措置，因鑒於日英多年之親善友誼關係，難於容認。又倫敦十五日路透電，駐英日大使松平今日已請英政府修正其近所採行以期英國市場中日貨競爭之限額辦法，謂據日政府意見，英國之施行此種制度與英日商約中最惠國待遇之條文相抵觸云。

日謀立新貿易政策

東京十六日新聯電，觀近來各國以廢棄通商條約提高關稅或制定輸入額定等對日貨採防遏手段，日政府為對付此種手段，有確立新貿易政策必要，固不待言。惟與此併行謀整理改善內外貿易機關，亦甚緊要，於是松本自任商相以來，即對改善策極為關心。聞此次擬先施行下列四點，已飭貿易局長寺尾，就此四點為基礎，作製具體案。㈠交換貿易關係省官員，如外務·大藏·商工等省，組織整備陣容，暨其他作貿易關係局間之連絡或統一等。㈡為供確保海外市場，開拓新市場，乃按市場別，作製貿易圖。㈢改善審議會，擴充貿易參與會，以及新設貿易委員會等，藉此謀吸收民間智識或作兩者間之聯携方策。㈣整備擴充海外通商機關。又寺尾氏接到命令即着手研究，本日開局內之關係官磋商會，為與民間業者聯携。貿易局方面決定將現在之貿易參與會擴充，尤民間方面之委員加入，將其作為貿易之最高諮問機關，其下擬設置一專門委員會。

對澳積極進行商談

東京十三日新聯電，關於日澳通商問題，廣田與藍山間之根本意見，已趨於一致。至其具體的辦法，將由通商局長栗栖與來日之澳洲經濟省莫亞間繼續交涉。日民間當業者對澳洲政府所要望者即：㈠對日貨降低關稅，㈡以均衡制為原則之日澳輸入品之額定制，此上兩點最近將訂定協定，作為日澳通商條約之根幹。日外務當局似亦將以民間之要望為根本方針，與澳方折衝，蓋日方要望實施額定制者，因鑒於前之印日通商條約及行將舉行之荷日會商內容，均以此額定制為根幹。又英國最後頻與各國締結通商條約，亦均以此額定制為根幹，因藉此得以將日本之對澳輸出與其輸入彌縫。日本由澳洲輸入較為多額，其價格亦大致一致，故訂定輸出額定，日本視為有利。又十六日新聯電，日澳兩國之親善關係及通商等問題，十三日已由廣田與藍山間交換根本意見，雙方間已深得諒解，聞藍山一行預定本日離京就歸國之途。昨日藍山會偕其經濟顧問雷穀德赴外務省，訪晤通商局長栗栖，會見時即就廣田藍山間所擬之項目詳細交換意見。聞此次會見，乃交涉調整日澳貿易，此際決避免徒採輸入額定制之退嬰策，專依共存共榮之積極方法，矯正貿易。席間會由雷氏就輸入澳洲之日貨品目開陳見解，蓋此次會見作細目的折衝者，乃係預備交涉，至其正式交涉，俟藍山氏返國後，即與日總領事村井間進行。又正式交涉之議題如次：㈠關於調整貿易之具體問題，㈡擴充一九零五年之日澳通商精神，包括最惠國條款，重新締結日澳通商航海條約，㈢日本人入國問題，㈣日澳無線電通絡問題。又澳洲政府為增進通商，乃決定派遣代表來日，日政府亦將擬派商務官赴澳，外務當局現正就此事考慮中。

對荷談判發出訓令

東京十五日新聯電，本日閣議由外相廣田就日荷會商之政府訓令，予以說明，商相松本對此亦有質問，結果照外務省所提之條項，決定訓令案。又電，日荷會商之日政府全權代表長岡春吉，預定十七日由此間啓程赴巴達維亞，本日午後入宮覲見日皇。關於日荷會商日政府擬向長岡代表提示之訓令案內容，大體如下：㈠關於日荷會商以確保維持兩國之親善關係為目的，謀調整通商貿易，努力共存共榮。㈡基於第一條之根本方針，於會商時即依代表之自由裁量，以互讓精神，謀得圓滿協定，㈢日政府以為荷領印度如將特許制度或非常時輸入制限令等，在現行日荷通商航海條約所難容認並違反最惠約款之態度撤回，則日本亦將有緩和之意。

德法互爭之薩爾問題

巴多與義代表懇談

日內瓦十四日哈瓦斯電，法外長巴多定於明日與國聯行政院薩爾問題特委會主席義代表阿羅希會晤，商談薩爾事件。特委會業已接受薩爾

區域行政委會主席諾克斯及其他大多數委員之陳述，對於公共投票之自由及投票後人民安全，亦已作長時間之討論。頃繕就臨時報告書，其內容僅對公民投票之技術上問題，加以討論。此項報告將於明日送交各會員國政府云。　薩爾區域各猶太人團體會以多種文件寄交國聯行政院各會員國代表，請其注意薩爾區域猶太人少數民族之命運，並要求國聯採取各種措置，俾於公民投票之後，保護猶太人云。薩爾區域日前復傳該地德國社黨擬以暴力推翻薩爾現行制度，行政委員會主席諾克斯因此會以公文寄交國聯，促其注意。又十五日電，法外長巴多本日會晤國聯薩爾問題特種委員會主席義大利代表阿羅希，談話情形甚爲懇切，兩人所談皆爲一九三五年薩爾居民投票之政治上各種問題，易詞言之，即如何保障投票之自由，投票之秘密，以及投票結果揭曉後，如何保證居民之安全是也。

德國陣線團之申辯

日內瓦十四日電，薩爾「德國陣線團」有宣言書，答覆薩爾區域高級管理委員諾克斯最近之報告，聲明該黨黨員現佔薩爾公民全體百分之九十三，全文甚長。今日刊登於此間之「日內瓦新聞報」，該團致國聯一備忘錄式宣言書，內稱德國陣線團以形勢而言，可以用薩爾人民之名義發言，並極力否認外傳該黨利用嚴厲強暴計畫，並擔保遵守黨紀，謂黨部永遠命令黨員嚴守薩爾法律，蓋守法即係謀本身之利。諾克斯之報告書中，會以謠傳計畫中之暴動，爲該團罪狀，該黨宣言力駁其說。謂「德國陣線」團體實不危害薩爾民選之進展，該備忘錄最後反對薩爾當局禁止德報入境，並抗議薩爾警察當局招募德國政治犯，充當警士。

公民投票辦法

日內瓦十六日路透電，國聯所派薩爾問題特種委員會提出之臨時報告書，其中未列應於何日舉行公民投票解決薩爾之前途，且未云及投票時之警衛問題。報告書主張公民投票，應由三中立國之委員團監督辦理，並以三中立國組織公斷處，解決一切爭端。公民投票所用去之經費，應由薩爾歸屬之國照認，如票決之結果爲維持現局，則其費應由薩爾自己認付。再投票之結果，應分區計之，按此爲德國所最反對者。

巴爾幹各國之縱橫捭闔

五外長開圓桌會議

猶京十四日哈瓦斯電，自巴爾幹公約於二月七日在雅典簽字後，今日在此間開巴爾幹各國首次協商會議，參加者爲土耳其外長魯舒第，羅馬尼亞外長迪杜勒斯柯與猶外長傑夫的區三人。一般人士確信三國各與保加利亞締結雙方互不侵犯條約之建議，三外長意見已臻一致。至裁軍問題則羅猶兩外長均贊同在日內瓦開會時，擁護法國之主張，兩外長並決定六月二十五日爲下屆小協約會議開會之期云。

義奧匈簽經濟協定

羅馬十四日路透電，志在使義奧匈三國於三月十七日所成公約中經濟議定書發生切實效果之協定，今日業已簽字，奧匈兩國各由其駐義公使簽字，義國由墨索里尼自簽。該協定規定匈國小麥輸出之便利，對奧工業製品之讓與權，並對義國熱帶出品如柑屬各果之讓與權，按三月十七日三國公約載有議定書三種。第一議定書爲三國領袖允進行下述目的，即三國對方與彼等有一部分關係或共同性質之諸問題，應相團結，三國之一國以爲須聚商時，則三國政府當相商榷。第二議定書爲關於經濟關係之發展者，曾敘明於五月十五日成立多方面協定，三政府允以專家三人組成永久委員會，監視三政府間經濟關係之進展，及製定具體建議，使此種關係得依本議定書之精神發展擴大。第三議定書爲關于奧義兩國間者，聲明兩政府決議進行發展兩國之經濟關係云。

羅土交換仲裁條約

羅馬亞京城十二日電，土耳其外長魯舒第往日內瓦出席國聯會行政院會議，便道來此報聘，（羅國外長迪杜勒斯柯曾於去年十月往安咯拉訪問土國當道）。昨日抵此後，業與羅外長會晤，本日午刻國王加羅爾設宴爲之洗塵。去年十月十七日羅土兩國簽定仲裁及和解條約，業由兩國批准，本日魯迪二人時交換批准文件。

匈猶邊界糾紛嚴重

日內瓦十四日哈瓦斯電，匈聯匈牙利代表，突然以該國政府名義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提出文件，要求國聯行政院組織調查委員會，對於匈猶兩國邊境事故，加以澈查。此項文件爲公函形式，全文共長十五頁，用打字機繕就，於五月八日由匈京發出，署名者爲外長加尼亞，另有附件約八十頁，亦用打字機繕就。綜觀全文，可分爲引言及詳細說明書兩項，其一陳述各種邊境事故之經過情形，其二爲經濟上猶哥斯拉夫種種刁難情事。匈國政府于引言中說明數年以來猶匈兩國邊境時時出事，匈牙利深爲憂慮。加氏並述及各種傷人之意外事件，及其他不幸事故，斷言此種狀況爲任何歐洲國家所未經見。匈國迭向猶政府提出交涉，迄無效果，猶國態度如此，故不能不向國際機關聲訴云。

猶國認匈諉卸責任

猶哥斯拉夫京城十三日哈瓦斯電，此間政界人士宣稱，匈牙利之起訴於國聯，乃係一種作用，欲以掩蓋該國對於邊境事件所負之責任。據政界言，匈牙利曾以危險物及擾亂份子送致南國境內，以此一端，可概其餘。茲匈牙利既自行起訴於國聯，則邊境生事眞像及眞正負責者究屬何方，一經討論之後，不難大白於世云。

猶德兩國進行攜手

猶哥斯拉夫京城十六日電，普魯士總理高林今日午後將乘飛機抵此，會晤猶外長傑夫的區。外交界因高氏此行爲德猶兩國交親，合抗義國對中歐政策之一證，高氏且將於明日赴雅典。按德國反對義國政策，純因義國正竭其全力維持奧國之完整與獨立，以止其與國社黨親善，而猶國因奧國欲修正特里亞農條約，故欲聯德以制奧云。

波羅的海之新集團

拉愛與立陶宛說談

加里十五日哈瓦斯電，本年四月二十五日立陶宛政府曾向拉志維亞及愛索尼亞兩國提出備忘錄，說明波羅的海各國聯帶關係及合作計劃，頃拉愛兩國駐立陶宛公使將該兩國同意擬具之復文遞交立陶宛外長。兩國公使對立陶宛政府欲鞏固三國關係之用意，甚爲滿意，因拉志維亞與愛索尼亞輿論，均贊成三國互相接近也。兩國願以立陶宛之備忘錄爲出發點，由三國政府直接進行談判，並希望能成立協定云。

美國之討債與購銀

羅將發表致國會文

華盛頓十日路透電，國務部今日聲稱，仍認債務國償還一部份戰債，藉以表示信用之舉動，爲不履行義務，可以適用禁止貸以債款之約翰森案，惟信用付款仍可收受，以免完全停付云。美政府關於戰債之意見，將再詳見於羅總統致國會之咨文中，英美間戰債問題談話之草日復開，當可打開此僵局。國務院人員預料，駐美英大使林德賽不久將至國務部磋商此事，查數日前法長克明斯曾稱，英，義，捷克，拉志維亞與立陶宛五國，非爲約翰森案下之不履行債務者，因其對於欠美戰債，已付一部份，表示信用也。此說既出，國會間之意見不一，有認此說爲無效者，亦有贊成此說者，外交界認司法部此種判決，甚有益於英國，因清理戰債之談判，可由此復開也。後聞羅總統將在其致國會文中，聲明不再收受信用付款。今日國務部則謂，信用付款仍可收受，總之美政府態度將於總統致國會文中見之。據路透社電訊，英報批評羅總統關於戰債之意見，謂歐洲債務國未見有償付美國若干萬萬元戰債之可能，「每日捷報」今日社論且有羅總統當知英國將不復續還戰債等語云。

決定白銀問題咨文

華盛頓十六日哈瓦斯電，昨日羅總統與參議院白銀派代表會議後，當決定以關於白銀問題之咨文，送致國會，提出包含兩點之白銀立法計劃。一爲授權政府，將美國所有存銀，一概收歸國有，一爲肯定一種命令式之政策使政府得以收購白銀，直至收購之數量達於國庫準備金百分之二十五，而剩餘之百分之七十五則以金貨充之。查美國國庫中現存銀貨僅達準備額百分之十二，如欲使之達到百分之二十五之比率，則國家尚須購銀八

萬萬盎斯，至所謂命令式之政策即授權財長，進行購買必需之白銀，而具有強制性是也。此外國庫銀準備尚未構成，而世界銀市價即高至每盎斯值美金一元二角九分時，財部得停止收買，同時並得出賣存銀，直至銀價落至每盎斯一元二角九分以下云。

巴玻兩國戰事緊張

阿根廷京城十三日合衆社電，玻里維亞及巴拉圭兩國在格蘭察柯之戰事，已達極緊張程度，兩國政府均正增兵，準備大規模作戰。此間接得消息稱，巴拉圭準備使用毒氣，以希獲得大勝，同時並警告玻里維亞，如以飛機炸巴拉圭京城時，則必將其俘虜，盡行處死。按巴拉圭陸戰方面頗佔優勢，玻里維亞之空軍則較爲有力云。又電此間接獲巴拉圭京城消息，謂該處捷克僑民頃電致捷克總統馬薩里克，謂玻里維亞政府現雇用捷克軍官多人，從事改革軍隊，請求總統令各該軍官不得受雇前赴玻里維亞，因巴拉圭爲愛好和平之國家，捷克軍官不應爲防護玻里維亞之利益，而害及巴拉圭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起
至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止

（記者）

五月十一日　星期五

▲蔣派顧問漢英士到杭晤班禪，盼同藏主持。

▲軍事交通考察團徐庭瑤等一行二十一人，放洋赴歐。

五月十二日　星期六

▲英使賈德幹到京謁汪。

▲黃紹竑自京飛贛謁蔣，報告視察西北情形。

▲黃郛自莫干山返滬。

▲遠東運動會在馬尼拉開幕。

五月十三日　星期日

▲張學良·何成濬·劉峙·孔祥熙·在漢會商剿匪及財政。

▲宋子文自西寧飛抵蘭州。

▲劉文輝電京，報告藏番八日偷渡金沙江東侵，已經擊退。

五月十四日　星期一

▲十九屆國聯行政院會議開幕，下午中日問題顧問會開會討論與「滿洲國」通郵問題。

▲孔祥熙與羅傑士自漢返京，羅即赴滬。

▲羅馬教廷代表蔡甯，覲見林主席。

▲香港華南煤氣公司，鍋爐爆炸，發生大火，延長隣屋，死傷在百人以上。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二

▲殷同，陶尚銘，殷汝耕，柴山，儀我等在榆關舉行會議，商定通車辦法，及解決戰區糾紛。

▲行政院批准中土友好條約。

▲馮玉祥離泰安赴膠東遊覽。

▲宋子文飛抵寧夏。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三

▲國聯中國問題顧問會，決定通郵三項原則，在否認僞組織方式下行之。

▲東路剿匪軍克復建寧。

▲英使賈德幹抵贛謁蔣。

五月十七日　星期四

▲宋子文視察畢，由蘭州飛返西安。

▲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自京北上。

▲劉崇傑覲見奧總統呈遞國書。

國聯技術合作與日本

拉西曼氏關於國聯對華技術合作之報告書，十日發表。日本方面之反響，有昨載新聯社一電，謂日政府意見（一）認爲中國將破產，故對華作經濟及財政之援助，皆將失敗。（二）中國無擔保外債約八萬萬，如無整理方法，則援助將成爲壓迫。一言蔽之，爲阻各國援助中國，同時勸各國先要帳，日本自己當然亦將要帳。其嫉忌與破壞之心理，昭然若揭。中國政府與國民於此，宜有一致之認識，並自決其今後之方策。

（一）吾人不迷信國聯技術合作與中國建設有若何重大關係，亦不期待國際對華經濟的或財政的援助計劃之能以實現，然而同時認定此乃中國自身解決之問題，在任何口實下，不容日本之干涉。夫國聯技術合作，本始於九一八以前，與其後之中日問題，全不相涉。去年國聯特設技術合作委員會，在國聯爲處理中日事件實際失敗後之聊以解嘲，在中國不過爲與國聯合作一場後之接受好意。就問題實質言，固毫無驚人之處也。蓋中國今日，優有辦理水利交通等項事業之多數優秀技術家，即無外員，並不礙進行；況欲聘外員，則在此各國事業蕭條人才過剩之時，只需出薪俸，欲聘何種專家，便有何種專家。國籍與人才，皆可自動選擇，自由聘用，不惟不勞日本管閒事，且實際亦不必需國聯操閒心。然而中國仍尊重此技術合作之局面者， 要不過維持國聯與中國情誼之一種禮儀而已。 然此禮儀者，乃中國據其自己之主權，對於其本身參加作會員之國聯所當然表示之事。縱其無實際效用，甚或徒感煩累，亦斷不能由中國中止之，何況第三者之日本無端干涉乎？日本倘干涉，則決然當認其爲侵犯中國主權之嚴重行動，斷斷不能容受者也。

（二）吾人不相信國際對華在此時能以投資，亦不期待國聯之能斡旋投資；同時從中國本身之利害立論，並且反對無確實計畫前之招致投資。然此與技術合作，要同爲中國已身之事，其決定之權，完全在中國，不受任何國之阻撓也！中國不惟否認日本之干涉 ，且亦否認四國銀行團之拘牽。中國異日，倘對某項事業，有確實計畫， 而從國家利益上， 證明可辦，決定必辦，同時需要外資，而能招致外資之時，則當然招致之。一方需錢，一方願借，此普通商事行爲，豈一主權國家而可容受第三者之阻撓乎？抑吾以爲此類問題之解決，看辦法，看條件，而不問其爲何國，辦法適宜，條件有利，則任何國人之投資，可以接受。反之，辦法不合，條件不對，則雖國聯斡旋，亦不應接受。此無他，中國之事，完全應決諸中國已身之利害，對國聯且不能盲從，更焉能甘受日本之干涉乎？是以關於此點，事實上目前國際並不能對華援助，中國亦不應盲然接受援助，然在此後全國建設之途中，當然期待有可以招致外資之事業，亦不難逆料有條件適合之外資。無論日本用如何手段，中國固斷不能默認其干涉與阻撓，以自陷於坐以待斃之境地也。

（三）日本提出整理無擔保外債問題，以爲阻撓國際對華投資之用，在彼以爲得意之狡技，實則不必驚訝。蓋可分數層述之。第一：就我本身

論，中國從不賴債，今後依然，在此世界變局中，既未效蘇聯之廢棄債務責任， 亦未如歐洲國家對戰債之一概不還， 是中國在外債上雖非信用卓著，但亦尚不至於信用獨劣。今後固宜勉力整理，但亦期待各國原諒。第二：就事實論，除日本外，各國對華，不至逼迫過甚。最近英美等對我政府大抵已有關於整理外債之接洽，其事爲理之當然 ， 而結果定能滿意而去。吾人相信我政府必能披瀝誠意，共研究實際可行之法。第三：特就日本論，則問題有別。中日間之最大懸案，有滿洲問題在，此事不解決，其他不能談。世界歷史上，豈有自占四省廣大領土而反來索債者！況實際上對日債務，多關滿洲，不還主權， 如何索債？且自四省被占， 專就財政論，中國政府已受重大損害，既奪其償債之財源，反從而逼索之，中國政府，固宜振振有詞矣。且退一步言，整理外債與新招投資，乃截然兩事，本不相礙。問題在有無投資，及中國是否接受投資，並不因有未整理之外債，而各國遂不投資，同時亦不必因舊債業已整理，而各國遂肯投資。是以日本此種表示，徒在其自己將以債務逼迫中國一點上，有其意義也。

以上三點，爲吾人對於本問題之常識。雖然，此僅表示外交立場，不包括應付國難方法，立場自須絕對保持，但實際應付如何，則更須我國民之覺悟。蓋就最近日本之表示而論，其對於中國之經濟的建設，除非我甘作附庸，斷不肯表示好意，誠如是，則中國與日本，乃成絕對的對立，問題之重大，更超過於四省之被占也。國民宜及此認清問題眞相，須知欲使日本易態，惟賴中國自己爭氣！彼謂我將破產， 偏不破產。 入超必求減少，財政必求進步，統一之局必保，建設之事必做，同時須覺悟在此日本動加阻撓之時，實際上更難期待國聯系統或美國之經濟援助，當決心以自身能力，刻苦砥礪，自求建設。中國誠能表示此種自己建設之能力，則奮鬥途中，定不憂無助也。聞日方表示之後，有最重要一語以勉國民，曰：自己爭氣！自須從速！此種重大壓力之下，依理言，正爲鍛鍊國民意志之最良機會，惟望切勿令其空過耳！

◇　◇　◇　◇　◇　◇

評拉西曼報告並論技術合作的將來

（錄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普通的人總以爲國聯僅是一種政治組織，它的功用僅在維持世界的和平；他們不知國聯尚設有許多能力甚大，人材濟濟，而成績亦極可觀的技術機關。熟知國聯內部組織及國聯過去工作的人們甚有以爲國聯的技術工作，其價値尚在政治工作之上者。這種看法實有相當的根據。

國聯的技術機關本常有應會員國政府的請求，而遣派專家前往襄助之舉。這種襄助絕不含政治色彩。中國政府知道這點，故於民國二十年四月電請國聯，予將設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以技術上援助。國聯行政院亦當於同年五月決議接受。當時不但日本未退出國聯，即九一八事件亦尚未發生。到了去年六月，中國政府又請國聯予以進一步的協助，於是國聯行政院即派定一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該會於去年七月在巴黎開會，規定合作的詳細辦法，並經行政院核准。後者更指派拉西曼爲技術合作代表，駐華任聯絡之職。他於十月到華就職，任期則爲一年。但今日適爲技術委員會在日內瓦開會之日，故他先期返日內瓦。行時作書面報告，詳述自成立以迄本年三月底的技術合作。這即本月十日在南京及日內瓦同時發表的報告。

今請先論報告。

全報告共分十一章，第一章述全國經委會的歷史，第二至第八七章分論關於農，棉，絲，水利，道路，衛生，及教育的七項技術工作，第九章舉出用於上述七項事業的經費，第十章轉錄汪行政院長關於建設事業的言論，第十一章爲結論。 這十一章中自以第二至第八七章及末一章爲最重要。

關於農業及棉絲的衰敗原因報告書中的觀察我們認爲大致準確，而所建議的救濟方法亦極恰當。關於水利一項報告書除略述各河水利工作外，

力言水利試驗工作的重要。中國數十年來治水的缺乏成績，水性的無知本為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先作大規模的水利試驗，是無人可以反對的。關於公路建設我們的見解向和經委會不同。我們以為非有經濟必要，不宜輕於築路，而經委會所擬築之路大抵軍事及政治的效用大於經濟的效用。報告書中固嘗再三言及公路及運輸的關係，惜乎經委會總未能擺脫經濟以外的考慮，而專築與經濟有關的公路。衛生及教育我們向以為不必由經委會顧問，報告書亦僅略述經委會的工作，而未多述衛生及教育的現狀，更未侈談改進計畫。

結論章中有三點值得我們的注意，也應獲我們的贊成：（一）外籍專家因不明中國文字及社會背境，往往不免隔膜，故來華的專家須以有比較知識（即本國以外的國家）者為合格；（二）研究計畫應多請現成的研究機關代作；（三）應多派中國專家赴外國考察研究。經委會年來所請的洋人，無論與國聯技術合作有關與否，往往因不明中國情形，而有隔靴抓搔的弊病。以上三種建議自然可以減少不中用的外籍專家，而獎勵有出息的中國專家。所以深獲到我們的同情。

我們細讀拉西曼的報告後，我們固並不能發見任何了不得的建議，但中肯之點自亦不少。經委會如能一方採用拉西曼關於任用專家的建議，一方又注意於真正有裨民族經濟的工作，則國聯的技術合作自然萬無停止之理。苟因技術合作的進展，而國聯會員各國願向中國投資，則亦自然無拒絕之理。

至於日本的反對阻撓我們當然祇有不顧。反對技術合作之無理，日本自己未嘗不知道。技術合作的沒有政治性日本也未嘗不知道。但日本因痛恨國聯干涉中日問題，且不願中國得國際助力之故，自不能不強詞奪理地加以阻撓。實則，即使技術合作確有政治性，日本也無反對的權利。國聯行政院及技術合作委員會今日開會的結果當然不會因日本的恐嚇而軟化。日本恐怕丟臉，於是改變計劃，放出空氣說拉西曼將不再回任。如果拉西曼真不回任，則日本也可以反對成功自豪。實則拉西曼如不辭職，日人決不能阻其再回中國。日人如敢要求，國聯亦決不會理。

所以國聯技術合作的繼續在國聯方面是決不成問題的。如果成問題，則必定發生在中國。因此，我們除建議政府繼續與國聯技術合作，不顧日方正式或非正式的言論外，更願政府能以正式的抗議答日本正式的宣言，以正式的聲明駁日本非正式的宣言。

（錄五月十四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本屆國聯理事會之豫測

本屆國聯理事會，定於今日開幕，當此世界危機日益嚴重，國聯威望日益衰隤之時，雖屆每年上季照例之會合，而各國代表，則皆以第一二流人物充任，同時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與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亦在日內瓦舉行，以是縵麗湖邊，羣賢畢集，共謀挽救世界之危機，振起國聯之威望，固一極堪注目之大集會也。據報端所載，此次理事會，其議程中之最重要者，厥有巴波爭執與沙爾投票問題，其有關於歐美兩洲和平基礎之奠定者，實至重大，而中日顧問會及合作委員會，則關係遠東之時局。易詞以言，此數日中之日內瓦，實操執歐美亞三大洲和平之樞機，其如何進展，乃為世界人士所矚目盼望者，吾人今試於其開幕之日，就上述各點加以豫測，諒亦為關心世界和平者所樂聞也。

按巴拉圭與波利維亞為爭執大查哥而起之爭端，國聯前已派遣調查團親赴南美調查，今年二月二十三日，該團曾向兩國提出解決辦法。至四月初間，兩國雖已先後答復，但以巴拉圭態度強硬，竟復提出對案，為波利維亞所不能接受，致調查團之調解終歸失敗，而不得不襆被離美。昨據巴京十三日電稱，巴波戰事，迄今尚未停止，波利維亞軍隊，因企圖衝破巴拉圭戰線，又遭一次敗衂。是雙方情態，猶立於極端嚴重之下，較之討論

比亞與秘魯因雷錫厦之爭而有解決之望者，實不可同日而語。夫巴波之爭，與中日之爭正同，巴拉圭國小而强，波利維亞地大而弱，自戰事發生以來，雖其民氣激昂，軍心團結，但六七個月間，無不受制於巴，而巴拉圭恃戰勝之威，乃拒絕調查團之調解。觀波利維亞代表致國聯秘書長函稱，「波利維亞所以不能接受巴拉圭之對案者，實因巴拉圭要求，不經仲裁而長久占領在法理上不屬於該國之土地」，此與日本之佔據我東北四省，寧非如出一轍。本屆理事會對此事件，依吾人之推測，則除聽取調查團報告外，或將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繕發報告書，說明爭議之事實，及理事會所認爲公允適當之建議，抑或根據同條第九項，將爭議移送於大會，其不能踰越此限度以上，求適切之解決方法，殆無可容疑者也。

至於沙爾投票問題，自德國聲明退出軍縮及國聯，及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德國已集其全力對付此事，吾人月前業已有所論列。本月六日德國陣線團，在沙爾邊界舉行大示威運動，要求沙爾還返德國，其情緒之緊張熱烈，已如報端所載。而德宣傳部長高爾林之演說，更爲坦率，彼謂：「今余將向十萬沙爾工人宣言，德國今已復活，且能抵抗法國與國聯，而無所畏憚矣。至對於沙爾問題，畏怯與妥協，均非德國所知。自今以後，德國不再受世界任何民族之干涉」，已赤裸裸的表示其態度。按沙爾歸屬問題，原定於明年舉行公民投票，國聯前已成立一委員會，研究公民投票之籌備事宜，顧以凡爾賽和約規定，其最終命運，仍操於國聯手中，爲今日德國當局所不能忍受，故藉口業已退出國聯而未派員參加。迹其眞意，或將採取直接行動，即或不然，亦必破壞明年之投票，使此問題不得解決。而在法國方面，則外長巴爾都此次躬往出席理事會，即欲於討論該問題時，研究如何設立一種警察制度，使沙爾人民，得於自由平靜之環境下，運用其投票權，以防德國之襲擊，據巴黎八日電稱：此屆理事會，未必能確定沙爾公民投票之詳細條款，且亦未必卽能確定公民投票之日期，理事會將考慮是否有組織一委員會之可能，此委員會將常駐沙爾，遵照理事會意旨，草擬公民投票之詳細方法，提出計畫於理事會，俟九月間下屆例會開會時加以核准，因此投票日期，亦須俟九月始能決定云云，是理事會對於沙爾問題，其最大之努力，亦不過至此而止，與吾人之所見，正不謀而合也。

若夫中日顧問會討論在不承認僞國原則下僞國與國際通郵一事，依吾人觀測，亦必無甚結果。蓋通郵一事，極易涉及事實上承認僞國之嫌，各國必不至破壞大會決議案。然如偶一不愼，或反至於變相的事實上承認僞國之下，許其通郵，此爲吾人所最深切注視者也。至合作委員會，除聽取拉西曼報告以外，其最重要工作，卽爲拉氏是否返華與國聯是否繼續與中國合作兩事。據拉氏報告書所建議，與夫各國輿論所表示，莫不熱望國聯擴大其合作之努力，同時認爲不令拉西曼返華，即爲國聯屈服於日本之新政策，然日內瓦方面，已有拉氏不再返華之喧傳，而日本之在暗中飛躍，尤爲不可掩之事實。該會是否誠如論者所望而不爲日本所威脅，尤值得吾人之注意。總之，日內瓦操執歐美亞三大洲和平之樞機，其前途之展望，不過爾爾而已矣。

（錄五月十四日北平晨報）

◇　◇　◇　◇　◇　◇

民族復興之精神基礎

自國難嚴重以來，國家迭受挫辱，民氣屢經打擊，許多國民，幾失其民族的自信力；即號爲民衆前驅之智識分子，亦動輒悲憤抑鬱，消極暴棄，無復有擔當宇宙剋制艱危之勇氣，古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可慟可懼，無以逾此。其實中國國民，最富於彈力性，歷史上縱令遭受國亡種奴之慘，不旋踵仍能攘臂復興，挺然再起，此其間祇須有少數堅貞苦節之志士仁人，躬任先鋒，打開血路，爲民族復興，創建基礎，則假以時日，不難重覩光明，蓋人心所趨，精誠所結，任何強力，固莫由遮斷其進取也。

方今世界多事，各國疲敝，日本乘之，妄欲獨霸遠東，氣呑中國，既強攫我四省，復威脅我獨立，國聯技術合作，則多方破壞，國際對華投資，更絕對阻撓，實則中國今日亟務，首在改進政治，恢復秩序，所需於國際之技術合作者，初不甚多，所望於各國之經濟提攜者，亦非甚迫，若夫拉西曼個人，不過國聯秘書廳之一職員，其力不足以左右國際政治，中國國民，且多認識，乃日人對之，驚擾狐疑，過量重視，適以見其襟度之褊狹，常識之膚淺，是不特於中國民族復興運動，根本毫不相干，抑且因日本壓力愈大，轉以促進中國國民意識之覺醒，益令少數堅貞苦節之士，加強其自信力，鼓勵其邁進性，此毋寧為因禍得福者也。

夫割據分裂，久為中國政治上之大患，然而年來統一形成，實為民國三四年後所僅見。陳銘樞等之失敗於福建，孫殿英軍之瓦解於寧綏，非盡絀於武力，純由人心不附：此外與港政客之孤掌難鳴，西南大勢之傾向協調，更無一非民心厭亂所感應。依吾人最近考察：中央已無武力統一之野心，且亦無其必要； 地方並無擁兵叛變之意志，且又無其可能， 內亂杜絕，充分有望，蓋國家亟待建設，地方切望安定，雖有若干政客策士，依然挑撥構煽，而當事者雙方，與夫大多數民眾，固莫不同抱亂極思治之心理。不特此也，兩稔以還，東南各省，好以建設相誇，地方當軸，頗知刷新庶政。最著者如公路之開通，匪患之剷除，吏治之整飭，財政之清釐，胥皆惟日孜孜，確在努力向上。即中央政府承積弊之餘，在局部工作上亦非無進步可指。如鐵道交通等二三機關之設施，頗為論者所稱道；即內政部雖政令未必概能通行，而其內部之秩然有序，悉是國難嚴重後政治力爭進益之表徵。 此外潛伏社會熱心改造之無名鬪士， 更所在可遇，精衛填海，愚公移山，是等堅貞苦節之少數人物，即為民族復興精神之所寄託，此吾人所願鄭重為國人告者。總之，依吾人四十日視察鄂湘贛浙蘇五省之結果，敢言當軸非無誠意，軍人實有進境，無知民眾，愛國最真，窮僻內地，儘有志士。獨惜較無上進者，一為洋場要埠之買辦紳商，一為通都大邑之智識分子，三為積年浮浪之官僚政客。此曹在國民中，享受特優，地位較高，乃往往滿口悲觀，全身腐惡，非以萬能之神，責望政府，即以亡國賤種，自輕其民，充彼心理，祇有拱手待亡，直不啻民族精神之大敵。今日欲救中國於危亡，亟應打倒此種悲觀消極之心理，普遍培養民族自信精神。須知國難決非偶然，富強豈能立致，以目前國家實力與國際環境而論，即再遭受禍害，喪失數省，亦非意外之事。所最要者，不以艱危動其心，不以挫辱奪其氣，共懸一鵠，努力邁進，要以復興中國，光復故物為職志，但能鍥而不舍，國家斷無亡理。此際最忌精神頹喪，故吾人切望全國智識分子，明恥立志，有勇知方，勿自視太低，而甘為亡國之民，勿退嬰氣餒，而放棄本身責任，勿以全智全能，責之上位，勿以無力無知，諉過民眾。必須奮仁人志士之精神，作涓滴撮土之工作，各盡所能，效忠國族，人心不死，國終不亡，復興基礎，殆不出吾人方寸之間。知恥之士，盍興乎來！

（錄五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國聯之偽國通郵案

偽國通郵案，此次經英國提出於國聯之中日問題顧問委員會，一度審議之後，業已決定三項原則，具見哈瓦斯社十六日專電。核其大意，雖一再聲敘與承認問題無干，然結局不能不公許與偽國維持所謂通常的郵政關係，則為一種事實，且按諸實際狀況，此事推演至是，又自有其必然性也。尚憶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交通部下令停辦東三省各郵政機關之前十日，吾人曾著論，認為東北具有特殊情形，郵政封鎖不易生效，謂宜變通應付。因主張『一方撤銷國內郵政，避偽國之創建；一方尊重國際郵約義務，保留國際郵權，留一部人員，在東北各地，專司外國郵件之轉遞。』以為如此則中國根據萬國郵政公約，仍可在未得國際承認之偽組織地方，執行公約上應有之責任，使各國僑民不致因通信之需要，被迫而與偽

國郵政，發生關係。惜彼時交通當軸，昧於地方情形，輕率爲全部放棄之宣布，痛快誠哉痛快，其如事實不能如此簡單何？抑方宣布之始，並曾通告中外，將寄往歐美郵件，改走海道；且擬復開歐亞航空，以便國外郵遞，無如事關私人通信利益，苟有可通之路，誰肯舍近就遠，易陸遵海？至於歐亞航空，則前既被阨於蘇俄，不能經由外蒙，嗣又受阻於新疆，不能逕通歐陸，迄至今日，歐亞郵航，終無成就，於是僞國郵政乃得與世界發生聯絡，其事實行已久，今茲國聯顧問會之審議，特就事實狀態予以公認而已，無足異也。

惟國聯決議案既已容許各會員國之郵政機關，酌定一種臨時辦法，與僞國郵政機關，發生關係，此際中國處境，乃極困難，蓋該案固無拘束各國必與僞國成立郵政關係之意思，我國果不願與彼協定所謂臨時辦法，則永遠隔絕，未爲不可，特事實上東北三千萬同胞，多數出自冀魯各地，其與關內同胞精神永遠相通，音問勢難永絕，且亦不應聽其不相聞問，等於自棄其民；乃三年以來，東三省與關內電報，始終暢達，從無阻隔，獨郵政停止，通信爲難，實爲東北民衆莫大之苦痛，從前南滿沿線，本通日郵，近年並此亦曾在禁制罰欵之列，一面喪失偌大之土地，一面却主張已棄之主權，輕重不侔，殊覺費解，日人於此，久有煩言，外間至有此次榆關開會，涉及通郵問題之報，實則政府對此，方待日內瓦審議之結果，當不致于十三四日，遽與日方議及。惟國聯既已決定通郵原則，我方亟應有以自處，蓋我若依照決議，竟與成立協定，則在各國可認爲不涉承認問題者，在我終不能無損及從來的立場，故吾人主張事實上設法率就而形式上終不宜與僞組織發生任何接洽關係。關於此點，吾人於去年十一月五日曾有論列，大致由關內寄信至關外者，可按舊日地名，粘票送局，郵局可將信轉交大連瀋陽日本郵局轉發。此種辦法，完全恢復九一八以前中日交換郵遞之手續，絲毫不與僞國生關係。抑據吾人所聞，近來內地寄往東北郵件，往往寄至大連日本郵局託爲按址代寄，日局於該件到達後，再向收件人索取郵費，此種變通辦法，正可公開利用。其由關外寄至關內者，或由日本郵局統收統轉，粘貼日票，一律認爲日郵；或則接收僞國郵件，而仍按欠資待遇，以示否認僞國之意，惟於欠資罰欵，特從寬典，予以豁免，如此亦不至損及中國不認有『滿洲國』存在之立場。吾人此種意見，既可顧全東北同胞利益，又可保持政府歷來之政策，雖在各國與『滿洲國』發生事實上郵政關係之今日，仍足以間執日人之口，解除國家處境之困難。竊望當局者就此辦法，重加考慮，進而爲自動的處置，殊不必作爲中日交涉辦也。

（錄五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聞鄉人云云

陳昌裕

十畝桑麻半頃田，爲免催科換了錢；
至今雖失耕種地，却原賺得一身閒。



國風社選

武康道中二首　　秋岳

江上。今。年。多。雨。風。三月。將。盡。春。始。濃。柔桑。婉。變。被。原。隰。溪水。如。油。宜。短。篷。車人。怪。我。躡。吳。越。問訊。梵。會。疑。相。從。

餘杭。故。是。山。水。簃。沃土。倍。功。繇。力。作。鄭渠。翟。陂。久。不。修。北國。磽。旱。誰。當。尤。會稽。竹。箭。今。尚。遹。慎勿。佞。禱。敎。民。偷。

莫干。山。春。日。易。暮。離離。黃。竹。不。知。數。眼明。磵。道。杜。鵑。花。心逐。絕。壑。流。泉。語。蜂房。戶。牖。增。幾。許。雨氣。昏。燈。赴。逆。旅。忽憶。前。年。夜。宿。時。滿山。玉。影。月。參。差。今逢。濕。霧。嗁。鳩。苦。回首。秋。山。始。是。奇。

上巳日皖城諸君子禊集迎江寺代拈水字率賦　郤寄　　纕蘅

十霜。兩。飲。舒。州。水。情親。渾。欲。倖。鄉。里。枕江。佛。閣。時。一。憑。茶香。梵。籟。都。可。喜。諸君。好。我。遠。徵。詩。重叠。夢。痕。猶。挂。齒。我與。昔。賢。何。敢。比。（謂箖叟六溧諸公）轍迹。略。同。他。無。似。犯夜。寧。遭。醉。尉。嗔。留題。詎。稱。紗。籠。擬。即論。坐。嘯。亦。何。功。慚。愧。陳。髯。詒。句。美。（往歲休沐輒集菱湖慎登贈詩有寧知我輩樂亦關坐嘯功之句）心上。故。人。頻。往。來。還期。一。面。百。書。抵。

前溪詩來多見道語叠均奉酬　　什公

誓憑。佛。法。藥。瞋。貪。喜拜。君。言。當。指。南。寡過。昔。慚。年。半。百。良辰。今。又。月。初。三。海棠。無。恙。人。歸。未。臥榻。誰。敎。客。夢。酣。寄語。相。知。吳。季。子。管床。袁。室。我。能。甘。

春日兆豐公園　　釋堪

初陽。收。雨。轉。柔。風。坐我。春。容。冶。蕩。中。十畝。平。蕪。匀。淨。綠。半陂。纖。竹。約。叢。紅。入時。霧。縠。當。胸。薄。近市。雷。車。掠。耳。雄。便欲。畫。樓。尋。一。醉。眼前。擾。擾。更。誰。同。

石遺丈招飲吳門作展花朝之會纕蘅詩先成次均奉和　　放園

風光。駘。宕。似。榕。城。詩酒。猶。堪。續。舊。盟。恰值。春。晴。邀。勝。侶。

新收。海。錯。佐。珍。烹。年。年。令。節。蹉。跎。過。處。處。名。園。部。署。精。轉眴。後。湖。褉。集。盛。追。隨。還。擬。白。門。行。（是日同遊羅汪顧三氏花園）

瞑坐非園　公渚

意。到。添。篁。徑。冥。行。入。柳。衕。羣。喧。喧。曲。巷。一。鳥。度。鄰。家。花
靚。通。眉。語。松。枯。綰。髻。了。小。亭。供。茗。話。趺。坐。日。西。斜。
竟。有。山。林。趣。來。從。木。石。居。孤。吟。驚。瓦。雀。生。意。養。盆。魚。稚
笋。齊。頭。長。新。荷。覿。面。初。羨。君。城。市。隱。安。步。出。無。車。

題秋庭晨課圖　董卿

扶。鹿。尚。書。閔。幼。孤。荷。戈。太。史。念。生。劬。寒。燈。夜。紡。爭。題。品。
如。此。丹。青。不。可。無。
世。事。如。蝸。鐵。上。餅。浮。名。祇。搦。鏡。中。花。要。傳。歷。刧。難。消。意。
一。卷。亡。詩。補。白。華。
十。齡。亦。廢。蓼。莪。篇。三。徙。依。依。志。學。年。不。待。披。圖。辨。花。樹。
已。教。擎。淚。夢。重。泉。

過涿州　拔可

嚙。齒。重。圍。衆。可。驚。軍。心。塔。勢。共。崢。嶸。頗。疑。私。鬪。眞。能。勇。
竟。有。人。間。不。下。

乍浦　衆異

馳。道。流。塵。接。浪。花。海。雲。銜。雨。覆。漁。家。過。車。未。敢。吟。詩。句。
恐。有。當。年。朱。豆。渣。（朱雅山隱乍浦除夕食豆渣賦詩得名）

浣溪沙　（展花朝讌客映庵先成清波引一闋答以二小詞）　石遺

未。飲。花。前。酒。一。巵。（君以小疾戒酒）賺。來。絕。妙。草。窗。詞。裁。紅。暈。碧。
足。酣。嬉。　寒。食。清。明。都。過。了。落。花。蝴。蝶。作。團。飛。新。詞。應。
補。憶。仙。姿。
高。閣。花。光。點。絳。唇。聿。來。堂。下。草。如。茵。如。何。能。不。惜。餘。春。
種。樹。似。培。佳。子。弟。種。松。皆。作。老。龍。鱗。他。鄉。故。里。兩。傷。
神。

杏花天影　映庵

綰。愁。絲。柳。棼。難。理。漫。分。付。烟。梳。霧。洗。一。春。無。路。不。吹。花。
甚。計。呪。東。風。且。免。避。　簾。垂。地。衾。橫。枕。膩。那。尋。着。華。胥。
滋。味。教。囚。須。待。夢。相。逢。擁。髻。說。流。鶯。強。喚。起。

浪淘沙　（麗芭湖上作）　仲鳴

晴。雨。漸。無。端。釀。就。悲。歡。角。聲。嗚。咽。雁。聲。寒。一。片。輕。烟。斜。
照。裏。渺。渺。湖。山。　暮。色。怕。重。看。却。又。憑。欄。霞。光。楓。影。蕩。
波。間。誰。道。西。風。吹。落。葉。便。已。秋。殘。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校明鈔徐孝穆集書後

前日邢君詹亭。出示新收各書。其中有孝穆集寫本。余已別記之矣。余以徐集向無舊本。因乞暫假一校。迨携歸後。取張溥本手校。並以嘉隆本張燮本合參之。乃知其佳勝處。不第如兎床所舉也。其最甚者。如皇太子臨辟雍頌。儀天以文。以字下、脫行三善、儷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凡二十字、正為一行、今本乃綴合儀天以文為句。其義殊難索解。故吳顯令箋。於此句下。亦不能為之注釋也。其它異字。如鴛鴦賦。孤鸞對鏡。不作照鏡。勸進表。握圖執鉞。不作乘鉞。望紫極而長號。不作行號。如貔如獸。不作非貔非虎。玉臺新詠末句。無或譏焉。不作麗矣香奩。要皆可取。而為它本所無者。惟敝心文漪堂三字。不能考定為誰氏。審其字迹。要是明末時風氣。附記於此。以諗當代博聞君子。甲戌三月、清明前三日、藏園記、

唐風定序

貴陽邢太史覺之、清才妙悟、雅嗜吟詠、秀綺無倫。昔年於廠市覯邢孟貞唐風稿本、披玩不忍去手。余因為作緣以歸之。覺之既寶此宗人之遺著。懼其久而無傳。爰付梓人雕鐫。以行世。越歲刻成。屬余為序。以引其端。自維賦性疏拙、夙不工詩。顧生平從事丹鉛。於唐人詩集點勘者、殆百餘家。雖獲粗窺樊籬。而於風雅之旨仍瞢如也。然竊觀孟貞自序及方氏拱乾識語於其選定之旨。微有會於心焉。嘗謂近代甄錄唐詩。莫善於元楊仲弘之唐音、然其分始音正遺音響各類。蘇伯脩已議其非。次則高廷禮唐詩品彙盛行於時。明代館閣諸賢、奉為宗主。其體例略祖仲弘而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然初盛中晚與諸人而强為限斷。二馮力攻其謬。兪以何李摹擬盛唐。號

爲復古。後來門戶攻擊、遂集矢高書、謂胚胎實兆於此。鍾譚詩歸最爲晚出。自矜新頴。一時靡然嚮風。而幽纖詭薄雅意。益復淪亡。且其學識譾陋。復以私意割裂竄改。顧亭林至以妄誕斥之。此二書者皆數百年來世人所習觀而循誦而其遺議乃如此。然則選定豈易言哉。今孟貞此篇取古律分卷而統以正變次之。固已得其綱要。且品隲特爲矜嚴。主旨略師仲弘而恢其規緒。蒐釆有類廷禮而芟其繁蕪。孟貞固自謂爰取諸選、旁及本集汰擇删定者也。昔王漁洋見孟貞五言詩。以爲韋柳門庭中人。施愚山謂其所長與錢左司劉隨州伯仲。宋西陂亦謂具體少陵而出入韋孟錢劉以發其菁華。錢牧齋杜于皇至以今之隨州長江推之。嗚呼觀諸公論定孟貞之詩。則孟貞論定古人之詩。其旨趣固可見矣。甲戌二月傅增湘書於藏園之石齋、

題福開森藏辛卯科江南鄉試題目册子

今年春余撰淸代殿試考略既竣。論者以謂宜詳稽國家定制。自邑試至於廷試輯成一書以存一代考試制度。余善其說。頗思賡續爲之。人事迫冗未暇撰定也。前日承福開森君召飲其宅。知余有考試制度之輯。因出所藏光緒辛卯科江南鄉試題紙見示。蓋福君時方主金陵大學。學生有與試者。因從而得之也。考是科正考官爲金保泰忠甫、副考官即李木齋師盛鐸也。余嘗聞師言。是科策題五道。第一經學、第二史學。爲吳綱齋學士所擬。第四元代四都、第五叢書。爲李若農侍郎所擬。其第三道律呂則師所自撰。自來科場策題。多以政治發問。如兵農刑漕水利銓選典禮之類。光緒中葉潘文勤翁文恭徐壽蘅李若農諸人布列卿貳。迭掌文衡。以古學倡導後進。於是經史之外。旁及周秦古書金石地理。用侈奇博。若此科之問元代地域宋明叢書。皆當時京朝官所崇尚者。大抵一代之學術。多視在上之意向以爲轉移。有三數人主持於上。而海內文士咸翕然赴之。及後來經學既盛而流爲公羊改制奇衺之說。攷古既盛。而研及鐘鼎碑版破碎之文。皆末流之弊。非始事者所及料也。昔曾文正公謂自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衆人爭趨。轉移風習。遂以陶鑄一世之人才。以爲此乃士大夫之責也。嗚呼國家科舉之制遵行數百年矣。佔畢空疏之徒。固不足以語於治道。而捄其弊者。乃欲以考據文藝之事挽之。其無裨於實用則一也。余觀此策問之文。而感於一時風尚之推移。而別有所觸。聊於此發之。以爲當代主持學術者正告焉。福君久居吾國。或亦喻此旨乎。

癸酉嘉平月初九日江安傅增湘書於藏園長春室中

北宋本五代史記跋

歐公五代史記。各家所著錄者。莫、古、於、慶、元、本。余曾得一帙。各卷有後學魯郡曾三異校定一行、次、則、元、宗、文、書、院、本。意園盛氏有之。後歸於密韻樓蔣氏。其書十行二十二字。友人章式之校過。云絕少佳勝。此外更古者。有、季、目、所、載、北、宋、本。顧未見其書。近時劉氏玉海堂。有、宋、刻、中、字、本。今已摹雕行世。余審其字迹雕工。均不甚工。或南渡初坊刻也。壬戌殘臘。書友魏經腴、忽擧兩册見示。存序目本紀卷一至十二。凡十二卷。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魚尾下。記史本紀幾。下魚尾下。記刊工姓名及字數。刊工有高安禮、熊煥、吳世榮、徐信、高安道、吳信、蔡侃、王受、吳小二、諸人。宋諱如朗弘殷敬玄匡胤貞恒勖等字。皆缺末筆。佶愼不缺。定爲北宋所刊。審其筆致刀法。於豫章爲近。當。是。歐。公。成。書。後。第。一。刻。本。徧。攷。古。今。簿。錄。歐。史。之。古。刻。殆。莫。先。焉。頗。疑。滄。葦。所。藏。即。是。此。本。洵。創。見。之。奇。書。孤。行。之。秘。籍。矣。鈐有榮觀堂書印朱文大章。篆法印色。至爲古舊。意爲前明之人。第亦倉卒莫由考索也。記之以竢當代博雅君子。

余得此本後。曾取武英殿本對勘之。十二卷中。改訂凡一百餘字。如卷一溫客謝曈。不、作、曈。徙封吳興郡王。不、脫、徙、字。流俗本宣從玉者非。玉、不、誤、王。宰相張濬私與汴交。不、脫、宰、相、二、字。楊行密遣朱遣。不、脫、朱、字。天子復位。位、不、誤、立。人見者咸以爲忠。不、脫、人、字。王怒以爲崔亂殺之。不、脫、爲、字。佑國軍、不、誤、祐、國。殺宰相柳璨。不、作、燦。此各條慶元本皆同。惟曈字上字。慶元本亦誤。又殿本考證卷七。唐愍帝紀、靜難軍節度使藥彥儔爲副。館臣言儔當作稠。然自慶元本以下皆誤。不知。此。本。正。作。稠。也。又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鎭兵（兵下、此本有以字、各本皆脫、）討之。館臣謂監本訛作師。今從上下文改正。不知。此。本。正。作。思。也。又卷十二、周世宗紀。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館臣謂監本脫瓊字。今增正。余按漢瓊爲後唐宣徽使。以、清、泰、三、年、三、月、見、殺。不、應、復、出、見、於、後、周。今此。本。作。漢。卿。乃。別。爲。一。人。據。此。可。糾。考。異。誤。改。之。失。其他奪文異字。往往多所補訂。不及備擧。若全書尙完。其匡正當復不尠。然猶。幸。戔。戔。者。尙。存。使。後。人。得。見。歐。史。之。祖。本。不。可。謂。非。書。林。之。瓌。寶。矣。

余得是書後。適舉藏園祭書之典。與祭諸君咸題名卷首。茲遂錄於後。以見一時良會。正未可多得。而首題之王吳二公。已墓有宿草矣。可勝歎哉。

汾陽王式通仁和吳昌綬同觀

壬戌十二月、自津來京二十三日、沅叔同年招游藏園并及同好、五舉祭書之典、是年沅叔所得、爲北宋本五代史記十二卷、北宋本唐百家詩選八卷、宋本義豐集一卷、宋巾箱本四朝名臣言行錄二卷、宋本揚子法言十卷、宋本太玄經一卷、宋本播芳大全文粹四卷、宋本尚書注疏二十卷、元本遼史一百十六卷、元本蒲道源閑居叢稿十三卷、元本道園類稿五十卷、明藏本墨子十五卷、尤爲銘心絕品。墨緣書福、歲益光大、敬書歐史卷端、以志盛集、長洲章鈺記

是日同集者、嘉定徐禎祥、長白彥憙、蕭山朱文鈞、吳興徐鴻寶、吳江沈兆奎、豐潤張允亮、期而不至者、仁和王克敏、豐潤張恂、年年與祭而以歲暮南歸者、江寧鄧邦述也、

祭書方畢。書友魏經腴又持歐史序目一卷來。以百番易之。厚價收書。不似貧。殆爲我詠矣。沅叔附記

正德本沈佺期集跋

明刊本沈詹事集。壬子春得之秀水莊氏。前有正德戊寅王廷相序。與宋之問並舉。言同寅劉潤之以二集示余校閱。歲月云遠。謄傳失眞。訛謬所裁正者得什之五六。缺所疑者。竢善本更定焉。是此集乃沈宋同刻也。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單闌。前有目錄。卷首題太子詹事相州沈佺期雲卿著。刑部郎中江都蕭海校正。監察御史浚川王廷相重校、三行。攷雲卿集明嘉靖百家唐詩本分三卷。許自昌本分二卷。活字本分四卷。此本則以詩體爲次。凡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絕、七絕共七類。析爲七卷。與各本皆不同。取嘉靖本略校。詞句粗有出入。其詩句下注一作某。多爲他本所無。序中所云裁正十得五六者。殆謂此耶。甲戌三月既望、藏園記、

按卷中鈐有姜氏所藏、姜渭、璜谿珍玩諸印。又有同治戊辰璜谿跋語。言得之於甫里。璜谿何人。無可考見。年代非遙。吳中當有知之者。藏園附志、

隨筆

凌霄一士

物質文明進步，自洋燈（煤油燈）輸入，豆油燈遂見屏，電燈既興，洋燈又形落伍，而溯洋燈之初用，固羣有大放光明之感也。高照煦「閒談筆記」云：『篙漁嘗語予曰：「我在南匯時，以實缺知縣調簾。時蘇州初賣有洋燈，都城尚未見也。我遂飭買數對，並大玻璃數塊，用箱盛之，携入闈。入闈之日，即令隨丁揞去窗紙，滿窗俱易玻璃。到晚，案頭點洋燈乙對，表裏明澈，迥不猶人。兩主考遙望指問曰：『此房孰居？』侍者答曰：『南匯縣高大老爺。』且共訝其燈爲得未曾有。我聞之，即送兩主考各乙對。兩主考致謝曰：『分外光明，又不傷目力，此物實可珍也！』比至閱卷，某夜忽聞某主考申飭下人，聲甚厲，察之，乃知因取他物，誤致一洋燈墜地破矣。我即令補送乙對，主考深謝之。」又言：「月與東西文衡，上下應酧，我所費總比他房暗地加倍。」予問何故，老人笑曰：「祇求房中多中一人，即多收一門生耳！」』其時洋燈之見詫珍奇如此。在電燈盛行之今日，讀之亦頗有趣致也。（高篙漁名長紳，陝西米脂人，以進士爲江蘇知縣，官至常鎭通海道，被議罷官。）又李寶嘉小說「文明小史」第十四回「讀新聞紙漸悟文明」有云：『江南吳江縣地方，離城二十里，有個人家。這家人家姓賈，……一直是關着大門過日子的。……他家雖有銀錢，無奈一直住在鄉間，穿的吃的，再要比他樸素沒有。……大廳上點的還是油燈。却不料自從看報之後，曉得了外面事故，又瀏覽些上海新出的書籍，見識從此開通，

思想格外發達，私自拿出錢來，托人上省，在洋貨店裏買回來洋燈一盞。洋燈是點火油的，那光頭比油燈要亮得數倍。兄弟三個，點了看書，覺得與白晝無異，直把他三個喜的了不得。賈子猷更拍手拍脚的說道：「我一向看見書上總說外國人如何文明，總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來，就這洋燈而論，晶光燦亮，已是外國人文明的證據！然而我還看見報上，說上海地方還有甚麼自來火，電氣燈，他的光頭要抵得幾十支洋燭，又不知比這洋燈，還要如何光亮！可歎我們生在這偏僻地方，好比坐井觀天，百事不曉，幾時纔能彀到上海去逛一遍，見見什面，纔不負此一生呢！」』寫初用洋燈者歡喜贊歎之狀，亦頗有致，可與「閒談筆記」所述者合看。（所謂自來火，指煤氣燈也。）

李寶嘉小說「官場現形記」卷四十七「喜掉文頻頻說白字」，謂：『江蘇……藩臺姓施號步形，是漢軍旗人士，……文理雖不甚清通，然而極愛掉文，……施藩臺答應了兩聲是，又說道：「國大帥的話，我們江蘇聲名好聽，其實是有名無實。即如司裏做了這個官，急急的量人爲出，還是不够用，一樣有虧空。」徐撫臺聽了量人爲出四個字，不懂，便問：「步翁說得什麼？」施藩臺道：「司裏說的是量人爲出，是不敢浪費的意思。」畢竟徐撫臺是一榜出身，想了一想，忽然明白，笑着對臬臺說道：「是了！施大哥眼睛近視，把個量入爲出的入字看錯個頭，認做個人字了！」蕭臬臺道：「雖然看錯了一個字，然而量人爲出這個人字，還講得過！」徐撫臺聽了，付之一笑。……童欽差……同蕭臬臺論江南的臬匪。施藩臺又搶着說道：「前天無錫縣王令來省，司裏還同他說起：『無錫的九龍山強盜很多，你們總得會同營裏時常派幾條兵船去遊戈遊戈纔好；不然，強盜膽子越弄越大，那裏離太湖又近，倘或將來同太湖裏的梟匪合起帮來，可不是頑的！』」施藩臺說得高興，童欽差一直等他說

完，方同蕭臯臺說道：「他說的什麼，我有好幾句不懂。什麼遊戈遊戈，難道是下油鍋的油鍋不成！」……童欽差又說道：「他說太湖裏還有什麼鳥匪。那鳥兒自然會飛的，於地方上的公事有什麼相干呢？哦，我明白了！大約是梟匪的梟字。施大哥的一根木頭被人抗了去了，自然那鳥兒沒處歇，就飛走了！施大哥好才情，直要算得想入非非的了！」施藩臺曉得童欽差是挖苦他，把臉紅了一陣，又掙扎着說道：「司裏實在是爲大局起見，生怕他們串通一氣。設或將來造起反來，總不免茶毒生靈的。」童欽差聽了，只是縐眉頭。施藩臺又說道：「現在緝捕營統領周副將，這人很有本事，賽如戲臺上的黃天霸一樣。還是前年司裏護院的時候，委他這個差使。這人不怕死，常同司裏說：『我們做皇上的官，吃皇上家的錢糧，將來總要馬革裹屍，纔算對得起朝廷！』」童欽差又搖了搖頭，說道：「做武官能殼不怕死，原是好的，但是你說的什麼馬革裹屍，這句話我又不懂。」施藩臺只是漲紅了臉，回答不出。蕭臯臺於是替他分辨道：「回大人的話，施藩司眼睛有點近視，所說的馬革裏屍，大約是馬革裹屍，因爲近視眼看錯了半個字了。就是剛纔說的什麼茶毒生靈的茶字，想來亦是這個緣故。」童欽差點頭笑了一笑，馬上端茶送客。一面吃茶，又笑着說道：「我們現在用得着這茶度生靈了！」……藩臺……見首府如此行爲，心上老大不以爲然，背後常說：「像某人這樣做官，眞正是草管人命了！」……有天施藩臺又同蕭臯臺說道：「聽說卜某人是一天到晚坐在堂上問案子，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這人精明得很，賽如古時臯陶一般。有了他，可用不着你這臯臺了！」施藩臺說這話，蕭臯臺心上本以爲然，無奈施藩臺又讀差了字音，把個臯陶的陶字念做本音，像煞是什麼糕桃。蕭臯臺楞了，忙問：「什麼叫做糕桃？」施藩臺也把臉紅了半天，回答不出。後來方是一位候補道忽然明白了，他把這

句話解出來與衆人聽了，臬臺方纔無言而罷。」調侃說白字人，謔而虐。或謂此施藩臺，係影射效曾，（內務府司員外放，官江蘇糧道藩司等職，後被劾罷。）固以文理不通見譏於時者也。蓋又雜采相傳剛毅等之事附益而渲染之。此類話柄流傳，要有不免言之過甚處耳。至欽差童子良，或云隱指剛毅，或云鐵良，然書中所寫均多不類。

李慈銘光緒乙酉正月二十五日日記有云：「張廷燎，河南人，甲戌翰林，嘗分校鄉試，出闈語人曰：「我此次同考，絕不草官人命！」蓋不識菅字，讀為官也。時又有一翰林，論及時事，慨然曰：「何苦荼毒生靈！」以荼為茶也。都下以為絕對。」如所云，翰林尚如此，大可為說白字者解嘲矣！



沒落

含沙

一

「你這樣事事不關心，將來我兩眼一閉，這個家務，我看你怎麼辦？」我在家裏的時候，母親常常都在這樣地抱怨我，久而久之，簡直成爲她的口頭禪了。

一提家務，千頭萬緒，眞弄的我雲天霧裏！祇要一想到母親同徐三每次的談判，在我眞沒辦法！辦說「收租吃飯，」我對這道，眞有些寒心！

徐三是我家裏的老佃客，打從我一有了記憶就認識他的。可是，老的並不是徐三本人，而是因爲他家裏世襲着給我家當佃客。究意襲了幾世？我也摸不淸，好在這與本文無關，用不着考東據西，多費篇幅。總而言之，徐三這家佃客，在我的產業史上淵源不淺就是了。

從前，我家裏的佃客當然不祇徐三一家，可是，他終於成了最後的殘餘。這原因也用不着多加解說，像我的家鄉地——四川——的苛捐雜稅之多是空前未有，中外馳名的！再加上我歷年來的「寃債」，（這是母親在我的開支項下的命名；他說爲我上學花錢就同買彩票似的，要是中了就一本萬利，不然的話，就是「寃債！」）一個「二一夾粮」（註一）濟什麼事？所以在母親手裏已經支撐不住，漸漸敗了下來。去年，她竟等不到閉夥就含恨終天！我回去後，剩下來的佃客祇有徐三一家！

記得那時正是火熱炎天，我從北平趕回別去數年的家鄉，田壩裏看不出什麼變動，祇是相識的人們更顯得死氣沉沉，一般的面容上都糊上了一層不景氣的「霉運」。

本來，所謂「家務」是由我的已出嫁的姊姊回來主持，並且請了一位老鄰居余伯來帮辦。我一攏屋，姊姊同我對哭了一場以後，他們就馬上辦交代。於是，不能不提到徐三。我的姊姊低聲細氣地很認眞地告訴我：

「記得去年媽才賣了山後的那幾畝地，她還說過，祇要把今年拖過，徐三那兒的十五石就可以等點好價錢，那末連下季的收成就可以供給你畢業。去年的谷價一直沒有上漲，並且媽一開春就病起，從來沒說過賣徐三那兒的谷。媽死的那天，徐三倆口子還來瞧病，我怕他板橫，就冒詐他，說是老太太叫把他那兒的十五石存谷賣了，他當時也莫有言語，以後他竟變了卦，說是那兒祇有五石，說是他把我說的『十五石』聽成『四五石』去了，所以承認了。並且說去說來，就連他承認的五石都拿不出！說是老太太去年答應借給他的。你說這東西可惡不可惡！」

姊姊越說越上氣，到這兒就頓住了。余伯坐在竹椅上，望着鬼啾啾的燈光一言不發。她在一旁說可惡的徐三，我在一旁想可憐的媽！屋裏的一切，都遺留着她的遺痕！

「徐三婆那張嘴！」姊姊見我啞着不作聲，忽然又想起了什麼似的，「眞纏不淸！一來就冰七夾八，徐三倒沒有什麼說的！」

「那東西才是啞毛神」余伯一口就接了過去·「心裏潑作事」！

「是不是春蘭女？」一聽「徐三婆，」，我記

起了十年前碰着的一段風流韻史了。

「你還忘不了春蘭！」佘伯的眼角忽然掀起無數的縐紋，望着我笑了，「不是她是誰!?」

照習慣，他的右手撐到了左邊的嘴角上，好像是預防他的語音走岔路，伸過頭來向着我，好像怕誰聽着似的 。「我說，徐三就是被春蘭毒了，自從討了這妖精就毒起！」

「是不是還很漂亮?」我看那樣的神氣，也笑了。

「漂亮！如今更長得出衆了！」佘伯忽然大聲高氣，手也放下，頭也縮回去了。

昏暗的屋裏忽然靜默了，除了遠遠的雞聲狗吠，案上的鐘擺聲也乘隙而出了。於是，我又回憶起那段韻史，現在都還記得淸淸楚楚。

二

春蘭是舅舅送給母親的丫頭，據說到我家的時候不過十歲光景，那時我還很小，小得連她剛來的時候是怎樣的都記不淸。以後，我開始去場上的小學校念書，才記得爲我提書包接去送回的是春蘭；一到晚上， 領我去睡覺， 爲我解衣理被的也是春蘭：還記得我們常常坐在漆黑的院落中，聽她說「熊家婆」的故事，說得我動也不敢動，頭也不敢回；有時同我捉迷藏，什麼地方都我去了；有時還領我去套雀窩，捉「叫哥哥」；總之， 一切好玩的門路都傳授給了我。所以，幼年時候她成了我寸步不離的侶伴，祇要她被母親打發到姊姊那兒去了，（那時姊姊已出嫁了）我就整天都好像掉了魂似的，晚上也不願去睡了，母親瞧出我那無精打彩的樣兒，打趣我說：「我看將來也不必給你討老婆，就把春蘭給你好了！」

當時我雖是不明白「老婆」究竟是什麼東西?「討老婆」來又有什麼用?但春蘭給我，却使我心滿意足！然而，我又知道這是母親逗我的，我又不知道爲什麼這樣說我的臉是辣刺刺地難受。

「其實我道不在乎丫頭不丫頭，」母親好像覺得她的空頭支票太使我難爲情，馬上就掉轉頭去向着佘伯說：「春蘭給他實在玩得來，祇是年歲稍大了點，春蘭實在是好孩子，我眞捨不得放她出去！」

「到底丫頭總不大合式，」佘伯的手又抬到嘴角上去了，「再說像你老嫂子這樣的根底，還愁我不到好人家！」

我知道這事情已經成了殭局，我知道春蘭絕不能給我的！然而，我不知道爲什麼丫頭就「不合式?」我不知道爲什麼旣「捨不得」又一定要「放出去?」

自此以後，我每每同春蘭一塊兒玩得興高彩烈的時候，就耽心着她明天就要「放出去！」

「春蘭！你願不願放出去?」突如其來地漲紅着臉。

「什麼?」她莫明其妙，睜大一雙眼釘着我。

「媽說要放你出去！」

「到那兒去?」

「我不曉得。」

「好久說的?」

「你到姊姊那兒去的晚上。」

「…………。」我的心在打鞦韆，眼睜睜地在留意她的動靜。我發現了她的奇跡，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那樣的神情。她的眼珠翻上去望着天，默然了。

「你說你願不願意呢?」我急了，緊緊地拉着她的手。

「你願不願意呢?」她的臉俯下來向着我，透紅，眼角上露出不自然的笑紋，可是，那嘴唇邊掀起的酒渦兒還是那麼深 ，直在我的眼光裏打轉。

「……我不要你走！……」我忍不着要哭了。

「好！好！我不走！我不走！」

果然，很久很久，都沒有見母親把春蘭放出去，於是，我才放心，我才把這事置之度外了。給我不給我，我也滿不在乎。

三

正所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看我也在小學校快要畢業了，還是離不開春蘭，常常倒在她的懷中聽她談故事，唱山曲。我望着天空的明星閃閃，我感着她那對大眼睛在發光，我想到她那對酒渦兒在跳躍，那時我才領略到她的美，那時我才知道了愛美！然而母親卻開始禁止她了，叫她不要同我太隨便，叫她不要把我帶壞了。甚而至於責斥我，說我一年比一年大了，不要祇知道成天的鬼混，應該學點「規矩！」

我想這就是不給我了，假如要給我，還要什麼屁「規矩！」

進了高小以後，不知道怎麼的眞的學到了「規矩」，再不敢倒在春蘭的懷中滾來滾去了，她同我說起話來也有些愼重其事了。然而，我的心裏卻同時了解了討老婆是怎麼一回事，這點兒知識也不知道是從那兒學來的。於是，對於春蘭，心境裏更鑽進了無數的隱衷，表面上一同她說話就臉紅，這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及到我進城去住中學，祇要一想到春蘭，總想藉故回家去跑一趟，然而，一見面卻又什麼話也沒有，她祇是一旁拿這樣，遞那樣的，並且都是愼重其事。她那對酒渦兒祇在背着母親的時候向我一現，那對大眼睛偷偷地射着我好像要說什麼似的，我也每每想找機會向她表白一番，然而，好容易機會一到，卻又被我的羞怯挨過去了。

一年的暑假，我從城裏揹起一個包袱回家；背脊上的汗，直往腰間流；舉目望去，遠近都播滿了金黃的谷穗，陽光灑在上面閃閃爍爍地發抖。我卻一步不停地趕回家。

剛跑進二門，無意間望着側門裏的井邊上一個人影一閃，那，好像是春蘭！再看，我們的水桶擺在井坎上，我想，那一定是春蘭了！她大概沒有看着我，她要是知道我回來，不能不來接着我的！

「你還死丫頭！」我咽在喉管裏簌簌地說不出來的高興。

等我一走到側門，望着墻角邊那堆草火大大地騷動起來，霎時間刺入了異樣的感觸，使得我無力再前進一步了！爲了羞恥的束縛，我不敢上前去，爲了好奇心的引誘，我又不願就退走。正在手足無措的當中，草堆裏忽然冒出了兩個人頭來，仔細一看，上面的原來是徐三！我恐怕他們大概是知道了我已發現了他們的秘密，我不得不離開那兒，一口氣就跑了進去。

「慢點！慢點！看拌倒！你看你的汗！」母同姊姊坐在階沿上，見我回來了，就直嚷，「這春蘭女跑到那兒去了？春蘭！春蘭！大少爺回來了！」

姊姊急忙來替我接着包袱我的心好像要跳出來了，祇願坐在椅上喘氣。

「姊姊來了，回來見着問都不知道問一聲，這娃兒長傻了！」

「弟弟累了，你怎麼不慢點，這樣熱的天氣！」

母親同姊姊在一旁對話，我祇呆在那兒腦子裏轟轟地響，心境裏一陣陣地緊，總想哭，但又哭不出來。

我恨春蘭，我發現她不是眞心待我！我怪春蘭，我現在才知道她這樣不知自愛！我爲春蘭可惜，一朵鮮花落在糞土堆裏！我埋怨她不應該同

莊稼漢徐三好！我傷心我的心思白費！我失悔剛才不應該使他們知道了我已窺破了他們的秘密！

「這娃兒怎麼慘了！」母親不知道我的心裏雜雜沓沓，她看我一言不發，她急了，「一個臉這樣燒！」她用手巾來把我額上的汗拭乾，摸着我的臉。

「春蘭！春蘭！你大少爺回來了！」

「來了！」

遠遠地傳來了同答，接着就担着水回來了。透紅一張臉，圓圓的眼向大家一掃。

「你這死丫頭跑到那兒去了？一去就這老半天」！

「水桶掉下井裏去了，好容易才掏上來！」

我在一旁也爲聰敏的春蘭鬆了一口氣，滿腔的悲憤也爲她的那對酒渦兒消去了一半。

「大少爺回來了！」招呼一聲，担着水就進廚房去了。

經過了這番刺激，我對春蘭的一切想望漸漸地幻滅了，心境裏也平靜下來，對她的態度也不知不覺地冷淡了。然而，春蘭却好像毫無芥蒂，對於我比從前更加殷勤了。

四

就在那年的寒假，彷彿記得正是過年的時候，一天的晚上，余伯，姊姊，和母親，我們在屋裏烤火盆，春蘭在廚房裏做飯。母親和姊姊都很生氣，余伯的右手撫在嘴角上很嚴重地說春蘭的事。

「想不到我這樣待她都會變心！」母親好像要哭了似的。

「丫頭總是賤貨，再怎樣都是養不家的！」姊姊氣忿忿地說。

「她同徐三的事情　這三村四百戶　全都知道了，祇瞞着你老人家一人！徐三這東西眞是啞毛神，心裏作事！」余伯的頭伸出來向着母親，「你老人家要快些想辦法才行，祇要變了心，留在家裏總是禍根！」

「有什麼辦法呢？這孩子跟了我這麼多年，照理年歲大了就該放她出去　，其實這也怪不了她！祇是我捨不得！」

「捨不得！媽就喜歡嘴巴巴的，我自來就知道她不是好貨，現在還捨不得！」姊姊在一旁抱怨起來了。

「媽！」我在一旁實在忍無可忍了，「假若眞是她同徐三好的話，何不就成全他們兩人！一個是你的丫頭，一個是你的佃客。並且徐三離我們又不遠，她又隨時都可以來看你。」

「好的！」余伯一嘴就接了過去，「大少爺倒慷慨無比，可是，你眞是捨得嗎？」

「我也有這樣的意思，徐三嫂正好又死了；我就作成他們好了！」

母親無論什麼事都急　，當時就叫春蘭來問她，要她說實話。最初是垂着頭，漸漸地躲到床角去了。

「你這人眞是！」姊姊在一旁生氣了，「什麼怪事都做得出來，一說到又這麼害羞！」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忽然間春蘭跪在母親的面前磕了一個頭，回轉頭來向着我們也各人磕了一個頭，爬起來就一溜烟跑出去了。

（未完）



觀音土

黃雲海

陝西的南部，有一個村落，在它的四周，是一片層層疊疊的無窮盡的禿山，把天空賦與它的光明，夾成一片陰晦的景象了。荒涼的山野，淒冷得可憐；幾座殘餘的屋圈，高聳着幾堵黝黑的頹牆。還有幾株枯樹。

往時日頭將要落到地球那邊去的時候，在山谷中應着：牛羊的相呼，牧童無腔的笛韻，野農的歌曲，那村野應有的一切雜亂交響着的聲音，在現在的那裏卻是靜寂的，好像是個草昧世界。

一條荒蕪的大路傍邊，有半邊未全拆毀的生滿着瘡疤的茅屋。它因爲風雨的無情，土牆向外斜傾，有如不能再往下支持的樣子。屋裏有一團零亂的草窩，一個冷得出奇的土爐。一個中年人偎在草窩裏，傍邊縮瑟着一個十餘歲的孩兒，在咕嚕着：

「伯！我肚子痛哩！你看見有野菜，爲甚麼不拔回來呢？……觀音土吞不下喉管！」孩子的話聲，是弱而無力的。他說一句，抽一口氣。

「我是哄你的啊！那兒有野菜哩？我也餓得發昏咧！」孩兒的父親，在兒子連聲不息的吵嚷中，這樣懊惱的答着。孩兒得了父親的回答，立即俯下臉，把目光凝着地上。

「唉……老天爺！你老把我們弄苦了！一連幾年雨澇，又再來幾年天乾。」父親見了兒子起了這樣無依無主的神情，他心中感覺着有比刀刺過餘的苦痛，便發出這一片怨聲。

孩兒慢慢地把眼睛拖到他父親臉上，瞻着父親的眼光，乾澀的眼眶竟盛滿了淚。父親加倍的心軟了。他立起來，身子飄飄然。

「呵……身子一點勁沒有了：」他以手扶着牆輕輕的移步。「兒呀……你把籃子提着，我一路去我點觀音土來吃。」

「觀音土眞是吞不下去！」孩兒起身拿着籃子。父親扶了一根粗木棒。忽忽地出來了。

那孩子的父親，他腰間只圍了一條骯髒的灰布，用粗繩綑着；他的皮膚是黑而乾鬆，暴露着骨頭；他的頭毛，像個鵲窩，一團零亂的。猙獰的臉上，顴骨高凸，牙關很凶惡的暴露着。沉滯的眼睛，泛着饑渴的火光。這個人，若突如一見，一定要驚疑爲野人了。

那孩子精赤的身子塗遍了泥土，臉上爲時常饑哭的眼淚沾着一臉的黑垢，把一雙白磁般的眼珠，顯得特別瑩晶，潔白得可愛。身體瘦得只剩下一架未散的骨頭，把頭顱顯得異常龐大。

父子二人蹣跚的走上大道，太陽落到西方峯巒背後了，四周崎嶇的高峯頂上還反映着一層弱無力的蒼黃色的霞輝，於是這個地方漸漸往深陰處沉下。

除了對面山上幾個採野草的人——及在大路上一個負袋的行人外，一切都是落日剩下的荒野和荒山了。他們靜無言的走着，翹首探望着四山，想瞧見一顆野菜。他用力望着西山上，彷彿是有所發現了。

「兒呵！你看那邊一片青的是甚麼？」父親指着。他臉帶着傲倖的神態。

那孩兒全部的感覺，被一種突如而來的東西吸引着了。他心中有所思念。他並不答話。一對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行人沉重的袋子上。他口一張又一收，吞吞吐吐地，似乎要對他父親說甚麽，而喉中覺着噎塞；最後他說出來了。

「爸……前天有人搶了一個客人，說是一袋子黃豆哩！」孩兒用着輕微的抖擻的聲音說着。

「嗯……」父親含糊答了一聲，心中頓即起了一種感觸。他所有全部的視力都集注在那個行人的袋子上。他好像見有一大堆黃金色的白銀色的——父連想到久矣未曾入口的滋味……。一種貪酷的衝動，立即把他全的機能緊張起來，血管在速度的跳了。

前面的行人漸漸地近來，他估計着；那粗暴的呼吸，一若一個餓虎涎涎一個與他能相抗的生命，在發着呼吸上的咆哮；那緊張的臉，澎湃的血輪，猙獰的牙齒，凶毒的眼光……

他又把目光向四邊一探，望着那邊山上幾個尋野草的人們，不斷的向他投射着，好像在窺伺他似的，他那被貪酷的念頭所引起緊張的心緒，即刻為監視的恐怖鬆懈下來。他極力用良心的觀念來克服牠？儘管善感到來，而那慾的衝動終不能克制；他心中成了戰場了，雙方劇烈的交鬥着！

突然他臉紅起來，眼珠泛着血色，那人類野蠻的行為在他面上表現着決心的神態。

那行人快走近，他的心火烘熱起來，燃燒着所有的一切知覺。

「兒……」他的喉嚨為衝動激着不成聲了。

「爸……」孩兒聽着父親的語言含着戰慄的聲音便驚惶起來。

「兒呵……你回去！」

「爸……你為甚麽？」孩兒在吃格着。

「我……」他打住話頭。

「爸……我……我……怕！」孩兒失色的哭了。父親想回頭制止他的哭聲，那個行人已經迎了面。孩兒的惶哭即被一種嚴威壓伏了。三人啞然凝呲一下。父親行動為對方一目抗縮了。

那行人穿着一件舊藍布衣，背上為汗浸爛了一個大窟窿，下身的一條短褲只遮齊膝間，臀部露着半邊。他的臉上現着有光澤的浮腫。負着一袋東西，喘着氣；呼吸非常之緊，非常之促。淋漓的額上冒着汗氣。

那行人已走前面的一株枯樹下。父親突然心血一潮，精神一奮，奔上前去，揚起手棒當那人後腦一擊。那人被打得一歪，掉過頭來：

「你當我……」那人話未說完，他又吃力的給了第二棒，那人便倒下了。

那人躺在樹下，渾身亂顫着。七孔流着鮮血。眼睛狠狠地睜着；口一張一張地像要說而說不出來！

「你閉眼睛吧！我來生是要償還的！」他對着死者說。於是又吃力照臉遞了幾棒，打得渾身抽動起來，臉上一片血肉糢糊，眼珠也迸出來了。他因為用力過猛，也昏倒在地上；勉强立起身來，提着勝利的獲得，顛顛跌跌的走回來。他的兒子被嚇倒在地上，臉色像死人般的蒼白，只是吃格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兒吓：這一袋麥！這一定是麥哩！」他帶着勝利的微笑。

「爸！我……怕……！」孩兒撒撒地叫着。

他一手携着兒手，臉上泛着微笑的暈紅，正如一位得勝還鄉的英雄。

曚曨的暮色漸漸暗下來了，四面的山峯，形成屹然高大的魔影。於是這個地方彷彿是從遼遠的天空往黑暗處降落——像要墮到地獄去：

當他回到茅屋裏，身子軟如綿了。仰身躺在草窩上，喘着沉重的呼吸，連聲吩咐孩兒燃着爐火煮麵。孩兒突然活躍了。即忙解開袋口，伸手去取。當他手觸到袋裏所盛的東西，活潑的神情即變爲驚異的態度了。

「爸……」他盛在手中，在深的暮色下，拿近眼前，正如近視眼看什物一般。

「爸……」他又一聲輕細的帶着含糊的聲調。

「甚麼？」

「是觀音土呀！」

「甚麼！」他父親像一盆冷水潑上身來的感覺，徬起身來，半驚半疑的取了一把，疑他眼睛看不清晰，伸出舌頭嘗嘗，即吐出來；經過他自己証明後，像痴了一般倚墻立着。這時他的生命回到本體來。父子倆人都在不可言說的靜寂中。

「那個人同我們一樣呵！」很久之後，孩子發言了。父親聽了兒子同樣的感觸話後，心上益加不安；即刻在他負着饑餓的痛苦的身體上加上了沉重的痛苦的饑渴，這種饑渴使他再也不能尋找慰解的東西。他在咒咀自己了！他並不回答他兒子的話。靜默地依然躺下草窩了。

無邊的黑暗，把世界吞蝕了，肅靜的荒村，更加淒冷！更加無聲！只是一陣陣嗽嗽的風聲劫了萬寂中一響。

他輾轉在草窩上，傾聽寂然中的聲息：時而幻着魔鬼到來，時而看見死者的魂來向他談判。

這樣無聲無息的延到夜深，孩兒已酣睡在輕微的鼾息裏。他的胸中如火燃燒着似的不安，悄悄地起來，跪在露天的屋圈裏，喃喃地禱着：

「呵……天哪……呵……上天哪……」他張着口，兩眼射到深遠的天空；兩手在胸間撫摩着，彷彿是要對一位生命的創主傾吐他心裏的痛苦！

儘管這樣的祈禱，而他心中的重壓一點也不能減輕。於是，決然立起來：

「呵！上天哪！你保佑我的孤兒吧！」

他悄然走出來，他的形影和聲音一齊消失在無邊的黑暗與靜寂了。

第二天早晨，孩子一覺醒來。看看他的父親沒有在身邊了，便驚惶的喊着，沒有一聲回應，便跑到門外去喊！

他找到大路上，在不甚清晰的破曉之下，望到前面死者傍邊樹枝上，掛着一條黑影，他好生恐懼的輕輕地走近一看，掛着的是他的父親。孩子一時永遠的沒有誰來顧盼他的哀慟，奮聲號涕着：

「爸呀！你爲甚麼把兒拋下了吓！」

他的父親並不理睬他，舌頭伸着，臉對着死者的臉，帶着愉快的表情！

孩子只是抱着父親的腿號哭着，他到底不明白他的父親是爲了甚麼？

一九三四，三，二二。

附註：這篇故事，是今年二月十八日陝西白河縣的一個實事。作者愧無靈活的筆法，把牠描寫出來。



霜 夜 (續)

西班牙阿爾代利烏思著
卞之琳譯

『那麼你自己對準眼睛拍一下，保你看到五彩的虹色了！』

『你得請求緩到秋收吧。』

『對了，唐尼古拉思有這樣大量！』

『我願他應得多少，就得多少吧！我們總不能給他做工的，孩子。我們跟孩子們吃什麼呢？』

『吃糞去，人家問他要東西，唐尼古拉思就這樣說的。』

『唔，他這次總得緩一緩，因爲你給自己做工，家裏人才有飯吃呀。我們總不想叫孩子們餓死哪！』

『你不想，我也並不想；可是他想，並且也不覺得什麼。』

『一天工也不給他做！』

『他會逼我給他做工的。給他做工！他寧願這樣，不希罕一切旁的東西。

『這個人比該隱還惡！』

『可是他極有錢。』

『他就可以享福！』

『這兒鄉下一半地方是他的。』

『他自己該做苦工呀！』

『他總是那樣舒服過來了。』

『這個人是一個惡魔。……卡伊大諾，孩子，你怎麼了？』波羅尼亞立刻驚惶的岔開了，一聽到孩子突然哭起來。

『他怎樣了？他簡直是一個耶利米！』

『你自己是耶利米？這可憐的好孩子病了。』

卡伊大諾繼續在他的床上嗚嗚咽咽的哭。

『到我床上來吧，孩子。』

他儘哭，一動也不動。

『怎樣了？到媽媽這兒來吧，那麼！』

『看看那孩子吧。每夜到這時候他總是這樣哭。』

『他不知出了什麼毛病了，梅爾僑。』

孩子呻吟着。破木床軋軋的響着。赤腳拍地板。女人咳嗽。男人詛咒。

『來吧，孩子，起來吧，』波羅尼亞說。彷彿有一種分量壓到孩子身上了，漸漸的把他平下了，他的哭聲像他身上壓出來的聲音。

波羅尼亞帶了卡伊大諾和勃拉思在房門出現了。小孩子，裹着一張小羊皮，躺在他母親的臂彎裏，他的嘴找她的奶頭。波羅尼亞向梅爾僑走來，拉着卡伊大諾，他當她走出房門來的時候，躊躇着。

卡伊大諾……一個青骨的大頭顱，包在黃臘的薄皮裏，掛着兩條掃帚柄。卡伊大諾把頭縮到臂彎裏，盲目的向前拖兩條穿稻草色法蘭絨的瘦腿。他的嗚咽帶一種不祥的聲息。

當她走到梅爾僑身邊的時候，波羅尼亞放了手。孩子慌張的直縮到一個角落裏，背着大人。他的呻吟老不停止。

『他這樣眞古怪，波羅尼亞。』

『他一定得了夢魘了。來吧，讓我給你擦面孔吧，好孩子！』

『隨他去吧！你理他，他只有更壞了。他一

會兒自然會停的。』

『你可以抱他嗎？我要吃一口，也喝一點兒。』波羅尼亞把勃拉思向梅爾僑舉過去。

『等我抽完這一管。』

梅爾僑點烟管，波羅尼亞站在那兒等，懷裏抱着小孩。她穿一條紅法蘭絨的裙，一件骯髒的便衣。她的頭髮是蕃紅色，蒼白的臉上滿是雀斑。她是一個小女人，可是那麼胖，簡直像一團假髮脫下了，掉在地上。小孩貼在她赤裸的奶頭上，像一隻怪乳房，她得用手臂抬它，要不然就要拖掉了。

『抱他。』她把勃拉思放開，彷彿拔去一隻乳房像拔去一隻假齒一樣的容易。她走到一把壺邊去喝一口水。於是，不由自主，她開了門。

『你到哪兒去？』她早已在門外了。

夜依然平靜，像冰河一樣的澄清。波羅尼亞的目光掃過天空，停在月亮上。夜裏一種不可捉摸的聲音把她的目光喚回了地上。處處是山，山。她的家屋就建築在一個山坡上。她從門口看風景——綠的天空圍着白的扁桃花。她從一個山頭看到另外一個山頭。她想繼續看下去，看下去，直等到她找出了放過冷氣來的地點；可是綠的天空圍住了她。山，山。她的目光又掠過那一片景色去了。

農婦覺到了一種怨毒——這種怨毒年老轉白了；這種怨毒比高山還老；這種怨毒來自平原，在沒有山以前；因爲山是被人類的怨毒推出地面來的被呪的瘤。

她頓着赤脚，嘆着氣。

『拉地安泥里亞的扁桃園倒不會受凍。就是凍也總會有些留下來。那是那麼大，有那麼多的樹。就是沒有一只扁桃結下來，園主人又有什麼要緊呢？那樣好的田地——那麼些麥呀，家畜呀，葡萄呀，橄欖呀，蕃草呀！他們什麼都有，什麼都有！就是只賺到一執的錢吧，也够叫他們過好日子了。』

嫉妒激動了她比起人家來了。山，山！她凝視着一叢開花的扁桃樹，塗白了一個又長又低的山，像一個人躺在那兒，蓋着一條白被。

『呪這個冷氣，它要凍死你們了，我的扁桃！』她說，當她的目光落到那個山上，像兩瓣素馨落到一個屍首上。

這樣一說，她就掉過頭來，任白的山圍在綠的天空裏，看來像一羣牲口圍在一個牢固的鐵柵欄裏。

『你嘴裏的話也要凍了，梅爾僑！』她一邊說，一邊回到了屋子裏。『什麼，卡伊大諾還在那兒嗎？別哭了！』

『隨他去吧，他自然會好的。』

『你有心腸的，你沒有嗎，梅爾僑？到媽媽身邊來吧，好孩子！』

『啊，勃拉思倒比你更像一個人哩！』梅爾僑說。

『他不像，』卡伊大諾哽咽着回答。

『要是你不再哭了，孩子，我給你一些麵包吃。』

『我要那些！』他向火爐作了一個手勢。

『滿是骯髒的灰呢。』

『要是你把那些給我一點兒，媽媽，我就不再哭了。』

他掉過頭來對他們，虛弱的身體哽咽得直抖。

『你不能吃灰的。吃了會鬧肚子的！』

『我要，媽媽，我要！』

『喔，給他吧！』梅爾僑大喊。『我不相信灰

可以吃壞他的肚子。」

『唔，燒過的木屑裏不會有多大的毒。』

『有些藥裏也用到呢。』

『現在別再哭了，坐這張椅子吧。』

『媽媽是不是要把那些給我一點兒？』

『你要吃，把那些灰都吃了也可以；可是住口！』卡伊大諾坐下了，貪婪的看着灰。波羅尼亞從食器架上拿下了一只油瓶，一片包過青魚的廢紙。她灑些灰在紙上，用油來攪和。

『吃吧，我可不懂你爲什麼愛吃這種東西。現在你當作焦糖吧！…』卡伊大諾 ，像人家浸一塊餅乾在可可茶裏，伸一隻食指到這個雜拌兒裏，舉到嘴上，津津有味的吸進去。吃完了，他貪婪的舐舐紙。

『我還要一些！』卡伊大諾無心的說了一聲，向他的母親遞過紙去。她還沒有拿到，他就一放手，讓廢紙掉到地下去，似乎閉着眼睛睡着了。

『他怎麼了？』梅爾僑大喊。

『孩子，孩子！你不是還要些嗎？』波羅尼亞問他，搖他的手臂 。 孩子沒有一點兒活的樣子。他的身體冷了，他的臉上帶了屍首臉上沒有表情的神色。他沒有知覺的坐在那兒，好像他突然病發了。他一動也不動，他的身體像屍首一樣的僵硬，他的眼睛開得很大—開得非常大。

『今夜真是的，波羅尼亞！』梅爾僑大呼，驚惶的直跳起來。

『別着急， 梅爾僑！ 卡伊大諾不會有什麼的。』

『你是上帝嗎？』

『我不是上帝，可是我告訴你， 這一陣怪病發了自然會好的。』

『要是卡伊大諾……？』他搔搔頭。

『安靜些吧，梅爾僑！別說它！』

『難道我的運氣就一直壞到孩子身上去了？你看他，波羅尼亞！他不說話…… 他比那邊水還冷。』他心神不定的踢着火。

波羅尼亞摟住卡伊大諾，摸他的脈搏。她吻他的額角，撫摩他的頭髮。勃拉恩，正抱在梅爾僑的懷裏，哭起來了。

『抱他到床上去罷，梅爾僑！』

『你不抱他，他要大哭了。』

『他會哭死的。』

『唔？』梅爾僑說，帶了絕望的焦慮，當他把勃拉恩放在臥室裏以後。回來的時候。

『別着急。這孩子好起來了。 我覺得他早已暖了一點兒了。』

梅爾僑將他又大 又硬的手按到他 兒子的頰上。他是一個三十歲的人，高個兒，大骨架，一副粗笨的樣子。他的頭髮低垂到蓬鬆的眉毛上。面色蒼白，鬍子從來不刮，把面孔掩住了一半。滿身茴香，蓋草，菸葉和大蒜的氣味。

怕他的手知覺不靈敏，他低下頭去把額角擱到他兒子的頰上。

『他還是一樣冷哪，』他說。

『拿醋瓶來，還有那邊角落裏的草鞋。』

梅爾僑從食器架上拿下了醋瓶，又從角落裏檢起了一只扔掉的破草鞋；可是，他正把它們遞給波羅尼亞的時候，他又不放手了，沈思的站在那兒，面上帶了一種陰森的表情。

『倒些醋在草鞋裏，拿到他的鼻頭上去！』

梅爾僑不聽從。他若有所思，一聲不響的站在那兒， 陰慘慘的，動也不動。 突然他沉重的跨到一張桌子旁邊去。他把草鞋和醋瓶擱在桌子上。於是他回到波羅尼亞身邊來，低聲的對他說話，慢吞吞的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

我對你發誓，波羅尼亞——喂！』（他用手指畫了十字吻一吻）——『要是這孩子醒不過來，我要拿我的大摺刀，我要不講理，我要碰到一個人殺一個人——孩子們，一切人！我要痛喝人血！我的刀一天不斷，我就亂砍一天！我生在一顆惡星底下。我已經勞苦到骨痛。我已經勞苦到面孔發黑。我們的運氣卻這樣壞，捉魚也不好，私運東西也不好，種樹也不好，什麼都不好，波羅泥亞！』他的聲音漸漸的變成叫喊了。『什麼運氣都不好。波羅尼亞——什麼運氣都不好！』

『像我們這種窮人永遠不會運氣好的，梅爾僑！』

『講什麼窮！我們的運氣比窮還壞。可是只要他們不弄死我的孩子們，我的卡伊大諾！…對，對，對，要是卡伊大諾不醒了，我要把上帝的兒子也殺死！』

『他很不好，我們一定得救他；可是他會好的。』

『你知道什麼？你騙我嗎？你騙我嗎？告訴我！』他的手揪住了她的頸。

『你把我捏痛了，梅爾僑！』

『對了，我要把你扼死哩，』他恐嚇她，不放手。『我也要殺你，要是這孩子不醒。也要殺勃拉忌！還有…』

波羅尼亞哭起來了。梅爾僑放了手，搖着頭，沉思的坐下來了，面色很蒼白，很難看。

『梅爾僑，』波羅尼亞說，『就在昨天這孩子也這樣來過呢。五六天以前也來過。他病了，可是他會好的。』

『你哄我！為什麼你不早說？』

『因為我怕你要發脾氣。你瞧你現在成什麼樣子了。孩子病了，你就生我的氣。』

『那麼我該生誰的氣呢？我知道誰不好呢？可是他以前的確這樣來過又好了嗎？』

『啊，對了，梅爾僑！你看他一會兒就沒有事了。』

『這孩子自從去年在山谷裏受驚以來，就一直病着。』

『對了，他自從那時候起就一直很不好。』

兩人面面相覷，呆呆的，一眼不霎。氣透得很急促。他們的乳房像篷蓋在風裏一起一落。他們一回憶就變色了。

『波羅尼亞！』梅爾僑突然吐出了一聲。

『什麼？』

『自從…那次——』梅爾僑用手撲過額角。

『自從那次。自從那次你闖了大禍以後，梅爾僑，這所房子就一直倒霉下來了。』

他轉過眼睛去又凝視火了。

『那是真的，』他喃喃的說。『我的手碰到的什麼都不會順利。我修的樹枯死了。如果我出去私運東西，緝私隊就來伺候了。魚似乎透我，它們不游到我的網口。我真是倒霉透頂了！你還指望什麼呢，波羅尼亞？我作孽不是沒有道理的！』

她舉一隻手指到嘴上，招乎他不要作聲，低下眼睛來叫他看卡伊大諾。孩子向父親和母親望來望去。女人微笑，男人嘆了一口氣，放下心來了。卡伊大諾突然吃吃的癡笑個不停，想站起來。母親扶他坐好在椅子裏。

『你笑什麼，孩子！』梅爾僑問他。

『他笑什麼？啊，因為覺得好了就樂了呀，是不是，孩子？』

『可是我就不會覺得不好呢。』

『那麼你到底怎樣了？』

『沒有什麼，媽媽。』

『那麼你裝死嗎，你這小無賴！』梅爾僑戲謔

的問他，拉拉他的大耳朶。卡伊大諾微微的笑了笑。

『聽，卡伊大諾；老實告訴我，好不好？你這樣來的時候，像你上次一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什麼，媽媽。我不過到那兒去了一去。』

『哪兒？』

『那兒？』『他又哭起來了。

『你哭什麼呢？』

『讓他哭去吧，波羅尼亞！好好的哭下去吧，孩子！我喜歡聽你哭。好好的哭下去吧；因爲你會哭，你就沒有死了。我甯願聽他哭，不願看他剛才那樣子。』

『我要走！我要走！我要走！』

『我無論如何總鬧不淸，梅爾僑，他到底出了什麼錯，弄得着魔了。』

『帶他給哪一個會袪邪的去看看。』

『昨天我想帶他我胡思都，恩麗紀達太太的家人，可是我沒有工夫。明天我不帶他去不睡覺。』

『我希望他治這孩子，跟上回治那驢子一樣的靈驗……他叫誰都納罕，波羅尼亞！我不是聽人家說，是親眼看見的。有許多事情眞不能講，這就是一件！』

『那是因爲他還有信心，梅爾僑。古時候是不是有那種人會叫跛子走路，叫瞎子看東西，叫最乾的岩石流水嗎？』

『明天帶他去。別耽誤了。可是聽我說，波羅尼亞——一點也不要說起……那個。自然，告訴他這孩受驚了；可是不要說起那個。……一點也不要洩漏。那只有讓我們自己知道。』

『倒像我會告訴他嗎，梅爾僑！你瘋了！』

『我要走！我要走！我要走！』

『你要我馱你走嗎？』父親很高興的問他。卡伊大諾咽了一聲，呆呆的凝視母親。『你要我馱你走嗎？』

卡伊大諾沈思的坐了一會兒，於是，面色一變，帶了一副無賴的神氣，『好，很好，馱我走吧？』他說。

梅爾僑從牆上一枚釘子上拿下了一個繫鈴的頸圈，套在他自己頸上。他笑他兒子的復活。他學馬叫。他的滑稽弄得卡伊大諾笑起來了。

『抱他放在我的背上，波羅尼亞。』她把孩子的手臂圍在他丈夫的頸上。梅爾僑把它們揪住了，跳了一跳。當他像一個玩偶一樣的跳來跳去，孩子吃吃的笑個不停。

『留心，別摔下他，梅爾僑！』

『他不會摔下我的。噓，爸爸；跳下去吧！』

梅爾僑滿屋子亂跳。

『馱我到院子裏去吧！』

『那兒很冷，孩子。』

『不會冷的，媽媽。要是他不馱我出去，我要哭的，我要像剛才那樣的。』

『波羅尼亞，拿一條蓋驢子的毯子來給他蓋吧，我們去看山。你說好不好，卡伊大諾？』

『可是驢子不能講話的，爸爸，』卡伊大諾說笑。

波羅尼亞給他披了毯子，開了門。天邊上似乎潑了許多桶灰水，綠的天空褪色了。

『天發白了，』波羅尼亞說。

梅爾僑亂跳了出來，到母雞的水槽邊站住了。卡伊大諾看着水槽裏一夜結成的混濁的冰圈。

『媽媽，給我一塊冰！』

『那要凍壞你的肚子的，孩子！』

『我要，媽媽，我要！』他尖聲的大叫，把他包在黃臘薄皮裏的青頭顱搖來擺去。

『噓，就給他一塊冰吧！』梅爾僑大喊。

波羅尼亞剎下了一塊冰，遞給卡伊大諾。梅爾僑嘶了幾聲，開始繞院子亂跑，一路搖鈴，快樂極了，因爲他重得了他的兒子，一會兒以前，他瘋瘋顚顚的以爲他死了呢。卡伊大諾吐出了那塊冰，好像他的舌頭上刺到了一片玻璃屑。

『好冷啊，梅爾僑！扁桃會不會凍壞了？』

卡伊大諾的父親跑一步提一次脚跟。

『管他媽的扁桃！』他喊了。

（完）

原文献残缺